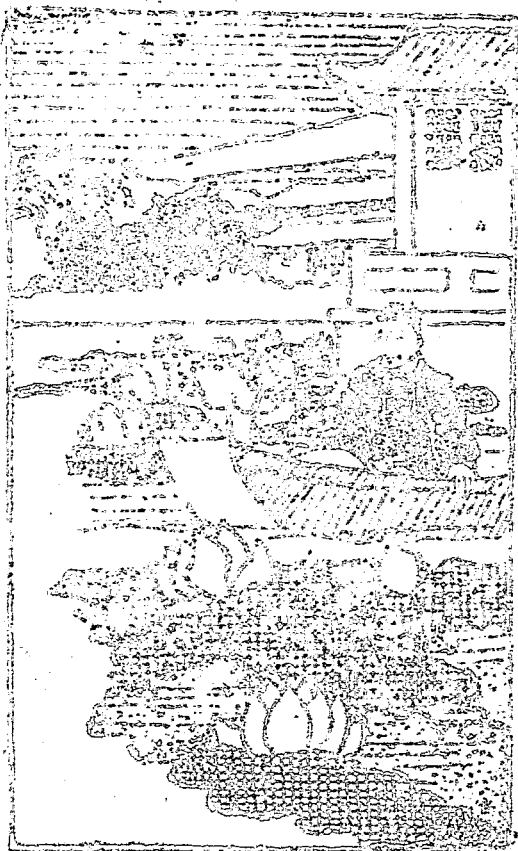


老殘遊記



慶 重

行發局書同大

新式標點

老

殘

遊

記

大同書局印行

MG

1342.47

26



3 1761 3797 8

新式  
標語  
老殘遊記  
目次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一
第二章	歷山山下五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調	七
第三章	金嶺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	一三
第四章	宮保定才求賢若渴	太尊盜沃思如他	一九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遺殃	二六
第六章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一官談心辯生狐白	三二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糧開訪百城書	三九
第八章	松花山下遇虎	柏樹雪中訪賢	四六
第九章	一客吟詩與手面壁	三人品茗捉襟談心	五三
第十章	驪龍珠光照翠芝	犀牛一角聲呼響	六〇
第十一章	窺真傳殃成害馬	癩犬咬災化毒龍	六七
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河河水	暖氣催成白雲餅	七四
第十三章	媿妮青鸞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嘉謨	八二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甜如蟻分送饅頭	八九

老殘遊記 目次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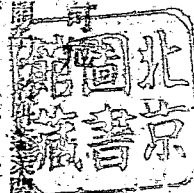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烈儀有聲驚二翠	殿前無度逼狐媚	九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瀟罪	一封書願乞開門星	一〇二
第十七章	鐵礦一盤公堂解案	瑤琴三疊旅舍街環	一〇九
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一七
第十九章	齊東村東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說金錢套	二二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斧	道入冰雪返瑤香	二二



老殘遊記

第一章 土不到承應年成應

風能鼓浪到應時



(南)

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萊山。山上有箇廟，神靈顯赫。這廟遊得畫棟雲彩，雕欄玉砌，十分壯麗。西面看城中人戶，煙雨萬家；東面看海上波濤，綠嶼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於下午，攜飯帶盃，在廟中住宿，準備次日天明時，看海中日出；習以為常。這且不說。

却說那年有個遊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感懷殘弱，向煇辛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為人，頗不討厭，想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上齒人氏。當年曾學幾句詩書，因八股文章不通，所以學也未曾進得，教書又無人請他；學生意又嫌年紀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官也是個三四品的，因性嗜迂拙，不肯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回家仍是製了衣服做書院的。你想可有餘資給兒子做呢？

這老殘既無財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飢寒二字，漸漸的逼緊來了。正在無可如何；恰巧天不絕人，來了一個搭車輪的遊士，說是曾受異術，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發百效。所以老殘就拜他為師，學了幾個口訣；從此也搖樹串鈴子，替人治病，口去了。

奔走江湖，二十年來。今年剛剛走到山東古澤地方，有個大戶，姓名叫瑞和，害了一個奇病，渾身癢痛，每年總要癢個幾錢。今年治好這個，明年又在別處癢癢癢癢；屢經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發癢在夏天，一過夏天，就不癢了。那年春天，老殘走到這個地方，黃大

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個病？他說：『法子儘有，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今日略施小術，試試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遠不發，也沒有什麼難處，只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發百中的。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只有此病，是大禹禱龍求的方法，後來唐朝有個土京，得了這個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緣，在下倒也懂得這個法子。』

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替他治病。說起來真也奇怪，往年是一處不好，一處又發了瘋癲；今年雖然小有潰爛，却是一個瘋癲也沒有出。為此黃大戶家，甚為喜歡；看看秋分已過，病勢是不要緊了。大家因為黃大戶不出瘋癲，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異快活；就叫了個戲班子，唱了三天酬神的戲。又在西樓廳上，蓋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開宴，明朝設席，鬧得十分暢快。

這日老殘喫過午飯，因多喝了兩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裏一張睡榻上躺着，歇息歇息。纔閉了眼睛，看外邊走進兩個人來，一個叫文孝伯，一個叫德振生，——這兩人本是老殘的至友，——一齊說道：『這般長天大日，你睡在房裏做甚？』老殘連忙起身讓坐，說道：『我因這兩天，困於酒食，覺得怪膩的慌。』二人道：『我們現在要往州府，去訪蓬萊閣的勝景，因此特來約你。車子已替你雇了，你趕緊收拾行李，就此起身罷。』

老殘行李，本不甚多，不過古書數卷，儀器幾件，收拾也極容易。頃刻之間，便上了車。無非風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萊閣下，免了兩間客房，大家住下。老殘玩賞海市的虛情，歷歷的幻景。次日，老殘同文德二公道：『人人都說日出好看，我杜工部詩云：「日出海拋球」。我們今夜何妨不睡，看看日出，何如？』二人說道：『老兄有此雅興，弟等一定奉陪。』秋天總是晝夜均勻時候，究竟日出日入，有寒氣傳光，還覺得夜是短的。三人開了兩瓶酒，取出帶來的饅頭，一面喫酒，一面談心；不知不覺，東方已漸漸放大光明了。——其實雖日出尚遠，這就是寒氣傳光的道理。

三人又略談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時候了，我們何妨先到關上頭去等呢？」文章伯說：「耳邊風聲甚大，上頭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此不得這屋子裏暖和，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

各人照辦了。又都帶了十里鏡，鑿了毯子，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邊坐下。朝東觀看，只見海中白浪如山，一望無際，東北青煙數點。最近的是長山島最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那閣子旁邊，風聲呼呼價響，彷彿閣子都搖動似的。天上雲氣一片價疊起，只見北邊一片大雲，飛到中間，將原有的雲，壓將下來，並將東邊一片雲，擠得越過越緊，越緊越不能相讓，情狀甚為詭譎。過了些時候，就變成一片紅光了。慧生道：「殘兄！看此光景，今兒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殘道：「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不着日出，此行亦不為辜負！」

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說道：「你們看東邊黑影一線，隨波出沒，定是一隻輪船，由此經過。」於是大家皆舉出望遠鏡，對着觀看。看了一刻，說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線，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嗎？」大家看了一回，那輪船也就過去了。

慧生還擎着望遠鏡，左右凝視，正在凝視，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兩人齊道：「在什麼地方？」慧生道：「你望正東北臨那一片雪白浪花，不長山島嗎？在長山島的這邊，漸漸來得近了。」兩人用望遠鏡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實在危險得極！幸而是向這邊來，不過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相隔亦不過一點鐘之久，那船來得業已甚近。三人用望遠鏡凝視細看，原來船身有二十三四丈長，是隻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桿，掛着六扇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着一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算來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喫載很重，想那船裏，一定裝着各項貨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其數。却無縫窗遮蓋

風日，可那天。海到北三三客位火車。面上有北風吹着，身上浪花濺着，又溼又冷，又亂又怕。看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氣。那八風帆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腳的事，船頭及船面上，有許多的人，彷彿水手的打扮。

這船雖有二十三四丈長，却是破壞，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四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船旁——仍是東邊——又一塊丈許長的，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沒有一處無傷痕。

那八個管帆的，却是二翼的在那裏照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些船上的男男女女家裏巡邏，不知所做何事。用望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說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制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章伯看得親切，不禁狂叫道：「這些該死的奴才！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沈沒，他們不知想什麼救着，早離泊岸；反在那裏蹂躪好人！氣死我了。」慈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時候，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是。」

正在說話之際，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拋下海去；換過舵來，又向東邊去了。章伯只得兩腳直跳，罵道：「好好的一船人，無辜性命，無緣無故，斷送在幾個駕駛人手裏，豈不冤枉！」沈思了一回，又說道：「好在我們山脚，有的是漁船，何不駕駛一隻去，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換上幾個，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

慈生道：「這個辦法雖然痛快，究竟凶莽，恐有未妥；請教殘哥，以為何如？」老殘笑向章伯道：「此計甚妙！只是不知你帶幾個人去？」章伯憤道：「殘哥怎麼這們糊塗！此時大家正在性命交關，不過一時救急，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那裏有幾個人來給你幫去？」老殘道：「既然如此，他們船上駕駛的，不下二百多人；我們三個人，要去殺他，恐怕只會送死，不會成功。高明以為何如？」

章伯一想，理路却也不錯，便道：「依你怎麼樣？難道白白的看他們死嗎？」老殘道：「依我看來，駕駛的人，未會有錯，只因兩個緣故，所以把這船就弄得狼狽不堪了。怎麼兩個緣故呢？一則他們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他駕駛的情狀，亦有操縱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見這大風浪，所以都毛手毛腳。二則他們未曾預備方鍼，平常晴天的時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東西，尚還不大很錯，這叫做『靠天喫飯』。那知遇了這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遮了，所以他們就沒有依傍；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只是不知東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錯。爲今之計，依章兄法子，駕駛漁艇，追將上去；他的船重，我們的船輕，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後，送他一個羅盤，他有了方向，就會走了。再將這有風浪無風浪時駕駛不同的處，告知船主，他們依了我的話，豈不立刻登彼岸了嗎？」慧生道：「老殘所說極是，我們就照樣辦去。不然，這一船人，實在可危得極。」

說着，三人就下圈子，吩咐從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空手，帶了一個最準的羅盤，一個起錨機器，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由腳下，有個船塢。都是漁船停泊之處。選了一個輕快漁船，掛起帆來，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風，所以向東向西，都是旁風，使帆很便當的。

一霎時，離船已經不遠了。三人仍拿着望遠鏡觀看。及至離大船，幾丈時，連船上人說話，都聽得見了。誰知道却管船的人，復括衆人財物外，又有一種人，高談闊論的演講。只聽他說道：「你們各人，均是出了船裏坐船的，况且這船也就是你這船的公司產業；現在已被幾個駕駛人，弄得破壞不堪，你們全家老小性命，都丟在船上，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嗎？統不想個法兒回挽回挽呢？真真該死的奴才！」衆人被他罵得啞口無言，內中更有數人出來說道：「你這先生所說的，都是我們肺腑中說不出的話，今日被先生提點，我們實在感戴得；只是請教些什麼法子呢？」那人便道：「你們知道現在是非錢不行的世界，你們大家做幾個錢出來，我們拾出自己的本

領，顯起精神，拚着幾個人流血，替你們爭個萬世安穩自由的基業；你們看好不好呢！」衆人一齊拍手稱快。

章伯遠這話聽見，對二人說道：「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早知如此，我們可以不必來了。」慧生道：「姑且我們將帆落，候葉來，須緩緩追那船，看他如何舉動？倘真有道理，我們便可回掉了。」老殘道：「慧哥所說甚是。依愚見看來，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只是用幾句文明辭頭，騙幾個錢用罷了。」

當時三人，便將帆葉落下，緩緩的尾大船之後。只見那船上人，斂了許多錢，交給演說的人，看他如何動手。誰知那演說的人，斂了許多錢去，找了一塊無人傷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腳，便高聲叫道：「你們沒血性的人！涼血極類的畜生！還不趕緊去打那個孽舵的嗎？」又道：「你們還不把管舵的，一個一個殺了嗎？」那船就有不懂事的少年，依着去打孽舵的，也有去罵船主的，俱被那旁邊人殺的殺了，拋棄下海，拋棄下海了！

那個演說的人，又在高處大叫道：「你們爲什麼沒有身體！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還怕打不過他們嗎？」那船上就有老年曉事的人，也高聲叫道：「諸位不可亂動！倘若這樣做去，勝負未分，船先覆了；萬萬沒有這個辦法！」慧生聽得此話，向章伯道：「原來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老殘道：「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不然，這船更得快了。」說着，三人便將帆葉抽滿，頃刻與大船相近。當將篙子一住大船，三人便懸梯上去，走至船樓底下，深深唱了一個暗，便將自己的鐵盤及界限儀器，取出呈上。舵工看見，倒也生氣，便問此物怎樣用法，有何益處。正在議論，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忽然起了咆哮，說道：「船主！船主！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他們請的是外國羅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這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隻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才有這個羅盤。請船主趕緊將那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再用了他的羅盤，就賺收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要來宰我們的。」

離了。」誰知這一陣嘈嚷，滿船的人，多爲之震動；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也在那裏嚷道：「這賣船的好，快些快些！」

船主慌了，俱道不定，內中有一個舵工，是船王的叔父，說道：「你三位來意甚善，只是衆怒難犯，趕快去罷。」三人垂淚，連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看三人下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的斷棹板，打下船去。你想一隻小小漁船，怎禁得幾百個人用力亂砸？頃刻之間，將那漁船打得粉碎，看着沈下海中去了。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樂人絕調

話說老殘在船上，被衆人逼得沈下海去，自知算無生理，只好閉着眼睛，聽他怎樣。覺得如萍葉一般，將身飄飄蕩蕩，頃刻工夫，沈到海底了。只聽耳邊有人叫道：「先生起來罷！天已黑了，飯桌上飯已擺好多時了。」老殘慌忙睜着眼睛，楞了一楞道：「呀！原來是一夢。」

自從那日起，又過了幾天。老殘向黃大戶的管事人道：「現在天氣漸寒，貴居停的病，不會再發，明年如有空閒之處，再來效勞，目下鄙人要往濟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風景。」管事再三挽留不住，只好寫說請餞行，封了一千兩銀子，奉老殘，算是醫生的謝儀。老殘道了謝，也就收拾箱籠，告辭動身，上車去了。一路以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

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裏泉示，戶戶垂青，比前風景覺得更爲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賃了一家客店，名叫西陸。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馬，朝晚喚點晚飯，也就睡下了。

次日清晨起來，寫點兒話，便搖着串鈴，滿街遛了一遛，虛應一應故事。千波便步行至鵝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了歷下亭前。上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完了。亭上還懸着一副對聯，寫的是：「歷下亭子古」；「濟南名士多」，「上題杜工部句」，下題「道州何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却沒有什麼意思。復下

船向西邊去，不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尙不時奉此進香。

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宮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白的、青的、綠的、碧綠的，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是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似的。正在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望去，認列那明湖業已澄清，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臺樹木，分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那個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蓬蘆葦，密密無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節，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毯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有副對聯，寫的是：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暗暗點頭道：「真真不錯。進內便是鐵公的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花池，繞着九島迴廊。到了荷花池東面，就是月門，月門之東，有三間書房，上有破匾，題着：『古水仙洞』四個大字。祠內一副對聯，寫的是：

一盞寒泉薦一菊，三更畫船穿藕花。

過了水仙洞仍舊登船，到了屋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嘴嘩嘩響。那水鳥飛起，格格高鳴。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兩個蓮蓬，一面喫着，一面船已到鵝鴨橋畔。

殘到了鵝鴨橋，覺得人煙稠密。也有挑子的，有推小車子的，也有坐二人座的籃呢小轎的。看這轎子後面，一個跟班的戴個紅綢帽子，轎子底下，夾了個護齋，拚命價飛奔，一面用



手巾揩汗，一面低着頭跑。街上五六歲的孩子，不知避人，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他便哇哇的哭起來了。那孩子母親，趕跑來，問：「誰撞倒你的？誰撞倒你的？」問了兩句，那孩子只是哇哇的哭，並不說話。問了半天，轎夫道：「這轎子的撞倒。」他母親發顯一看，那轎子已經撞了二里多遠了。那轎夫道：「轎夫道：『這轎子的撞倒。』」

老殘從華橋往南，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極眼，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有一尺長，七八寸寬的光景，居中寫着：「驗鼓書」三個字，旁邊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開演」，那紙還未乾燥，心知是黏貼的，只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紙。一路走着，一路盤算。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担子的說道：「開兒白姐說書，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又走到街上，聽鋪子裏有人說道：「前次白姐說書，是休假的，開兒說書，應該我告假了。」又一路行來，街談巷議，大半都是這話。心裏詫異道：「白姐是誰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便舉若狂如此？……」步走來，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門口。進得店門，茶房便來問道：「客人用什麼夜膳？」老殘一一說道，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什麼頑意見？何以驚動這許多人？」

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花筒，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前人故事。——本也沒甚希奇。自從王家出了個白姐姊妹兩個，這白姐名叫王大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三歲時，就學會了說書的本事。他却嫌鄉下的調兒，沒甚麼出奇，就到戲園裏看戲，就將什麼西皮二簧梆子腔等調，一聽就會；什麼俞三勝陳廣張二奎等人的調子，他一聽也就會了。仗着他的喉嚨，要多高就多高；他的中氣，要多長就多長；他又把南方的甚麼昆腔小曲，種種的腔調，他都拿來裝在大鼓書的調兒裏面。不過二三年工夫，就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招幾多明兒說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只是聽，還要早去，極確是一點鐘開唱，若到十點鐘去，便沒

有坐位了。」老殘聽得也不甚相信。次日六點鐘起來，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又出兩門外，到濠山脚下，看着昔日大舜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光景，趕忙喫了飯，走到明湖居不過十點時候。

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臺前有一百多張椅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滿了。只有七八張桌子，都貼着牆院定，學院定，道署定，精武條兒。老殘看了半天，無處插足；只好袖裏拿了二百錢，送了看坐兒的，弄了一條短板凳，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臺上，擺了一張半桌，桌上放着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片鐵簡兒。心裏知道這就是花簡了。旁邊放了一個三絃子。半桌後面，列着兩把椅子，並無一個人在臺上。偌大個戲臺，空空洞洞，一無他物，看來不覺好笑。園子裏面，頂着藍子賣燒餅油條的，約有一二十個。都爲那不吃飯來的人，買了充飢的。

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車，漸漸擁擠多了，都是官員。着了便衣，帶了家人，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其餘幾張空桌，俱坐滿了。不時還有人進來，看坐兒，也撥條短凳，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羣人，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或作揖的，——大半打千兒的多。高談闊論，笑語自隨。其餘桌子，看來都是作買賣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大家都噉噉噴噴，在那裏閒話。因爲人太多了，說的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他。

到了十二點半時候，那臺子擺子後，走出一個男人，穿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滿臉疙瘩，彷彿像風乾福橘似的，甚爲醜陋。但那人舉止，倒還沈靜。出了臺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桌後面左首一張椅上坐下。慢慢的將那三絃子取來，隨便和了一和絃，彈了一二曲小調，人也不甚留心去聽他。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什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若有幾十根絃，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臺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却也壓

不下那絃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

停了數分鐘時，絃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副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小褂兒，一條藍布裙子，都是黃布鑲邊的；雖是粗布衣裳，倒也十分潔淨。去到半桌後面右首椅子坐下。那彈絃子的，便取了絃子，鏗鏘鏘鏘彈起來了。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紫花筒，夾在指縫裏，便丁丁當當的敲，與那絃子聲音相應。右手持了波絃子，凝眸聽那絃子節奏。忽羯鼓一聲，歌喉遞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十餘句，或緩或急，忽低忽高，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矣。

旁坐有兩人，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姐了？」其一人曰：「不是，這人叫黑姐，是白姐的妹子。他的調兒，都是他姊姊教的。若在白姐，還不知差多少遠呢。他兩好處，人說得出；白姐的好處，人說不出的。他的好處，人學不到，白姐的好處，人學不到的。你想這幾年好玩耍的人，誰不學他的調兒呢？就是鑿子裏的姑娘們，也常學他；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姐的地步。若是白姐的好處，從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十分裏的一分的。」

說着的時候，黑姐已唱完了。進進裏面去了，這時滿園子裏的人，談談笑笑，賣瓜子，落花生，出菓紅，核桃仁的；高聲喊叫着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

正在熱鬧哄哄的時候，只見那臺位，又出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而寵，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色，只覺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半昂出來，坐在半桌後面，把紫花筒丁當了幾聲。真是奇怪，只是兩片頭籠，到他手裏，便有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將紫花筒，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拈一頭來，向臺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珍珠。如白水銀裏養着兩丸黑晶球，左右一顧盼，連那臺在遠處聽絃子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的；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肅

得得多呢。連一根鐵，掉在地下，都聽得響的。

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覺得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音；五臟六腑裏像裝了熨斗，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湖絲，拋入天際，不禁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能夠迴轉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了一層，接連有三四疊，漸漸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削壁上初，以爲上與天齊；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屬子崖，更在做夾峯上；及至翻到屬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屬子崖上。愈覺愈險，愈險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中騰舞，盤旋穿捷；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覺愈低，愈覺愈細，那聲音漸漸的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二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發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花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子的，亦全用輪轉，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鳴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散俱寂。這時底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停了一回，鬧聲稍定。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一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信；空中設想，聲音怎麼繞梁呢？又怎麼三日不去呢？及聽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聲音；無論做什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還嫌他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澈些。」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關透了，於我心有所感焉。」

聽着，那黑頭又上來說了一段，底下便又是會說上揚。這一段，開旁人說：叫做黑頭，不聽了去

，不過是一個士子，見一個美人，騎了黑驢走過去的故事。將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驢子怎樣好法。待鋪敘到美人的好處，不過數語，這段書也就完了。其音節全是快板，越說越快。自香山詞云：「大小玉珠落珠盤」，可謂盡其妙處。在說得極快的時候，聽的人彷彿都跟不上他的樣子；聽他卸字卸音，無一字不聽人耳的難處，這在他的裏面；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遜一籌了。這時不過五分鐘光景，像管王小玉應接還有一段，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樣好法，究竟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 第三章 金線東京尋虎 布帆去訪老鷹

話說齊人以爲天時尚早，王小玉還未唱一段；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改衍幾句，也就散了。當時一閃而散。

若到了次日，想起一千兩銀子，放在窩中總不放心。即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銀號，——是個昇昌字號，——匯了八百兩，寄江南徐家去。自己却留了一百多兩銀子，到大街上，買了一匹蘭綢，又買了一件大呢襖面子；拿回寓去，叫個成衣匠，做了一身袍褂，因時已九月。天氣漸和暖，自然西北風一掃，立刻也要穿補了。吩咐成衣匠。

吃了午飯，步出西門，先到陶突泉上，吃了一盤茶，這陶突泉是濟南府七十二泉中之第一泉，在大明之西門，山石嵌成寬闊，比海河；池中流水，汨汨有聲。池子中間，有二股大泉，從石底冒起，涌上水面，有三尺高。土人云：嘗一嘗，有五六尺高；後一修池，不知怎樣就下去了。這三股水，均極清甜，且能起氣。池子北面，是個呂祖殿。殿前搭着棚，放着五六張桌子，十幾條板凳賣茶，以便遊人飲茶。

去殘吃完茶，走出陶突泉後，向西轉了幾個轉，尋着了金大書院。進了二門，便是知井相傳即是陳遵留客之處，再一西去，過一重門，即是一所湖味，廳前廳後，均是湖水圍繞。廳後

許多名泉。更有幾片殘瓦，恰是一碧無際。西邊城內，有個方池，大約二丈地方，就是這名泉了。金線泉，口大名泉。二。你這四大名泉，是四個，就是剛說說的跨泉泉此刻的金線泉兩門外，黑虎泉與合術中的珍珠泉。

這金線泉和傳水中有條金線。老殘左右看了半天，不要說金線，連鐵線紋都沒有見。幸而走過一個土子家，老殘在門揖請說道：「金線」二字有無着落。那土子便拉了老殘的手，送到池子西面，彎了身，側着頭，向水面上一睜着，說道：「你看那水面上一條線，彷彿游絲一般，發出似金的光亮，在水面飄動。看見了沒有？」老殘也側了頭，定睛看去，停時說道：「看見了，看見了。這甚兩線故呢？」想了一想道：「莫非底下是兩股泉水，力量相敵，所以中間射出一線來？」那土子道：「此不見着線，好幾百平，難道這兩股泉水，力量相敵，所以中間射出一線來？」你看，線常常左右擺動，這便是力量不均的道理了。」那土子倒也點頭悟意。說完，彼此拱手告辭。

老殘出了金線泉，順着山而行，過了城角，——仍是一條街市。——一直向東。這東城外好大一箇城，城裏泉水澄澈，看得河底遊魚；水草芹苔，都有一丈多長，被那水攻得搖搖擺擺，煞是有趣。——着着，又見一面，幾個大地方池；許多婦女，坐在池邊石上搗衣。再過去，有一個大池，池南有個草房，走到前面，却是一個茶館。老殘便進了茶館，靠北窗坐下。就有一個茶房，泡了一壺茶來，茶壺都宜興壺的樣子，都是本地仿造的。

老殘全走，問茶房道：「聽說你們這裏有個黑虎泉，可知道在甚麼地方？」那茶房道：「先生！你伏到窗上向外看，不就是黑虎泉嗎？」老殘果然向外一看，原來就在自己腳底下，有個石頭雕的老虎，頭約有二尺餘長，倒有尺五六寸寬徑，從那老虎口中噴出一股泉水，力量很大；從池子這裏，直冲到池子那面，然後轉到兩邊，流入城河去了。坐了片刻，看那夕陽漸漸西下的意思，遂付了茶錢，緩步進了南門回寓。

到了次日，覺得與已起，就拿了串鈴，到衙上去混法。這巡撫衙門口，懸面一條橫額口，有  
中堂房子，朝南大門，門上貼了「高公館」三字紅條。門前站了一個瘦乾臉的人；穿了件紫綾  
繡羅襖大褂，手裏捧着白銅水烟袋，面帶愁容。看見老殘，喚道：「先生你會看喉嚨嗎？」老殘  
答道：「隨價得一二分」。那人便說：「請裏面坐」。

進了大門，望西一拐，便是三間大廳，鋪設也還雅緻。兩邊字畫，多半是時下名人的筆墨。只  
有中間掛着一幅中堂，只畫了一個人物，彷彿似「列子御風」的形狀；衣服冠帶，均被風吹起，  
筆力甚是雄健。上題着：「大風破風」四字，寫得……  
坐定後此間過姓名，原來這人是……人，號……，充當……院內文案差使。他說：「有個小妾，  
害了喉蛾，已經五天，今日滴水不能進了。請先生診視，有藥沒有？」老殘道：「須看了病，方  
好說話。」

當高公，即……家八到上……照應一……說有先生來看病。隨後就兩着進了二門，即是三間上房。  
進得堂屋，有老媽子掀毡面房的門簾，說聲請裏面坐。走進房門，貼窗靠北一張大牀，牀上  
掛着印花夏布帳子，牀前靠窗放了一張半桌，……

高公請老殘牀前坐下。高公伸出了一隻手來，老媽子拿了盞水盥盥在手下。診了一隻，又  
換一隻。老殘道：「兩手……是火被寒氣逼住，不得出來；所以……越重。請看一看喉嚨。」  
高公便將帳子打開，看那婦人約有二十歲光景，面上通紅，甚為委頓的樣子。高公將他輕輕扶地  
對着窗子的亮光。老殘……看了一看；兩邊腫的已將要合縫了；顏色淡紅，看過，對高公道：「  
……不……原起只是一點火，被醫生用苦寒藥一逼，火不得發；兼之平常肝氣易動的緣故  
……又在自己……內。取出一個……瓶，一支喉鈴，替他吹了

……了個……方。……「加味……」，用的是「生甘草」「苦桔梗」「牛蒡子」「荆

芥」。「防風」。「薄荷」。「辛夷」。「滑石」八味；另加「鮮河使」做引子。方子開單，送了進去。高公道：「高明得極，不知喫幾帖？」老殘道：「今日喫兩帖，明日再來發診。」高公又問：「診金請教幾何？」老殘道：「鄙人行道，沒有一定的診資；果然醫好了姨太太的病，等表那肚子飢時，賞盤飯吃，走不動時，給幾個藥纏儘够了。」高公道：「既如此說，病好一總酬謝罷！請問貴寓何處？倘有變動，可以着人來請。」老殘道：「在布政司街高陞店」。說畢，辭出。從此天天請，不過三五天，病勢漸退，已經同常人一樣。高公歡喜得了不得，送了八兩銀子謝儀，又在北柱樓辦了一席酒，邀請文案上司事作陪；也是個揄揚的意思。誰知一傳十，十傳百，言蒸日遠，拿轎子來接的，漸漸有日不暇接之勢。

那日又在北柱樓吃飯，是個候補道請的；席上右邊上首一個人說道：「玉佐臣要補曹州府了。」左邊下首緊靠老殘的一個人說道：「他的班次甚遠，怎樣會補缺呢？」右邊的人道：「因為他辦鹽盜辦的好，不到一年，有一路不拾遺」之風；宮保賞識非凡。前日有人對宮保說：「會走曹州某鄉莊過，親見一個藍布包袱，在道旁，無人收拾，某就問土人：這包袱是誰的？為何無人收拾？土人道：昨夜裏不知何人，將包袱放在這裏。某問：你為何不拾去呢？都笑着搖搖頭道：拾了，俺還有一交兒性命嗎？如此可見「路不拾遺」，古人竟不是欺人的，今日也竟做到了。」宮保聽着，非常喜歡。所以打疊專留保他的。」

左邊的人又道：「佐臣是 幹的，可惜太忍些！不到一年，站籠站死兩千多人，難道沒有冤枉的嗎？」旁邊一人道：「冤枉是一定的，且無庸說。」右邊的人道：「大凡酷吏的政治，外面都是好看得。諸君記得常剝皮做冤煩府時，何嘗不是這樣，纔做的「人人側目而視」就完了。」

又一人道：「佐臣的酷虐，誠然是酷虐。然曹州府的民情，實在可恨。那年兄弟做曹州府的時候，幾乎無一天無盜案，養了二百名小賊，像那不和鼠；貓兒一樣，毫無用處。及至各縣捕快捉



來的強盜，不是老實鄉民，就是被強盜脅去看守驛馬挑担子的。至其強盜，一百個中，也還  
不出一個來。現在被玉臣臣雷厲風行的一掃，強盜自沒有了。情形之，兄弟實是驚愕！  
』左邊的道：『依兄弟意見，還是少殺人為是。此人雖一驚一時，劫來的果報也。爽。』說完  
，大家說：『酒也了，賜飯罷。』飯各散。

過了一日，老殘無事，窩中間坐，忽見門口一乘藍轎轎下，進來一個人，口中說道：『誠  
先生在家嗎？』老殘一看，便是高翰林，趕忙迎出，說道：『在。』請房裏坐。只是四方桌，  
，屈得得很。』高翰林說：『聽那裏講。』一同走進二門內，朝東一間房，房裏一張圓桌，  
炕，鋪着氈。北面一張方桌，兩張椅子。西面放着兩隻小小竹箱。桌上擺列着幾本書，一方小  
硯，幾枝筆，又有一個藍色匣子。

老殘請他上首坐了。他隨手揭過書來，細細一看，驚訝道：『這部宋版張若房刻本莊子，從  
那裏得來？』書世上久不見了。季華輩不識諸人，俱未見過，要算希世之寶呢！』老殘道：『  
不過先人遺下的幾本破書，又不重錢，隨便有行匠，解解渴兒，當小說書看罷了，何足掛齒！  
』高翰林道：『這望下翻，是一本蘇東坡手寫的陶詩，也是毛子晉仿刻的祖本。紹於再三贊歎不絕，隨便問道  
：『先生本是科舉世家，為何不在功名上講求，專操此冷業？雖說富貴浮雲，未免太高尚了！  
』老殘道：『是下以「高尚」二字許我，實是過獎了。鄙人並非無志功名，一則性情適於疏放，  
不合時宜；二則俗說：「攀得高，跌得重；」不相攀，是想歇穩些兒呢！』

紹於道：『昨晚在裏頭吃便飯，宮保談起幕前人才濟濟，凡有所聞，無不羅致於門了。倒坐幾  
坐翁更道：『目下就有一個人在此，宮保未羅致。』宮保急問道：『是誰？』就坐翁道：『將下  
學問，橫行恣想，而又這遠人情，談論世務，怎不這樣，說得宮保耳撓頗，十分歡喜。宮  
保就請兄弟到內文：札子進，却是兄弟道：『這樣感不不當，此、既非廣，又非以  
效，且還不如宮保之名，札子進。』宮保說：『要麼就一個開去請。』兄弟說：『

若要請他看，那是一請就請的；若要請他幕席，不知他願意不願意。須先問他一聲纔好。」宮保說：「從前，小朋就請探探口氣，你竟同了他來見我一見。」爲此兄弟今日特來與閣下商議，可乎？」到這裏見宮保一見？」

老殘道：「那也。只是這宮保須要帶，我却裝不慣；能便衣相見就好。」紹殷道：「自然便衣。稍停一刻，我們去，你到後房裏坐坐，宮保午後從裏邊下來，我們就住飯押房裏見了。」宮保又與了一乘轎子，老殘穿有隨身衣服，便高紹殷進了撫署。

原來這回京撫署，是湖廣的督王爺，許多地方，仍舊舊。進了三堂，就叫宮門口；旁邊就是高紹殷的書房。對面便是宮保的簽一房。方紹殷從書房坐下，不到半時，只見宮保從裏面出來。身體甚是魁梧，額上高，看見立地連上幾去，低低說了幾句，只聽得宮保連聲叫道：「請過來！請過來！」便一個一個宮保道：「宮保請鐵老爺！」老殘連忙走來，向張宮保對面一站。宮保道：「怎麼得你！」用手一伸，腰一阿。說：「請裏面坐。」差官早將腰纏打起。

老殘進了房門，深深作了個揖。宮保坐在紅小几上首坐下。紹殷對面相陪。另外搬了一張方几，坐在兩人中間，宮保坐了。便問道：「說說幾先生一個經濟，都出來了？兄弟不學之資，望望我做這。別不追趕心更治完了，不省更有個河工，實在難辦！所以弟兄沒有別的房子。——但凡問得奇才異能之士，都請來，也是策思廣益的意思。倘有見到所在，能指教一二，那就受賜了。」

老殘道：「宮保的政聲，有口皆碑。那是沒有得說的了。只是河工一事，聽得外道議論，皆是買賣之策，主張不與河爭地。」宮保道：「原一呢。你看河南的河面寬多，此地的河面多窄呢？」老殘道：「不是這說。說河面窄，容不下，只有伏汛幾十天；其餘的時候，水力甚輕，沙所以易淤。要知買賣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有游過河工。買賣之後，不到一百年，就有個王景出來

了。他沿河的法子，乃是從大禹一畝下來的，專主禹王洪水的「柳」字。與那賈讓之說法，正相反背。自他沿過之後，一千多年，沒有河患。明初潘季明，本兩浙文藝。皆歸仿其意。遂享盛名。官吳想必也是知道這的？」官保道：「王莽篡漢，河法二呢？」老殘道：「他是從「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播「一播」兩個字上悟出來的。錢謙益上，也只有「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兩句話。至於中曲折，亦非傾蓋之間所能道盡，容後慢慢的說罷了。」

張官坐轎了，甚爲歡，向船殷道：「你們這船，把那南書房三間收拾，只使請錢先生搬到船門來住罷，以隨時領教。」老殘道：「官保雅興，甚爲感佩。但是目下有個親戚在曹州府住，打算去探望一遭，並且武問玉的政聲，也要去考察考察，究竟如何等樣人。等鄙人從曹州回來，再領官保的教罷。」官保神色甚爲快活。

說完，老殘即告辭，同船渡出了門，各自回去。未知老殘究竟到曹州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章

#### 官保愛才求賢若渴

####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話說老殘從轎裏出來，即將轎子擡去，步行在街上遊玩了一會兒，又在古玩店裏盤桓些時，傍晚回到店裏。店裏掌櫃的，跑進屋來說：「恭喜恭喜。老大人，不知道是何事。掌櫃的道：『我這纔聽說，院裏高大老爺，親自來請你老，說是撫臺，想見你老，因此一路進衙門的。你老真好造化。上房一個李老爺，一個張老爺，都拿着京報裏的信去，想見你老，三三五五的見不着，偶然見着同把，這就裏，脾氣罵人，動不動還要片子送人到堂裏去辦。像你老這樣，撫臺大出文案老爺來，請你去談談，這面子多麼大。那怕，立刻就就有差使的嗎？怎麼還不給你老道喜呢。』」

老殘道：「沒有的事，你聽他信口說呢。高大老爺是找着他家醫治了病，我說這衙門裏有個徐太守，可能引我進去，談談，所以昨日高大老爺纔偶然得空，來引我看泉水的。那裏有撫臺有

請我的話。」字樣的道：「我知道的，你別騙我。老前高大老爺在這裏的時候，我聽他管家說，他牽去吃飯，走從前老爺房裏去，」說罷，趕幾步，向後院裏，一個門，去迎，那老爺門，今兒倒不開了。」老道：「爲什麼不開的，沒有的事。」老道：「你老放心，我問你。」

只聽那邊大聲道：「你別開門，別開門！」在院裏跑過去，只見一個人，拿了兩個盒子，把花翎，穿了一隻抓頭虎帽子，繫呢大袍，背騎馬鞍子，一手執着鞭，一手指着老爺，嘴裏喊道：「掌櫃的呢！」掌櫃的道：「在這兒！在這兒！你老爺呢？」那人道：「你這老爺位位老爺嗎？」掌櫃的道：「不錯，不錯，在這。」老爺裏住着呢。我引你去。」

兩人走進來，掌櫃指着老爺道：「這就是老爺。」人走了一步，進了門，請了一個女，舞起手中扇子，口中說道：「宮保說請老爺的安，今晚因學臺請吃飯，有請老爺在裏吃，所以廚房裏緊辦了。桌酒席，叫立列送起，宮保說不中吃的，請鐵老爺拿酒些！」那人回頭道：「把酒拾上來！」那後院的個，擡着一個三層的長方檯，揭了蓋子，頭層是碟子小盤，二層是酒高，翅等碟，三層是個燒小雞，一隻鴨子，還有二碟點心。那開看過，那人就呼：「掌櫃的呢！」掌櫃的房人站在房邊，久已看厭了。聽他喚，忙道：「啥事？」那人道：「招呼送到房裏。」

老道：「宮保心，是不敢官。」一說那八房裏去，吃茶，那八再三不肯。老殘固讓，那人纔讓房，在首一個椅子上坐下。說上就死不肯。老道：「他倒茶，那人忙立起身，請了安，問道：「聽官你吩咐，趕到書房，請鐵明後天進去呢。府有甚麼送，只管到萬壽宮房裏，就候候。」老道：「敢，豈有？」那人更請進來，送了個安，說：「官保了，要回清房，請買個名片。」老道：「面叫茶房來給了挑盒子的兩串錢；一面爲了個領謝轎子，把那人出去。那人再三地讓，老殘仍

出大門，看那人上馬去了方回。

老殘從門口回來，摩挲的快逃起時，竟說道：「你老還娶我，這不是撫臺大人送了酒席來了嗎？剛來的，聽聽。老武是撫臺大人老爺，他是撫臺大人！這二年裏他在俺店裏的客，撫臺也常有酒席，俺們不過是尋常備辦，差又什兒就走了，像這等厚禮，俺這裏是與一國呢！」老殘道：「那不必，常好，異常好；只是這東家怎樣辦法呢？」

掌櫃的道：「或者分個至好，今總寫一個字，寫幾位，面，明兒請到大明湖去吃。撫臺的，上金本買，這錢纔得呢！」老殘笑道：「既是比金子買的要榮耀，可有人要買，我就請他兩把金本來，這錢能。」掌櫃道：「別忙，你這房裏錢，我可不信，自有人來請你開養，你老不信，就請我看看。」老殘道：「管他怎麼呢。只是今晚這桌來，你看，是請了你去請罷，我帳，願意吃這怪風的。」

二人講了些，是老殘道：「就請本房住戶，都請到房外去，這上房住的一個姓李，口姓張不是，是張二，自見他，想辦法聯聯，以對此情謀謀地步；却添幾身受，分，也只好，好容易，一酒，自去。」

那知張李二，又親，別處，一，句，句，李道：「老兄可以捐酒可知，請，明，天，就，武道：「先，後補，是，姓的，是，這，老殘道：「承，位，父，兄弟總算有造化的了，只是下俺無窮之志，是，要出，再，奉，。」

老殘心裏想道：「本，是，天，好，恐無謂的，要，緊了。三十六計，房，。」

走爲上計。一當一爲寫了一封書，託高州代一兩官的厚禮，天未明，即將帳算清楚，雇了一輛二把手的小車，就出門去了。

出濟南府西門，北有十八里，有山嶺，名曰嶺口，官稱嶺口，官稱嶺口未有大清河的時候，尼瑪裏的七十二泉泉水，皆由此地入河，是個繁華的所在。自從黃河併了，雖仍有實業來往，究竟不過十分之一二，不得提了。老殘到了嶺口，雇了一隻船，講明迎流送到曹州府屬董家口下船，先付了兩吊錢，船主買點米。到本埠是東門外，掛起船，呼呼的去了。走到太陽將要落山，已到了曹州府城，船主住下。第二日住下平康。第三日住下壽安。第四日便到了董家口，仍在船上住了一夜。天明開發船，將行李搬至董家口一個所裏住下。

這董家口本是曹州府到大府的一條大道，很有幾家車店。是家店就叫做董二房老店，掌櫃的姓董有六十多歲。人都叫他老董，只有一個妙，名叫王三，老殘住在店內，本該雇車就往曹州府去，因想店裏聽那王三的談話，故緩緩而行，以便訪察。

這日有光陰時候，店裏住客，連那妙也趕過門，也過門了，店裏打掃房屋，掌櫃的嘆口氣，在門口閒坐。老殘也在門口長凳上坐下，向老董問道：「聽說你們這府裏的大人，辦盜案好的很，究竟是個甚麼情形？」老董嘆口氣道：「王大人官却是個清官，其實也實在麻力，但只是學太練些！早起批辦着幾個盜案，後來強盜摸着他他的脾氣，這王大人倒反做了強盜的兵器了。」老殘說：「這怎麼呢？」

老董道：「說話話長。在我們北地西南角上，有個村莊，名叫于家屯。這于家屯，也有二百多戶人家。那村上有財主，叫于利棟，生了兩個兒子，一個一兒；兒子都娶了媳婦，養了兩個孫子，女兒也出了門。這家人家過的日子，很爲安逸。不料前年隔門，去年秋間，被強盜搶了一次，其實也不過丟衣服首飾，所值不過幾吊錢。這家報了案，經王大人極力的辦尋，居然也奪住了兩個爲從的強盜夥計，追出來的贖物不過幾套布衣服，那強盜頭子早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誰知這這一拿，強盜結了冤仇。到了今年春天，那強盜竟在府城裏面搶了一家子。玉大人雷厲風行的幾天，也沒有拿着一個人。過了幾天，又搶了一家子，搶過之後，大開大白的放火。你總玉大人可能成呢？自然調起馬隊，追下來了。」

「那強盜搶過之後，打着火把出城，手裏拿着洋鎗，誰敢上前攔阻。出了東門，望北走了十幾里地，火把就滅了。玉大人調了馬隊，走到街上，地堡更夫，就將這情形詳報。當時放馬出出了城，遠遠看見強盜的火把，追了二三十里，看見前面又有火光，又帶着兩三聲鎗響。玉大人聽了，怎能不氣呢？仗着胆子本來大，他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馬，都帶着洋鎗，還怕甚麼呢？一直的追去，不是火光，便是鎗聲。」

「到了快明時，眼看離追上不遠了，那時也到了這于家屯了。過了于家屯，再往前追，鎗也沒有，火也沒有了。玉大人心裏一想，說道：「不必前追，這強盜一定在這村莊上了。」

「當時勒回了馬頭，到了莊上。在大街當中有個關帝廟，下了馬，吩咐手下的馬隊，派了八個人，東南西北四面兩匹馬把住，不許一個人出去。將地堡鄉約等人叫起。這時天已大明了。這玉大人自己帶着馬隊上的人步行，從南頭到北頭，挨家去搜。搜了半天，一些形跡沒有。又從東頭西邊去，剛剛搜到這于朝棟家，搜出三枝土鎗，又有幾把刀。十幾根竿子。玉大人大怒，說：「強盜一定在他家了。」坐在廳上，叫地堡鄉約問：「這是甚麼人家？」地堡鄉約道：「這家姓于老頭子叫于朝棟。有一個兒子，大兒子叫于來詩，二兒子叫于學禮。——都是南的監生。」

「玉大人立刻叫把這于朝棟三個帶上來。你想一個鄉下人，自了府裏大人來了，又是盛怒之下，那有不用的道理呢？上得廳房裏，父子三個跪下，已經是瑟瑟的抖，那裏還能說話？玉大人說道：「你好大！你把強盜藏到裏去了？」那老頭子早已嚇的說不出話來。還是他二兒子在府城裏讀過兩書，見過點世面，胆子稍為壯些。跪着伸直了腰，朝上問道：「豈在家裏向強盜賊民，從沒有強盜往來的，如何敢藏着強盜？」玉大人道：「既沒有勾通強盜，這軍器從那裏來





裏的事——大瘦子！你老照管着這裏，我也趕忙進進退退去，找俺爸爸想法子去，你看好不好？」  
大瘦子說：「很好很好。我正想，城裏能有人照顧，這些官壯子的，都是鄉下老兒，就這幾個人去，到得城裏，也同瘦子一樣，沒有別處。」

「說着，吳氏就收拾收拾，選了一掛雙套馬車，趕進城去。到了他父親面前，跪地大哭。這時候不過一更多天，他他們父子三個，還早望路呢。吳氏一頭哭着，一頭把這災禍告訴了他父親。他父親——吳舉人——聽了，身發抖，心裏道：「犯着這災禍門星，事情可就大大的不美了，我先去走一看看罷。」忙穿了衣服，到衙門裏見，號房上去回過，說：「大人說：現在要辦盜案，無論甚麼人，一應不見。」

「吳舉人倒裏別名衙爺索來，好，趕忙進去見了衙爺，把這種冤枉說了一遍。衙爺說：「常案在別人手裏，自然無事。但這口京報，向來不照例辦事的，如能交到兄弟替房裏來，包你無事，恐怕不交下來，那就沒法了。」吳舉人接連作了幾個拜。直到京門口，等他親家女婿進來。」

「不過一杯茶的時候，那馬兵押着車子已到，吳舉人站到面前，見他三人面無人色。手裏攥着了，只說了一句「親家救我」，那淚就流下來，直流下來。吳舉人方要開口，旁邊的馬兵道：「大人久已坐在堂上等着呢，已經四、五個鐘頭了，趕快走罷！」車子也並不取停，吳舉人硬着車子趕着，說道：「親家寬心：湯裏，火裏，我自有法子，必去成了。」  
「說着，已到衙門口，只見衙裏許多公人出來催道：「趕緊帶上堂去罷！」當時來了幾個差人，一鐵鍊子鎖着父子三人，帶上去，方跪下，玉大人擊了失聲下來說：「你們還有什麼說的嗎？」于家父子方說得一聲「冤枉！」只聽堂上驚堂一拍，大喝道：「人賊現在，還喊冤枉，把他上了站崗站起來！」左右差人，連拖帶拽，拉下去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遭殃

話說老董接續說道：「當吳舉人到衙門請見的時候，他女兒——于學禮的媳婦——也跟到衙門口，送了延生的藥舖裏坐下，打聽消息。聽說府公大人不見，他父親已到衙門裏跪求師爺去了，吳氏更知事體不好，立刻叫人把三頭兒請來。那頭兒姓陳，名仁美，是曹州府著名的能吏。吳氏將這請來，把這屈曲情形告訴了一遍，央他從中設法。」

「陳仁美聽了，把頭連去幾番，說：「這是強盜報仇，做的甚麼。你們又有上役的，又有下役的，一廢就強盜把贖物送到家中屋子裏，還不知道？也算得個何等謝禮了。」吳氏就從手上抹下一付金鑰子，遞與陳頭，說：「無論怎樣，總要頭兒費心。但能說得三人姓陳，無論花多少錢都願意的，——是將這地房賣盡，咱一家子討飯去，都使得。」陳頭兒道：「我去替，奶奶設法，做得成也別歡喜，做不成也別埋怨；俺有多少，量用多少力量送了。這早晚，他爺兒三個恐怕要到了，大人已坐在堂上，着先，我趕快替少奶奶打點去。」說罷告辭。」

「陳頭兒回到班房，把金鑰子與堂中桌上一擱，開口道：「諸位兄弟叔伯們！今兒子家這案，可是冤枉的。各位有甚麼法子，大家湊湊想想，如能說得他們三人姓陳，一則一件好事，二則大家也可沾潤幾兩銀子。誰能想出妙計，這付鑰就是誰的。」大家道：「那有一準的法子呢？只好相機行事，做到那裏說那裏話罷。」說罷，各人先去通知已站在堂上的夥計們，留神方罷。」

「這時于家父子三個，已到堂上，玉大人叫把他們站起來，就有幾個差人攬倒椅桌，三人拉下堂來。這這這：頭兒，就走到公案後面，跪了一條腿問道：「稟大人，今日站籠只有空子罷，請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兩天記得沒有站空子人，怎會沒有空子呢？」

「這這這差人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鑰子看。」大人一查鑰子，用手在鑰子上點着說：「一，二，三，昨兒是三個；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個；一，二，三，四，

大龍冤是四個；沒有空，倒也不錯的。」差人又回說：「今兒可容得他們拾錢麼？明天定有這死的好站籠出了，將他們補上好不好？請大人示下。」玉大人聽了一驚，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收，豈不是又使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嗎？斷乎不行！你們去把大龍天站籠四個放下，拉來我看。」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親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說道：「是還有點游氣。」便打坐堂去，說：「每人打二十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板子，那四個人就都死了。差人沒法，只好將于家父子站起，却在腳下塞了三塊厚紙，說他可以三四天不死，趕忙用法。誰知什麼法子都想到，仍是不濟。

「這吳氏真是好個賢惠婦人，他天天站籠前來，灑點參湯，灑了回去就死，哭了就去求人，饑頭不知磕了幾千，總沒有人挽回得動這玉大人的牛心。于朝棟竟竟上了幾歲年紀，一三天就死了。于學時到第四天也就差不多。吳氏將于朝棟屍首領回，親視含殮，換了孝服，將他大舅丈夫的孝賜託了他父親，自己跪到衙門門口，對着于學禮哭了個死去活來。末後向他丈夫說：「你慢慢的走，我替你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說罷，袖中掏出一把飛利的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沒有氣了。」

「這裏一班頭子陳二美看見，說：「這吳氏好節烈，可以得請匾表的。我看倘若這時把于學時放下，還以活，我們不知這題目，上去替他求一求罷。」那人說：「有哩。陳頭立時進去，找了稿案門上，把那吳氏怎樣烈寫了一遍。又說：「民間的意思，說這節婦爲夫自盡，情實可憫，可否求大人，他丈夫放下，以慰烈婦幽魂。」稿案說：「這話很合理。我就替你回去。」抓了一頂大帽子戴上，走到錢押房，見了大人，把吳氏怎樣節烈，衆人怎樣乞回，說了一遍。」

「玉大人笑道：「你們倒好，忽然的慈悲起來了。你會讀于學詩，你就不會慈悲你主人嗎？這人無論冤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途都保不住。俗語說的好：『新草

要緊，說他這個道理。究竟吳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覺得冤枉了。一家子，若不是個女人，也罷了，竟這一手板子，打出氣！你罵他出去，誰要再來管子家事情，就是得賄的憑據，去上一回，把這情的人，也用站籠站起，就完了。」稿案下來，一五一，將原告卸了，美大，就了。

「這吳家，已到了極前頭收斂。到此，于學詩于學禮先斃死了。一家四口棺本，都停在西門外觀音寺。」

老殘道：「于家這事，還去看了看呢。」老童說道：「那有甚麼法子呢？是家被官家害了，這却怎麼，更有什麼法子？」若于家，仍舊發回來審問，落在他的手裏，這不是又落上一個嗎？那于家那老，見一個面的人說，不不安。你想叫誰去呢？此外凡，做事不干己，還有許多事於罪名。說叫于大奶奶去罷，兩個孫子還小，家裏偌大的事，全靠他一人撐呢。他再有個長孫，這業怕不是家親一分？這兩個小孩子誰不撫養，反把手家斷絕了。」

「又有人說：『大奶奶是去不得的，倘若是姑爺去走一趟，倒沒有什麼不可。』他姑爺說：『我也是很，以去，只是與正事無干，反叫姑爺多添個屈死鬼。你想家裏一定發回原官問，縱使派個員到會審，官官相。他又拿八家父單衣服來頂我們，我們不是說那起話嗎？』

「他們問你聽見強盜多的嗎？你有什么證據？那時自然說不出來。他是官，我們不是說那起話嗎？先單為憑，我們是憑家裏沒有證據的；你說這事打待不贏呢？」衆人想想也是沒有什麼法子，只好罷了。

「後來聽他傳說，這事越說越險，越說越險，都發傳了不得。說：『我恨他，恨他，毀了我兩個弟兄，所以用個刀殺人的法子，讓他吃幾個月官事，不怕不毀他一百千吊錢。誰知這官官相利害。這官官相利害，這官官相利害，這官官相利害。』」

老董說罷，復道：「你老想這，還不是強盜做兵器嗎？」老殘道：「這強盜所說的話，又是誰聽見的呢？」老董道：「那是陳仁美撞了釘子下來，看這于家死的實在可慘，又平白的受了人家一付金鑰子，心裏也有點過不去，所以大家勸了公憤，齊心齊意要破這一案。又加着那鄰近地方，有些江湖上的英雄，也恨這夥強盜放的大毒；所以不到一個月，就捉住了五六個人。有三四個牽連着別的家情的，都站死了。有兩三個專只犯于家，這一案的，被玉大人都放了。」老殘說：「玉賢這個官，實在令人可恨！他除了這一案不算，別的案子辦得怎麼樣呢？」老董說：「多着呢。等我慢慢的說給你聽，就咱這個本莊，就有一案，也是冤枉；不過條把人命，就不算事了。我說給你老聽。」

老董正要往下說時，只聽他夥計王三喊道：「掌櫃的，你怎麼着了？大家等你挖麵做飯吃呢！你老的話布口袋破了口兒，說不完了。」老董聽着，就站起，走往後邊挖麵做飯。接連又來了幾輛小車，漸漸的打尖的客陸續都到店裏，老董也後招呼，不暇來說閒話。過了一刻，吃過了飯，老董在各處算賬，招呼生意，正忙得有勁。

老殘無事，便向街與開道，出門裏東走了二三十步，有家小店，賣油鹽雜貨。老殘進去，買了兩包蘭花潮煙，順口坐下。看煙臺裏邊的人，約有五十多歲光景，就問他：「貴姓？」那人道：「姓王就是本地人氏。你老貴姓？」老殘道：「姓錢，江南人氏。」那人道：「江南真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像我們這地獄世界！」老殘道：「此地有山有水；也種稻，也種麥，與江南何異？」那人嘆口氣道：「一言難盡？」就不往下說了。

老殘道：「你們這玉大人好嗎？」那人道：「是個清官，是個好官。」衙門口有十二架站籠，天天不得空，難得有天把空出一兩個的。說話的時候，後面走出一個中年婦人，在山架上檢尋物件，手裏拿着一個粗盤，看盤外邊有八，他看了一眼，仍找物件。

老殘道：「那有這許多怪呢？」那人道：「誰知道呢？」老殘道：「恐怕總是冤枉得多罷？」

那人道：「不冤枉，不冤枉。」老殘道：「聽說他隨便見着甚麼人，只要不順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籠站死；或者說語說的不對法，犯到他手裏，也是一個死。有這話嗎？」那人說：「沒有沒有。」

說着的時候，只見那人一面答話，那臉就漸漸發青，眼珠子就漸漸發紅；聽到或者說語說的不對法這兩句的時候，那人眼裏已流了許多淚，不過不會墜下。那找尋物件的婦人，朝外一看，却止不住淚珠直滾下來；也不找尋物件，一手拿着碗，一手用袖子掩了眼睛，跑在後面去；才走到院子裏，就鴉鵲的哭起來了。老殘頗想尋問下問，因那人顏色過於悽慘，知道必有一番貧屈含冤的苦，不敢說出來的光景，也只好搭訕着去了。

飛走回書去，就到本房坐了一刻，看了兩頁書，想了一回事。見老董學也忙完，就緩緩的走出，找着老董閒話。便將剛才小雜貨店裏所見光景，告訴老董問他是甚麼緣由。

老董說：「這人姓王，只有夫妻兩個，三十歲上成家；他女兒小他頭十歲呢。成家後，只生了一個兒子，今年已經二十一歲了。這家店裏，粗笨的本莊，有集的時候，買進那細巧一點子的，都是他這兒子到府城裏去販買。春間，他兒子在府城裏，不知怎樣，多喫了兩杯酒，在人家店門口，就把這玉大人怎樣糊塗，怎樣好冤枉人，隨口瞎說。被玉大人心腹私訪的人聽見，就把他鎖進衙門。大人坐堂，只罵了一句說：「你這東西謠言惑衆，還了得嗎！」站起站籠，不到兩天，就站死了。你老殘見的這中年婦人，就是這玉姓的妻子，他也四十歲外了，夫妻兩個只有此子，更無別子；你提這玉大人，叫他怎樣不傷心呢？」

老殘說：「這玉賢與正死有餘辜的人！怎樣有這聲，好到那步田地？真是怪事！我若有權，必人在必報之。」老董說：「你老小點樣子。你老在此地，隨便說說，還不要緊；若到城裏，可別這們說了，要這你的呢！」老殘道：「承爾照，我留心就是了。」當日喫過晚飯，寢歇。第二天，老殘到了老董上軍動身。當晚，到了馬村集。這集是老董家口端小些，離曹州府城只有

四五十裏遠近。老殘在街上走了看，只有三家車店，兩家已經住滿，只有一家未有人住。大門却早掩着。老殘推門進去，找不着人。半天，纔有一個人出來說：「我家這兩天不住客人。」問他甚麼緣故，却也不說。老殘往別家，已無所適。不得已，同他寫一商議，那人纔沒精打采的開了一間屋子。老殘還說：「茶水飯食都沒有的。客人沒地方睡，在這裏將就罷罷。我們掌櫃的進城收賬去了，店裏沒人，你老殘飯喝茶，門口南邊有個飯店帶茶館，可以去的。」老殘連聲說：「承教，承教。行路的人，怎樣將就都行得餓。」那人說：「我因在大門旁邊南屋裏，你老有事，來招呼我罷。」

老殘聽了「收屍」二字，心裏着實放心不下，晚間喫了飯，回轉店裏，買了幾塊茶乾四五包。學生果，又沽了兩瓶酒，連那沙瓶才了回來，兩個店夥，早已把燈掌上。老殘對店夥道：「此地有酒，你開了大門，以來喝一杯罷。」店夥欣然應諾。跑去把大門上了大門，一直進來，立着說：「老請罷，俺是不敢嘗的。」老殘拉他坐下，倒了一杯酒給他。他歡喜的支着牙，連道：「不敢，不敢。」其實酒杯子早已送到嘴邊去了。

「窮窮我開齋，幾杯之酒，老殘便問：『你方纔說掌櫃的進城收屍去了，這話聽着？難道又是替人嘗在玉大人手裏嗎？』」那店夥說道：「仗着此地一人也沒有，我可以放聲說罷。俺們這個玉大人，真是了不得，錢錢活閻土，撞着了，就是一個死！」

「俺掌櫃的進城，爲的是他球夫。他這球夫，也是個老窮的人。因爲掌櫃的哥妹兩個，所以那件在這馬裏後面。他球夫常常在鄉下橫上買幾匹布，織幾個錢，賄着那用。天背着一匹四白布進城，在廟門口，在地，賣。早晨賣三四匹，後又賣去了五尺；未幾又來一個，撕八尺五寸布，一定在那裏四，撕，說：『情願一尺多給兩個大錢，只是不要撕那匹上的布。』鄉下人見多賣十幾個錢，有個不願意的嗎？自然就給他撕了。」

「誰知沒有兩頓飯工夫，玉大人騎着馬，走廟門口，旁邊有個八上去，不知道了兩句甚麼話

只見王大人朝堂望了望，說：「把這個人連布帶到衙門裏去！」

「到了衙門，大人就坐堂，叫把布呈上去，看了一下，就拍着驚堂問道：你這布那裏來的？」他說：「我鄉下買來的。」又問：「一個有多少尺寸？」他說：「一個賣過五尺。一個賣過八尺五寸。」大人說：「你既無零賣，兩個是一樣的布，爲甚麼這個上撕撕，那個上扯扯呢？還麼多少尺寸，怎麼說不出來呢？」叫差人：「替我把這布量一量！」當時量過，報上去說：「一個是二丈五尺；一個是二丈一尺五寸。」

「大人聽了，當時大怒，發了一個單子，說：「你認得字嗎？」他說：「不認識。」大人說：「念給聽！」旁邊一個書辦先生，拿過單子念道：「十七日早，金四報：昨日太陽落山時候，在西門外十五里地方被劫，有一個人從樹林子裏出來，用大刀在我肩膀上砍了一刀，搶去大錢一吊四百，白布兩個：一個兩丈五尺，一個長二丈一尺五寸。」念到此，王大人說：「布匹尺寸顏色，都與失單相符，這案不是你搶的嗎？你還想狡強嗎？拉下去站起來！把布匹交還金四完案。」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章 賣家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坐狐白

話說店夥說到將他妹夫扯去站了站籠，布匹交金四完案，老殘便道：「這事我已明白，自然是捕快做的圈套，你們掌櫃的自然應該替他收屍去。但是他一個老實人，爲什麼人要逼害他呢？你掌櫃的就沒有打聽打聽嗎？」

店夥道：「這事，一被拿，我們就知道了，都是爲他嘴快，惹下去的亂子。我也是聽人家說的：廣臺南門大街西邊小衙衛裏，有一家子，只有父女兩個。他爸爸四十來歲，他女兒十七八歲，有的有十分人材，還沒有婆家；他爸爸做些小生意，住了三間草房，一個土牆院子。這閨女有一天在門口站着，撞見了時裏馬隊上什長花臨勝王三，因此王三看他長的體面，不知怎麼，胡二巴



的就把他弄上手了。過了些時，活該有事，被他爸爸回來，一頓撞見，氣了個半死，把他閨女着實打了一頓，就把大門鎖上，不許女兒出去。不到半個月，那花臉博王三，就編了法子，把他爸爸也算了個強盜，用站籠站死。後來不但他閨女，算了王三的媳婦，就連那點小房子，也算了王三的產業。

「俺掌櫃的妹夫，曾在他家買過兩回布，認得他家，知道這件事情。有一天，在飯店裏多喫了兩杯酒，就被起瘋來，到這北街上的張一秃子，一面喫酒，一面說話，說：「怎麼樣緣故，這些人怎麼樣是個天理！」那張一秃子也是個不知利害的人，聽得高興，儘往下問，說：「他還是義和團裏的小師兄呢？」那二郎鬍爺多少正常常在他身上，難道就不管管他嗎？」他妹夫說：「可不早呢。聽說前些時，他請孫大聖，孫大聖沒有到，還是豬八戒老爺下來的。倘若不是因為他昧良心，爲什麼孫大聖不下來，倒叫豬八戒來呢？我恐怕他這樣壞良心，總有一天撞着大聖不高興的時候，舉起金箍棒來，給他一棒，那他就受不住了。」

「二人談得高興，不知早被他們團裏朋友報給王三，把他們倆人面貌記得爛熟。沒有數個月的工夫。把他妹夫就毀了，張二秃子知道頭不好，仗着他沒有家眷，天陰四十五，逃往河南歸德府去找朋友去了。酒也完了，你老睡罷！明天倘若進城，千萬說話小心，俺們這裏人人都耽着三分危險，大意一點兒，站籠就會飛到磨兒梗上來的！」

於是站起來，桌上摸了個半截殘香，把燈撥了撥，說：「我去拿油壺添添這燈」。老殘說：「不用了，各自睡罷。」兩人分手，各自安歇。

次日早晨，老殘收拾行李，叫車夫來搬上車子，店夥送出，再三叮囑：「進了城去，切勿多話，要緊，要緊！」老殘笑着道：「多謝關照」。一面車夫將車子搖動，向南大路進發。不過午牌時候，早已到了曹州府城。進了北門，就在府前大街，尋了一家客店，找了個廂房住下。跑堂的來開了飯菜，就照樣辦來喫了，便到衙門前觀望觀望。看那大門上懸着通紅的彩紙，兩旁果真有十二個站籠，却都是空的，一個人也沒有。不覺心裏詫異道：「難道一路傳聞，都是說

話嗎？……」聽了一會兒，仍自回到店裏。

只見上房裏有許多戴大帽子的八出入，院子裏放了一層藍呢大轎，許多轎夫穿了棉襖袴，戴着火帽子，在那裏喫餅。又有幾個人穿着號衣，上寫着一城武民壯」字樣，心裏暗暗道：「這上房裏的，必是城武縣了。過了許久，見上房裏家賊了一聲「伺候」，那轎夫忙將轎子搭到院下。前頭打紅傘的，拿了紅傘；馬棚裏牽出了兩匹馬。登時上房裏紅呢轎子打起，出來了兩個人，水晶頂轎轎，年紀約在五、六歲上下；從轎轎上下來，進了轎子，呼的一聲，抬起出門去了。

老殘見了這人，心裏想道：「以十、百善，我從未到過屬縣過。此人是在那裏過的呢？」想了些時，想不出來，也就罷了。因天時尚早，便到街上訪問本府政廳。竟是一口詞說得好，過都帶有慘。顏色不覺暗點頭。那轎夫「奇效猛於虎」一語，真是不錯。回到店中，在門口坐為小坐，卻好那城武縣已經出來。進了店門，那玻璃窗裏朝外一看，與老殘上房裏相對；一恍一閃，已到上房院下。那城武縣從轎子裏出來，放下轎繩，跟上轎轎，遠遠看見他，叫了一聲「伺候」。只見那轎夫，即下門口跑來，那城武縣仍貼在轎上坐着。家人跑到門口，向老殘道：「一位、鐵老爺麼？」老殘道：「不是，你何以知道？你貴上甚麼？」家人道：「小的主人上房，新從裏出來，無名姓武縣的。說請鐵老爺上房裏去坐呢。」老殘飛然。想起這人，就文案上卷員中東道，雖是過三四次，却未曾多相接談，故記不得了。

老殘當時上去見了東道，彼此作了個揖，東道讓到裏間屋內坐下，嘴裏道：「放尊，我這衣服是就存在這裏。」老殘道：「今日到此，出省不過六七天，就到此地了。東翁是幾時出省？到過任來的嗎？」東道道：「兄弟也是今天對，大前六出省；這夫馬人是接海城去的。我出省前一天，還聽姚觀察說：「宮保看劉翁去了，心裏着實難過。說自己一生契重名士，以為無不可招致之人。今日竟遇着一個鐵君，真是浮雲富貴，反心內照，愈覺無歸覓不捨了。」

老殘道：「官保愛才若渴，兄弟實在欽佩的。至於出來的原故，並不是肥遯鳴高的意思。一則知自己才疏學淺，不稱揄；二則因這玉太守聲望太大，到底看是個何等人物。至「高尚」二字，兄弟不但不敢當，且亦不屑爲。天生有數，若下愚蠢陋的人，高兩點也好。此輩拙；若真有點濟世之才，竟自遜世，豈不辜負天地生才之心嗎？」東造道：「屢聞至論，本欲佩服；今日之說，更五體投地。可見長沮桀溺等，爲孔所不取，只是目下在捕翁看來，我們這玉太守，究竟是何等樣人？」老殘道：「不過是下流的官吏，又比那都寧威等人次一等了。」東造連連點頭。又問道：「弟等耳目有所隔闕，先生布衣遊歷，必可得其實在情形。我想太尊殘忍如此，必多冤枉。何以竟無上控的案呢？」

老殘便將一路所聞細說起來。說得一半的時候，家人來請喫飯，東造遂留老殘同喫，老殘亦不辭讓。喫過之後，又接着說去。說完了，東造道：「我只有二事疑惑：今日在府門前瞻望，見二個站籠都空着，恐怕鄉人之言，必有靠不住處。」東造道：「這却不然。我適在荷澤縣署中，聽說太尊是因爲昨日得了院上行知，險已補授，缺外，在大裏裏又特保了他個以道員在任候補；並俟歸員後，賞加二品銜的舉。所以停刑三日，讓大家賀喜。你不見衙門口掛着紅彩綉嗎？聽說停刑的頭一日，上門是昨日——站籠上還有一個穿死不活的人，都收了監了。」彼此嘆息了一回。老殘道：「早路勞頓，天時不早了，安息罷。」東造道：「明日晚間，還請枉駕談談，弟有極難處置之事，要得領教，還望不棄纔好！」說罷，各自歸寢。

到了次日，老殘起來，見那大色陰的很重，西北風雖不甚大，覺得棉袍子在身上，有飄飄欲仙之致。洗過臉，買了幾根油條當了點心，沒精打采的，到街上徘徊些時。正想上城牆上去眺望遠景，見那空中一片一片的飄下許多雪花來，頃刻之間，那雪便紛紛亂亂下，迴旋穿繞，越下越緊。趕急走回店中，叫店家備了一盞火來。那窗戶上的紙，只有一張大的，插了半截，經了雪的潮氣，迎着風便響個響。旁邊那碎小紙，雖沒有聲音，却不不住的搖搖。那裏更覺陰風森森。

，異常慘淡。

老殘坐著無事，書又在箱子裏不取，只是悶悶的坐着。不禁有所感觸，遂從枕頭匣內取出筆硯來，在牆上題詩一首，詠玉賢之事。詩曰：

得失淪飢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處處鷓鴣雨，山山虎豹風。殺民如殺賊，太守是元戎。下署「江南徐州鐵英題」七個字。寫完之後，便喫午飯。

飯後，雪越發下得大了；站也房門口朝外一看，只見大小樹枝，彷彿都用簇新的棉花裹着似的。樹上有幾個老鴉，縮着頸項，寒寒；不住的抖擻翎毛，怕雪堆在身心。又見許多麻雀兒，躲在屋檐底下，也把頭縮着怕冷；其飢寒之狀，殊覺可憫。因想：「這些鳥雀，無非靠着草不上結的實，這些小蟲蟻兒充饑度命。現在各樣蟲蟻，自然是都入蟄，看不着的了。就是那草不之實，經這雪一蓋，那蟲還有呢？倘若明天晴了，雪路為化一化，西北風一吹，雪又變做了冰，仍然是找不着，豈不要餓到明春嗎？」想到這裏，覺得替這些鳥雀愁苦的受不符，轉念又想：「這些鳥雀雖然凍，却沒有人放槍傷害他，又沒有什麼網羅來捉他；不過暫時饑寒，撐到明年開春，便快活不盡了。若像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幾年的年歲，也就很不好；又有這們一個酷虐的父母官，動不動就捉了去，強盜辦，用站籠站殺，嚇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於饑寒之外，又多一層懼怕。豈不比這鳥雀還要慘嗎？」想到這裏，不覺落下淚來。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彷彿他不是饑寒帶饑，却是富有言論自的樂趣，來嘲這曹州府百姓似的。想到此處，不覺怒髮衝冠，恨，得立刻將玉賢發掉，方出心頭的恨。

正在胡思亂想，只見門外來了一乘藍呢轎，着執事人等，知是申東造拜客回店了。因想：「我爲甚麼不將這所見所聞的，寫封信告訴張宮保呢？……」於是從枕箱裏取出信紙信封來，提筆便寫。那知剛提筆，硯臺上的墨早已凍成藍冰了。於是呵一點，寫一點，寫了不過兩張紙，天已很不早了。硯臺上呵開來，筆又凍了；筆呵開來，硯臺上又凍了；呵一回，不過寫四五個

以就擱工夫。正在兩頭忙着，天色又暗起來，更着不見，因為陰天，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於是賊店家拿盞燈來。噫了許久，店家方拿了一盞燈，縮手縮腳的進來，嘴裏還喊道：『好冷呀！』把燈放下，手指縫裏夾了個紙煤子，吹了好幾次，纔吹着。那燈裏是新倒上的凍油，堆的像大蠟絲燈似的，點着了還是亮。店家道：『等一會，油化開，就亮了。』撥了撥燈，把手還縮到袖子裏去，站着看那燈滅不滅。起初時亮不過有大黃豆大；漸漸的得了油，就有小蠶豆大了。店家忽然瞪着眼睛看燈上題的字，驚惶道：『這是你老寫的嗎？寫的是啥？可別惹出亂子呀！這可不是頑兒的！』燈上又回過頭朝外看看，沒有人，又說道：『弄的不好，要壞命的！我們還受連累呢！』老殘笑道：『不害怕。底下寫着我的名字呢，于你事的。』

說着，外面進來了一個人，戴着紅纓帽子，叫了一聲鐵老爺，那店家就趑趄的去了。那進來的人道：『敝上請鐵老爺去吃飯呢。』原來就是申東造的家。老殘道：『請你們老爺自用罷，我這裏已經叫他們去。飯，一會兒就來了，說我謝謝罷。』那人道：『敝上道，店裏飯不中吃，我們那裏有人送的兩隻山雞，已經片出來了；又片了些羊肉片子，說請鐵老爺，務必過去吃火鍋子呢。敝上說，如鐵老爺一定不肯去，敝上就叫把飯開到這屋裏來吃。我看還是請老爺過去罷，那屋子裏有大火盆，有這座裏火盆四五個大，暖和得多呢；家人們又得伺候。請你老方便家人罷。』老殘無法，只好過去，申東造見了，說：『補翁在那屋裏做什麼。這大冬天，我們來喝兩杯酒罷。』兒有人送來新鮮的山雞，燙着吃，很好吃，我就借花獻佛了。』說着，便入了座。家人端上山雞片，果然有紅，白，蒸是好看，燙着吃，味更香美。東造道：『先生吃得出有味嗎？』老殘道：『果然有點清香，是什麼道理？』東造道：『這雞是在肥城，桃花山裏頭的。這山裏松樹極多，這雞好吃了松花松實，所以有點清香，名叫做「松花雞」。雖在此地，亦與不容易得的。』老殘嘆了兩句。廚房裏飯菜也就端上桌子。兩人吃過了飯，東造約到裏間房裏吃茶，向火。

東造還然看着老殘穿着一件棉袍子，說道：「這種冷天，怎麼還穿棉袍子呢？」老殘道：「不覺冷。我們從小兒不穿皮袍子的人，這袍子的力氣，恐怕，你們的狐皮還不如呢。」東造道：「那究竟不妥。」——叫家八——「你這我這，這皮箱裏，一件一裏間的白狐袍子，取出來送到做爺屋子裏去！」老殘道：「千萬不必，我決非客氣，你想天下有個穿狐皮袍子棉串鈴嗎？」東造道：「你那串鈴本可不滿，何必矯俗到這個田地呢。承蒙不棄，拿我兄弟還當個人，我有兩句放肆的話要說，不管你先生惱我不惱我。昨兒聽先生鄙薄那肥縣鴨高的人，說道天地生才有限，不宜妄自菲薄。這話，我兄弟主體沒地的佩服。然而先生所做的事情，却與這話背。官保一定要先生出來做官，先生却半夜裏跑了，一定要出來搖串鈴，試問與那「墜坑而遁」，「洗耳不聽」的，有何分別呢？兄弟話未免自誇，有這冒犯，請先生想一想，是不是呢？」

老殘道：「搖串鈴誠然無濟於世道，難道做官就有濟於世道嗎？請問先生：此刻已經是咸武生在前已做過兩三任官的，請教已過的善事，可有出類拔萃的舉蹟呢？」東造道：「不是這們說。像我們這些庸材，只好混日子罷了。閣下如此宏材大略，不出來做點事情，實在可惜！無才者，抵死不願做官；有才者，抵死不願做官；此正是天地間第一憾事。」

老殘道：「不然。我說無才的要做官，豈不要緊，正壞在有才的要做官。你想一個玉太尊，不是個有才的嗎？只爲過於做官，且急於做大，所以隔天害理的做到這樣。而且做聲又如此真，幸天下，則天下。由此看來，請教還是有才的做官善大呢？還是無才的做官善大呢？倘若他他像我搖個串鈴子混日子，正經病，人家不要他治，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即便他三年醫死一個，歷一萬年，還抵不上他二任冀州府善的人數呢！」未知申東造又有何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廳策

納櫃讀該三城書

話說老殘與申東造議論玉賢，正為才短於做官，所以為害天理，至於如此。彼此嘆息一回。東造道：「正是，我非自說有罪，先至密商，而是為此。先生想此公殘忍，於此極，兄弟不尋偏又在他屬下。依他做，實在不忍；不依他做，又有無良法。先生心腸多，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傷，盡知之矣。」必有良策，願有以教我！」老殘道：「知難則易者至矣。閣下無不為下問，弟先請教宗旨如何？」若求在上官面討好，做得無罪，有聲有色，則只有依玉公辦法，所謂「運民為至」也。願念「父母官」三字，求「為民除害」，亦有「化淫為民」之法。若官體稍大，請「寬」，是容易辦的。若止「除害」二字，缺分又苦，就未免有些難辦了。餘亦非不能也。」東造道：「自然以「為民除害」為主。果能使地方安靜，雖無不次之選，要亦不至於廢矣。子孫飯吃他做，實呢？但是地方太清苦，前任養小隊五十名，盜案仍起，應出加以酬答官款，因此誤去官。弟思「結案」而地方安靜，尚可設法彌補。若誤不可得，算是為「事呢？」老殘道：「五」名小隊，尚不致賠累多。但以此缺計，究能賠款若干，便不致賠累呢？」東造道：「籌一千金，尚不致賠累。」

老殘道：「此，這事却一個了。下年籌一千三百金，却不用管我如何辦法，錢可以代畫，包本堂內沒有一個。倘有業，包下項便。下以如何？」東造道：「能得先生為，我就的做了。」老殘道：「我請去，只是閣下個至美極良的。」東造道：「閣下，這法則又有誰行呢？」

老殘道：「此，這事却一個了。下年籌一千三百金，却不用管我如何辦法，錢可以代畫，包本堂內沒有一個。倘有業，包下項便。下以如何？」東造道：「能得先生為，我就的做了。」老殘道：「我請去，只是閣下個至美極良的。」東造道：「閣下，這法則又有誰行呢？」

老殘道：「此，這事却一個了。下年籌一千三百金，却不用管我如何辦法，錢可以代畫，包本堂內沒有一個。倘有業，包下項便。下以如何？」東造道：「能得先生為，我就的做了。」老殘道：「我請去，只是閣下個至美極良的。」東造道：「閣下，這法則又有誰行呢？」

奔江關，將近十年，在四川峨嵋山上遇見了一個和尚，武功絕倫，他就拜他爲師，學了一套太祖神拳，一套少祖神拳。因爲教這和尚拳法從那裏來的，和尚說是少林寺。他就大爲驚訝，說：「徒弟在少林寺，西五年，見沒有一個出色拳法；師父從那一個學的呢？」那和尚道：「這少林寺裏的拳法，却不是從少林寺學來的；現在少林寺裏的拳法，都口失傳了。你所學得太祖拳，就是遠傳下來的。那少祖拳，就是神光傳下來的。當初傳下一個拳法來的時候，專爲和尚能練習了這拳，身體可以壯，精神可以悠久；到當朝山訪道的時候，單身走路，或遇虎豹，或遇強人，和尚家又不作帶兵器，所以這拳法，專爲保護生命的。筋骨強壯，血肉堅固，便可以忍耐凍餓。你想行脚僧，在荒山野壑裏訪高僧古德，於宿食二字，一定難以周全的。——此是太祖少祖傳下拳法的美意了。那知後來少林寺拳法出了名，外邊來學的人多，學出去的人，也有做強盜的，也有奸淫人家婦女的，屢有所聞。因此在這老和尚前四五代上的個老和尚，就將這正經拳法收絕不傳，只用些外面光不管事的拳法，敷衍門面而已。我這拳法，是從漢中府裏一個古德學來的，若能認真修練，將來可得到甘鳳池的地位。」

「劉仁甫在四 住了三年，發得傳。當時正是粵匪擾亂的時候，他從四川出來，就在湘軍淮軍營盤裏出過力的。因是時兩軍，湘必 湖南人，淮軍必須安徽人，方有照應。若別省人，不願敷衍了事，得把小保舉官已 權是不會有的。劉仁甫既 是湖南人，又是安徽人，因此就 照應他。雖然是本領 強，却 供舉到 都司。後來軍事漸平，他也就無心戀棧，回轉家鄉，種了幾 田 聊以度 閒暇。在這齊魯兩省隨便遊行。這兩省練武功的人，無不知他的名姓，他 不肯 授徒弟。若是 知這人一定安分的，交教他幾手拳棒，也十分慎重的。所以這兩省有武藝的，全敵他不過，都懼怕他。」

「若將此人延爲上賓，將這每月一百兩交付此人，聽其如何應用。大約他只要招十名小隊，供奔走之役，每人月餉六兩，其餉四十兩，供應在案察餼酒水之費，也夠了。大概這河



蘇三省，及江蘇安徽的兩個北半省，共爲一局。此局內的強盜，計分大小兩種：大盜係有頭領，有號令，有法律的。而且其中有本領的甚多。小盜則隨時隨地無賴之徒，及失業而頑民，胡亂搶劫，既無人管，又無槍火兵器，搶過之後，不是酗酒，便是賭博，最容易犯案的。譬如玉太尊所辦的人，大約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半分是這些小盜。若論那些大盜，無論頭目，物，就是他們的，要，也不，與有一個被玉太尊捉着的呢。

「但是大盜却容易相與，如京中保鏢的，無論了萬二十萬銀子，只過一兩個人，便可保得一路無事。試問如此鉅款，就聚了一二百強盜搶去，也夠享用的，難道這一兩個鏢司務，就敵得過他們嗎？只因爲大盜相傳有這個規矩，不作與害鏢局的。所以凡保鏢的車上，有他的字號出門，要叫個口號。這口號喊出，那大盜就親面撞着，彼此打個招呼，他決不動手的。鏢局幾家字號，大盜都知道的，大盜有幾處窠巢，鏢局也是知道的。倘若他的羽翼，到了有鏢局的所在，進門打個暗號，他們就知道是那一路的朋友，當時必須留着他喝酒吃飯，隨行還要送他三二百個錢的盤川。若是大頭目，就儘力應酬了。——這就叫做江湖上的規矩。

「我方說說這個劉二甫，江湖上是有名的，京城裏鏢局上請過他幾次，他都不肯去，情願埋名隱姓，做個是夫。若是此人來時，待以上賓之禮，彷彿貴縣開了一個保護本縣的鏢局。他無事時，在街上茶館飯店裏坐坐，這過往的人，凡是江湖上朋友，也到眼便知，隨從會發個茶飯東道，不，十天半個月，各處大盜頭目，就去曉得。立刻便要傳出號：某人立足之地，不許打擾的。每月所餘的那四五十兩，就是給他做這個用處的。至於小盜，他本無門徑，隨意亂做。就近處，日有人來暗中報信，失主尚未報案，他的手下人，倒已先將盜犯獲住了。若是稍遠的地方做了案子，沿路也有他們的朋友，替他暗中捕下去，無論走到何處，俱捉得到的。所以要十名小隊子，其實只要四五個應手的人，已經足用了。那多餘的五六個人，爲的是本縣轎子前頭擺擺威風，或者沖差送差跑信等事用的。」

東道道：「如閣下所說，自然是極妙的主。但是此人既不肯應鏢局之聘，若是兄弟衙署裏請他，恐他也不肯來，如之奈何？」

老殘道：「只是你去請他，自然也不肯來的。所以我須詳詳細細寫封信去，並帶一紙無辜良民的請帖勸他，自然他就肯來了。況他與我交情甚厚，我若勸他，一定肯的。因為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看天下將來一定有大亂，所以極力留心研究，談論的朋友頗多，此人當年在河南時，我們是同道之友，相約倘若國家有用我輩的兒子，凡我同人，俱要出來相助辦理的。真時講與地，講與國，講與造，講武功的，樣朋友都有。此君便是講武功的巨擘，後來大家都明白了，治天下的，又是一種人才。若是我輩所講所學，全是無用的。因此各人都弄個謀生之道，混飯吃去，把這心便拋入東洋大海去了。雖如此說，然當時的交情義氣，斷不會收場的。所以我寫一信去，一寄肯來的。」

東道道了，連連作揖道謝，說：「我自從挂牌安暑斯缺，未嘗一夜安眠，今日得聞這議論，如夢如醒，如痴如愈，真是萬千之幸！但是這封信，是派個何等樣人送去方妥呢？」老殘道：「必得有個親朋朋友，吃這一趟辛苦纔好。若隨便叫個差人送去，便有輕慢他的意思，他一定不肯出來；那就連我都要遭怪了。」東道道連說：「是的，是的。我這裏有個族弟明大就到的，可以煩他去一趟。先生的信幾時寫呢？就發心寫起來最好。」

老殘道：「明日一天不出門，我此刻正寫一長信致張宮保，託姚翁轉呈，為細述玉太尊政績的。大約也要明天寫完，並此信一總寫起，我後天就要動身了。」東道道：「後天往那裏去？」老殘道：「先往東省勸柳小惠家的收帳，想看看他的宋元板書；隨後即回濟南省城過年。再後的行蹤，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了。今日友已深了，可以睡罷。」

說着，老殘便立起身來。東道教家人打個手照，送老殘回去。揭起門簾一看，只見天地一色，那雪早已下得混混沌沌，白得，看得照的眼睛發脹似的。那階下積雪，已下了七八寸深，走不過去。

頂。只有這上房到大門口的一條路，常有人來往，所以不住的掃。那到廂房裏的一條路，已看不見人影，同別處一樣的高了。東造叫人趕忙掃出一條路來，聽老殘回房。推開門來，燈已滅了。上房還有一個燭臺，兩支紅燭，取火點起。再點寫信，那筆硯寫遠近高下，不遵調度，只好睜了。

到了次日，雪雖已止，寒氣却比昨兒更甚。起來騎馬家秤了五斤木炭，升了一個大火盆，又叫買了幾張桑皮紙，把那破窗戶糊了。頃刻之間，房屋裏暖氣週和，非昨日的氣象了。遂把硯池烘化，將一日未會寫的信，一細寫完封好；又將致劉仁甫的信亦寫畢；一總運到上房；交東造收了。東造一面將致姚雲翁的一函，加個馬封，送往驛站；一面將劉仁甫的一函，送入枕頭箱內。廚裏已訂了飯來，二人一同吃過，又復談片時。

正說之間，只見家人來報：『二老爺同師爺們都到了，住在西邊店裏；洗完臉，就過來的。』停了半回，只見門外來了一個不到四十歲模樣的人，尚未說話，穿了件舊寧絨二藍的大皮袍子，元色長卷皮馬褂，蹬了一雙紅靴，已經被雪泥浸了幫子了，慌忙走進堂屋，先替乃兄作了個揖。東造說：『這就是舍弟，號子平。』回過臉來說：『這是鐵補殘先生。』申子平走近一步，作了個揖，說：『久仰的很。』東造便問：『吃過飯了沒有？』子平說：『總到，洗了臉就過來，未曾吃飯。』東造說：『吩咐廚房裏做二老爺的飯。』子平道：『可不必，停一刻，還是他們老夫子一塊吃罷。』家人上來回說：『廚房裏已經吩咐，叫他們這一桌飯去，讓二老爺同師爺們吃呢。』那時又有一個家人開了門，拿了幾個大紅金帖進來，老殘知道是師爺們來見東造的，就趕走了。

到了晚飯之後，申東造將老殘請到上房裏，將那如何往桃花山訪劉仁甫的話，對着子平詳細問了一遍，子平又說：『從前裏去最近？』老殘道：『從此地云，這樣走法，我却不知。昔年是在省城順直河到平陸縣，出平陸縣向西南三十里地，就到了山腳下了。進了山，就不能坐車，

最好帶個小驢子，到那平坦的地方，就騎驢；稍微危險些的地方，就下來走兩步。進山去，有兩條大路；西路裏走進有十里光景，有座關帝廟，那廟裏的道士，與劉仁甫常相往來的，你到廟裏打聽，就知道詳細了。那廟裏關帝廟有兩處：集東一個，集西一個。——這是集西的一個關帝廟。」申子平問得明白，遂各自回房安歇去了。

次日早起，老殘出去，雇了一輛馬車，將行李裝好，候申東造上衙門去稟辭，他就將前晚送來的那件狐裘，加了一封信，交給店家，說等申老爺回店的時候，送上去，此刻不必送去，恐有紆錯。店裏掌櫃的，慌忙開了櫃房裏的木頭箱子，裝了進去，然後送老殘動身上車，選往東昌府去了。無非是風餐露宿。兩三日工夫，已到了東昌城內，找了一家乾淨車店住下。當晚安歇停妥。次日早飯後，便往街上尋覓書店，尋了許久，始覓着一家小小書店，三間門面半邊賣款賬筆墨，半邊賣書。遂走到賣書這邊櫃臺上坐下，問問此地行銷是些什麼書籍。那掌櫃的道：「我們這東昌府文風最著名的，所管十縣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圖』，無一縣不是家家富足，戶戶能歌。所有這十縣用的書，都是向小號來販。小號店在這裏，後邊還有棧房，還有作坊，許多書都是本店裏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販賣的。你老貴姓？來此有何貴幹？」老殘道：「我姓鐵，來此訪個朋友的。你這裏可有舊書嗎？」

掌櫃的道：「有有有。你老要什麼書？我們這兒多着呢。」一面回過頭來指着書架子上白紙條兒說道：「你老瞧！這裏『崇辨堂墨選』、『目耕齋』初二三集，再古的還有那『八銘錄鈔』呢。——這都是講正經學問的。要是講雜學的，還有『古唐詩合解』、『唐詩三百首』再與高古點，還有『古文類義』還有一部寶貝書呢，叫做『性理精義』這書看得懂的，可就了不得了。」老殘笑道：「這些書我都不愛。」那掌櫃的道：「還有『陽宅三要』、『鬼微脚』、『淵海子平』諸子百家，我們小號都是全的。濟南省城，那是大地方，不用說。若要說黃河以北，就要算我們小號是第一家大書店了。別的地兒裏都沒有專門的書店，大半在雜貨舖裏，帶賣書，所有

方圓二三百里學堂裏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號裏販得去的。一年要銷上萬本呢。」

老殘道：「貴處行銷這「三百千千」我到沒有見過，是甚麼書？怎樣銷得這許多呢？」掌櫃

的道：「嘿！別哄我罷，我看你老混文雅，不能連這個也不知道。這不是一部書。『三』，是『

三字經』，『日』，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個千千呢，是『千家詩』，這千詩還

算一半是冷貨，一年不過銷五百部，其餘『三』，『百』，『千』，就銷的快了。』老殘說：「

難道四書五經都沒有入買嗎？」他說：「怎麼沒有人買呢。『四書』小號就有。』詩』，『書』

易』三經也有，若是要『禮記』，『左傳』呢，我們也可以寫信到省城裏稍去。你老來訪朋友，是

那一家呢？」老殘道：「是個柳小恩罷，當年他老爺做過我們的府臺，聽說他家收藏的書極多，

他刻了一部書名叫『書經』，都是宋元板書，我想開一開眼界，不知道有法可以看得見麼？」

掌櫃的道：「柳小恩是俺們兄弟，一個大人家，怎麼不知道呢。只是這柳小恩柳大人，早已去世，

他們少爺叫柳鳳園，是個榜，現做戶部的主事。聽說他家書多的真。都是用大板箱裝着，只

怕有好幾口箱子呢。堆在個大樓上，永遠沒有人去問他。有近房柳二爺，是個秀才，常到我們這

裏來坐坐，我問過他：「你們家那些書是些甚麼寶貝？可叫我們聽聽罷。」他說：「我也沒

有看見過是甚麼樣子。」我說：「難道你們收着不怕旺蟲嗎？」……」

掌櫃的說到此處。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拉了拉老殘說：「趕緊回去，曹州府裏來的差人，

，急等着你老說話呢。快點罷罷！」老殘聽了，說道：「你告訴他讓着罷；我陪他到刻，就回去

了。」那人道：「我在街上找了好半天了，俺掌櫃的着急的不得了，你老就早點回店罷！」老殘

道：「不要緊的，你既找着了，你就沒有的兒了。你去罷！」

店小二去後，書店掌櫃看了他去的遠了，慌忙低聲向老殘說道：「你老店裏行李值多少錢？

此地有靠得住的朋友？」老殘道：「我店裏行李也不多錢，我託他也就靠得住的朋友。你問

他，是甚麼意思呢？」掌櫃道：「曹州府現是柳玉大人，這人狠惹不起的，不論你有沒理，

只要他自己心裏覺得不錯，就上了站籠了。現在既是曹州府裏來的差人，恐怕不知是誰拔上你老了，我看是凶多吉少，不如趁此逃去罷！行李既不值多錢，就捨去了的好，還是性命要緊！」

老殘道：「不怕的，他能拿我當強盜嗎？這事我很放心。」說着，點點頭，出了店門。街上迎面來了一輛小車，半邊裝行李，半邊坐人，老殘眼快，看見喊道：「那車上不是金二哥嗎？」即忙走上前去。那車上人也就跳下車來，定了定神，說道：「嚶呀！這不是鐵二哥嗎？你怎樣到此地來？做什麼的？」老殘告訴了原委，就說：「你應該打尖了，就到我住的店裏坐坐談談罷。你從那裏來？往那裏去？」那人道：「這是甚麼時候，我已打過尖了，今天還要趕路程呢。我是從直隸回南，因家下有點事情，急於回家，不能就回去了。」老殘道：「既是這樣說，也不留你，只是請你陪坐一坐，我要寄封信給劉大哥，託你帶去罷。」說過，就向書店櫃檯對面那賣紙張筆墨的櫃檯上，買了一枝筆，幾張紙，一個信封，借了座裏的櫃臺，草草的寫了一信，交與金二。大家說了個揖，說：「恕不遠送了。山裏朋友見着，都問我好。」那金二接了信，便上了車，老殘也就回店去了。不知那曹州府來的差人究竟是否捉拿老殘，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章

#### 桃花山月下遇虎

#### 柏樹路雪中訪賢

話說老殘聽見店小二來告，說曹州府有差人來尋，心中甚為詫異：「難道玉賢竟拿我當強盜待嗎？……」及至回店裏，見有一個差人，趕上前來請了一個安，手中提了一個包袱，提着放在旁邊椅子上，向懷內取出一封信來，雙手呈上，口中說道：「申大老爺請鐵老爺安。」

老殘接過信來一看，原來是申東造回寓，店裏將狐裘送上，東造甚為難過，繼思狐裘所以不肯受，必因與行色不符，因在估衣舖內選了一身羊皮袍子馬褂，專差送來，並寫附：「如再不收，便是絕人太甚了。」老殘看罷，笑了一笑，就向那差人說：「你是府裏的差嗎？」差人回說：「是曹州府城武縣裏的壯班。」老殘這明白方纔店小二說漏掉下三字了。當時寫了一封謝信，賞了

來差二兩銀子盤費，打發去了。  
老殘又住了兩天，訪知這柳家的書，確係闖鎖在大箱子內；不但外人見不著，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見。因此，頗覺悶悶不樂，提起筆來，在牆上題一絕道：

冷翠蓮王士禮居，藝精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潭潭飽鯨魚！

題罷，唏噓了幾聲，也就睡了。——暫且放下。

却說那日，東造到府裏，與二公見面，無非勉勵些治亂世用重刑的話頭，他姑且敷衍幾句，也就罷了。玉公端茶送出。東造回到店裏，掌櫃的恭恭敬敬，將袍子一件，老殘信一封，雙手奉上。東造接來看過，心中他他不樂。適申子平在旁邊，問道：「大哥何事不樂？」東造便將看老殘身上看出的布衣，故贈以狐裘。並彼此辯論的話，述了一遍。道：「你看他隨走，到底將這袍子留下，未免太矯情了。」

子平道：「這事大哥也有點失於檢點。我見過不肯有兩層意思：一則嫌這裘價道略重，未便邀受。二則受了這寶無用處。——斷無穿狐皮袍子，配上馬街的道理。大哥既想略盡禮道，宜再人去覓一寬羊皮袍子馬褂，或布面子或繭綢面子均可。差人去去，他一定肯收。我看此人並非矯飾作偽的人，不知大哥以為如何？」

水道追：「很老，很老，你叫他照樣辦去。」  
子平一面辦妥，差了個人送去；一面右看力兄動身起程，他派縣裏委了車，輕車簡從的向平陰出發。到了平陰，換了兩部小車，推行李，往裏裏一匹馬騎着，不過一早晨，已到了桃花山脚下。再要進去，恐怕馬也不使，幸喜因有個人，——只有打銅鋪的小店——沒法，暫且歇下。向村戶人家雇了一條小馬，將馬也打發回去了，打過尖，吃過飯，向山裏進發。纔出村莊，見面前一條沙河，有一里多寬，却都是沙，惟有中間一縷河身，土人架了一個板橋，不過數丈長的光景。橋下河裏雖結滿冰，還有水聲從那冰下潺潺的流，聽着像似環搖曳的意思，知道是水流帶着小冰，與那大冰相撞擊的聲音了。過了沙河，即是東路。

原來這山從前面迴避北來，中間斷脈起伏，一時雖看不見，只是這左右兩條大路，就是兩批長嶺，岡巒重沓，到此相兌；除中峯以外，左邊一條大豁河，叫東嶺，右邊一條大豁河，叫西嶺，兩嶺裏的水，在前面相會，並成一路，左環右轉，灣了三灣，才出豁口；出口後，就是剛才所過的那條沙河了。

子平進了山口，抬頭看時，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架屏似的，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當大雪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山上枝葉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一發一雜，和畫上點畫一樣。騎驢，玩着山景，實在快樂得極，真想做句詩，描摹這個景象。正在凝神，只聽兜鑼一聲，覺得腿裏一顫，身子一搖，竟滾下山澗去了。幸喜這條路本在澗旁走的，雖滾下去，尚不甚深，況且澗裏飄灑的雪，本來甚厚。只公面上結了一層薄的，做了個雪的包皮。

子平一路滾着，那滾成一路滾着，好像從有彈簧的繩子上滾下來似的，滾了幾步，就有一塊大石將他攔住。所以一點沒有碰傷。連忙扶着石頭，才起身來。那把雪倒截了兩個一尺多深的窟窿，看那繩子，在上面雙面已經立起，兩隻後蹄還陷在路旁雪裏，不得動彈。連忙喊跟隨的人；前後一看。並那推行李的車子，影響俱無，你道是甚麼緣故呢？原來這山路，行走的人，本來不多，故那路上雪的積，比旁邊消得淺些，究竟還有五六寸深。繩子走來，一步步的不甚吃力。子平又貪着山上雪好，未曾照顧後面車子。可知那小車繩子，是要麼倒地，上往前推的，所以積雪的阻力顯得很大。一人推着，一人擡着，尚走得不快，本來去繩子已落後，半里多路了。申子平陷在雪中，不能舉步，只好忍着，等小車子到。約有半頓飯工夫，車子到了。大家歇下，來想法子。下頭人固上不去，上頭的人也不來；想了大半天，只好把細行李的繩子，解下兩條，接續起來，將一頭放下去；申子平自己將繩繫在腰裏，那一頭上邊四五個人齊力收繩，方才把繩吊了上來。跟隨人替他把身上雪撲了又撲，然後把繩子牽來，重複繫上，慢慢的行。



這路雖弄羊腸小道，忽而上高，忽而下低，石頭路徑，冰雪一凍，異常的滑，自飯後一點鐘起身，走到四點鐘，還沒百十里地，心裏愈道：『聽村莊上人說：到山窠不過十五里地，然走了三點鐘頭，才走了一半。』冬天日頭太容易落，况又是個山裏，兩邊都有鎖子遮着，愈黑得快。一面走着，一面的算，不知不覺，那日已黑下來了。

子平勒住騾驢，可推車子商道：『看看天已黑下來了。大約還有六七里地呢；路又難走，車子又走不快，怎麼好呢？』車夫道：『那也沒有法子，好是今兒是個三日，月亮得早，不管怎麼，總要趕到山上去。大約這荒僻山徑，不會有賊盜，雖走晚些，倒也不怕他。』子平道：『慢說賊盜沒有，倘或有了，我也無多行李，很不怕他，拿就拿去，也不緊。實在可怕的，是豺狼虎豹。天晚了，倘若出來了吃我們，壞了。』車夫道：『這山裏虎豹不多，有仙虎管着，從不傷人，只是狠多些，聽他水，我們都拿棍子在手表裏，也就不怕他了。』

說着，走到一條橫澗跟前。原是不山的一支小瀑布，流歸路河，瀑布冬天雖然乾了，那沖的一條石溝，尚有兩丈多深，約有二丈多寬，當面隔住。一邊是陡山，一邊是深谷，更無別處好過。子平看見如此景象，心裏小禁作起慌來，立刻勒住騾驢，等那車子走到，道：『可了不得！我們走差了路，走到死路上去了。』車夫把車子歇下，喘了兩口氣，說：『不要慌，不要慌。這條路影不顧來的，並無二條路，不會差。』我前去看看，該怎麼走。』朝前走了幾十步，回來：『路倒是好，只是不好走。你老下了騾驢。』

子平下來牽了騾，依舊走到兩面石時，原轉過大石，靠裏有八架了一條石橋。只是橋僅有兩條石柱，每條不過一尺一二寸寬，兩柱又不緊相結，當中還繫着幾寸寬一個空當兒，石上又有一層冰滑溜滑溜的，子平道：『可憐我！這橋怎麼過法？一滑腳就死，我真沒有這個膽子走。』車夫大家看了說：『不要緊，我有法子，好在我們穿的都是蒲草毛氈，腳下反把滑的，不怕他。』一個人道：『等我先走一試試試。』這話說罷，急急的走過去了，嘴裏還喊着：『好走！好走！』

走！」正尋又走回來說：「車子却沒法推，我假四個人抬一輛，作兩邊擡過去罷。」車子平道：「車子抬得過去，我却走不過去，那驢子又怎樣呢？」車夫道：「不怕的。且等我們先把你老扶過去，別的你就不用管了。」子平道：「就是有人扶着我，也是不敢走，告訴你說罷！我兩條腿已經壞了，裏邊能走路呢。」車夫說：「那們也沒有辦法，你老索性睡下來，我們兩個人抬頭，兩個人抬脚，把你老抬過去如何？」子平說：「不安，不安。」又一個車夫說：「遠這樣能：架根子，你老拴在腰裏，我們夥計一個在前頭，挽着一個繩頭，一個夥計在後頭，挽着一個繩頭，這樣走，你老胆子一壯，腿就不壞了。」子平說：「只好如此。」於是先把子平照樣扶扶過去，隨後又把兩輛車子抬了過去。倒是一個驢死不肯走，費了許多事，仍是把他眼睛蒙上，一個人牽，一個人打，才混了過去。等到一定安了，那滿地已經都是樹影子，月光已經很亮了。

大家好容易將危橋走過，歇了一歇，吃了袋裡，再望前進，走了不過三四十步，聽得遠遠嗚嗚的兩聲，車夫道：「虎叫！虎叫！」一頭走着，一頭留神聽着。又走了數十步，車夫將車子歇下說：「老爺！你別驚了，下來罷！聽那虎叫從西邊來，越叫越近了。恐怕是要到這路上來，我們避一避罷。偷到了跟前，就避不及了。」說着，子平下了驢。車夫說：「咱們捨掉這個驢子餓他罷。」

於是把驢子繫繩拴在路旁的一個小松樹上，車子就放在驢子旁邊，人却倒迴走了數十步，把子平藏在一處口壁縫裏。車夫有聲在大石脚下，用些雪把身子遮了的；有兩個車夫盤在山坡高樹枝上的；都把眼睛朝西面看着。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西邊嶺上月光之下，竄上一個物件來。到了嶺上，又是嗚的一聲，只見把身子往下一探，已到了西邊了，又是嗚的一聲；這裏的人，又是冷，又是山，止不住格格亂抖。還用眼睛看着那虎。那虎既到西邊，却立住了脚，眼睛映着月色，灼亮灼亮，並不朝着驢子看，却對着這幾個人；又嗚的一聲，將身子一縮，對着這邊撲過來了。這時候山裏，本來無風，却聽得樹梢上呼呼地響，樹上殘葉沙沙地落，人面上冷氣發發地

割：這幾個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

大家等了許久，却不見虎的動靜，還是那樹上的車夫胆大，下來喊衆人道：「出來罷！虎去遠了。」車夫等人，次第出來。方才從石壁縫裏，把子平拉出，已經嚇得呆了，過了半天，方能開口說話。問道：「我們是死的，是活的哪？」車夫道：「虎過去了。」子平道：「虎怎樣過去的，一個人沒有傷麼？」那在樹上的車夫道：「我看他從潤西沿過的時候，只是一穿，彷彿像鳥兒似的已經到了這邊了，他落脚的地方，比我們這樹梢還高着七八丈呢。落下來之後，又是一縱，已經到了這東嶺上邊。嗚的一聲，向東去了。」

申子平聽了，方才放下心來說：「我這兩隻脚，還是稀鬆稀鬆，立不起來，怎麼是好？」衆人道：「你老不是立在這裏的嗎？」子平低頭一看，方知道自己並不是坐着，也笑了。問道：「我這身子真不聽我調度了。」於是衆人攙着，勉強移步，走了約數十步，方才活動，可以自主。嘆了一口氣道：「命雖不送在虎口裏，這夜裏若再遇見剛才那樣的橋，斷不能過。肚子又飢，身上又冷，活凍也凍死了。」說着，走到小樹旁邊看那驢子，也是伏住地下，知是被那虎叫嚇的如此。跟人把驢子拉起，把子平扶上驢子，慢慢走。轉過一個石嘴，忽見前面一片燈光，祇有許多驢子，大家喊道：「好了！好了！前面到了集鎮了！」只此一聲，人人精神震動，不但人行脚下覺得輕了許多，即驢子亦不似從前畏難苟安的行動。那消片刻工夫，已到燈光之下。

原來並不是集鎮只有幾家人家，住在這山坡之上。因山有高下，故看出如層樓臺榭一般。到此大家議，斷不再走，除硬行敲門求宿，更無他法。當時走近一家，外面係虎皮石砌的牆，一個牆門，裏面房子看來不少，大約總有十幾間的光景。於是車夫上前扣門，扣了幾下，裏面出來一個老者，鬚髮蒼然，手中持了一枝燭臺，燃了一支白蠟燭，口內問道：「你們來做甚麼的？」申子平急上前，和顏悅色的，把原委述了一遍，說道：「明知並非客店，無奈從人萬不能行，要請老翁行個方便。」那老翁點點頭道：「你等一刻，我去問我們姑娘去。」說着，門也不開，他進

裏面去了。

子平看了，心下十分詫異：「難道這家八家，竟無家主嗎？何以去問姑娘。難道是個女孩兒當家嗎？」仁道想道：「錯了，錯了。想必這家是個老太太作主。這個老者想必是他的女兒，姑娘者，姑母之謂也。理語甚是，一定不會錯了。」

當時，只見那老者，隨了一個中年漢子出來，手中仍拿燭臺，說：「請客人裏面坐。」原來這家進了牆門，就是三平一間房子。門在中間，門前臺階約十餘級。中年漢子，手持燭臺，照着車子平上來，子平吩咐車夫簪：「在院子裏站一站，等我進去看下情形，再招呼你們。」子平上得臺階。那老者立在堂中說道：「北邊有個坦坡，叫他們把車子推了，驢子牽上，由坦坡進這房子罷。」原來這是個朝西的大門，姑人進得房來，是三間敞屋。兩頭各有一間隔了了的，這屋北頭是個炕，南頭空着，將車子圍圍安置兩頭，一乘五人，安置在炕上。然後老者問了子平名姓，道：「請客裏面坐。」

於是過了穿堂，就一臺階，上去有塊平地，卻是栽的花木，映着月色，異常幽秀。且有一陣陣幽香，清沁肺腑。向北乃是三間朝南的精舍，一轉俱是迴廊，用帶皮杉木做的欄柱，連得房來，上面掛了四套紙燈，斑竹簾的，甚為靈巧。兩間敞着，一間隔斷，做個房間的樣子。桌椅几案，布置極爲妥協。房間挂了一幅褐色布門簾。老者到房門口，喊了一聲：「姑娘，那姓申的客，進來了。」却着門簾掀起，裏面出來一個八九歲的女子，穿了一身布服，二藍褂子，青布裙兒，相貌莊靜，明眉闊雅，見客禮了一禮。子平慌忙長揖答禮。女子說：「請坐。」便令老者：「趕緊的做飯，客人餓了。」老者退去。

那女子道：「先生貴姓？來此何事？」子平將奉家兄命，特訪劉仁甫的話，說了一遍。那女子道：「劉先生當初就任這集東邊，現在已搬柏樹輪去了。」子平問：「柏樹輪在甚麼地方？」那女子道：「在集西有三十多里的光景。那邊路比這邊更僻，愈加不好走了。家父前日退館

回來，告訴我們說，今天有位遠客來此，路上受了點虛驚，吩咐我們遲點睡，預備些酒飯，以便款待；並說：『慢了尊容，千萬不要見怪。』

子平聽了，驚訝之至，尋思道：『荒山裏面，又無衙署，有什麼值日退直？何以前天就會知道呢？這女子可以如此大方？豈古人所謂有一林下風鏡』的，就是這樣嗎？倒要問個明白。』不知申子，能否察透這女子形骸，且看下面分解。

## 第九章

### 一 客吟詩負手圍壁

### 二 人品茗促膝談心

話說申子平正在寤思此女子舉止大方，不類鄉人，况其父在何處退直。正欲詰問，只見外面塵子動處，中年鏡子已端進一盤飯來。那女子道：『就在此西屋炕桌上罷。』這西屋靠兩窗，原是一個圓形的燒炕。靠西設了一個炕几，兩頭兩個短炕几，當中一個正方炕桌，桌子三面好坐人的。西面牆上，一個大圓洞窗子，正中鑲了一塊玻璃。窗前設了一張書案。中堂雖未隔斷，却是一間大落地罩。那鏡子已將飯，列在炕桌之上。却只是一盤饅頭，一壺酒，一盞小米稀飯，倒有四清小菜，一一無非山蔬野菜之類。並一盞腥，女子道：『先生請用飯。我少停就來。』說着，已向房裏去了。

子平本來餓極多時，於是上炕，飲了兩杯酒，隨後吃了幾個饅頭。雖是蔬菜，却清香可口，比葷菜更覺適口。吃過饅頭，又吃了一盤稀飯。那鏡子白了一盆水來，洗過臉，立起身來，在房內徘徊徘徊，每履肢體。忽抬頭看見北牆上掛着四幅大屏，草書寫得龍飛鳳舞，出色驚人。下面却是贊款：上寫着『西峯柱史正非』，下寫着『黃龍草呈清』。草字雖不能全識，也可得八九。仔細看去，原來是六首七絕詩，非備非仙，咀嚼起來，倒也有些意味。既不是寂滅虛無，又不是鉛華虎豹，看那，潤齒下書案上，又有現成的紙筆，遂把幾首詩抄下來，預備帶回衙門去，當新聞談着。



說：「無庸過謙，此是家父吩咐的。不然，我一個山鄉女子，也斷不擅自迎客。」子平道：「葉惠過，感謝已極；只是還不曾請教貴姓？尊夫人是做何處的官？在何處居住？」女子道：「姓冷氏。家父在碧霞宮上。」子平道：「這屏生的詩：是何人做的？看：只怕是個仙家罷？」女子道：「是家父的朋友，常來此地閒談，就是去年在此地寫的。這個人也是個不衫不履的人，與家父最爲相契。」子平道：「這人究竟是個和尚，還是個道士？何詩上又像道家的話，又有許多佛家的典故呢？」

女子道：「既非道士，又非和尚。其人也走俗裝。他常說：『儒釋道三教，譬如三個鋪面，掛了三個招牌。實都是賣的雜貨，柴米油鹽，都是有。不過儒家的鋪子大些，佛道的鋪子小些，皆是無所不包的。』又說：『凡道分兩層：一個叫道面子，一個叫道裏子。道裏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了。』如和尚剃了頭，道士挽了髮。叫人一望而知，那是和尚，那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剃了頭，也挽個髻子，披件衲衣，道士別了髮，着件袈裟，人又妄顛倒呼喚起來了。難道眼耳鼻舌，不是那個用法嗎？」又說：「所以這道面子有分別，那道裏子實是一樣的。」所以這黃龍先生不拘三教，隨口吟詠的。」

子平道：「聞定論，佩服已極；只是既然三教道裏子都是一樣，在下愚蠢得，倒去請教這同處在甚地方，異處在甚地方？何以又有大小之分？儒教最大，又大在甚麼地方？敢求指示！」女子道：「其同處在誘人爲善，引入處於大公。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則天下大亂。惟儒教公到極處：你看孔子一生遇了多少異端，如：沮渠溺，荷蕢丈人……等類，均不十分佩服孔子；而孔子讚揚他們不絕。——是其公處，是其大處。所以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若佛道兩教，就有偏心了。佛道不崇奉他的教，所以說出許多『天堂地獄』的話來嚇嚇人。——這只是勸人行善，不失爲公。甚則說崇奉他的教，就一切罪孽消滅，不崇奉他的教，就是魔鬼爲害，死了必下地獄等語：——這就是私了。至於外國一切教，更爭爲爭教與兵接戰

，殺人如麻，試問與他的初心合不合呢？——所以嫉忿小了。君回回教說「爲教賊死的血光，如玫瑰紫的寶石一樣，」既歸到心處了。

「只是儒教可憎，失傳已久，漢唐拘守章句，反道大旨；到了唐朝，直沒人提及。韓昌黎是個通不通文道的脚色，胡說亂道，他還要做篇文章，叫做「原道」。真正原到道反面去了。他說：「吾不出令，則失其若君，民不出粟米麻絲以奉其上，則誅。」如此說去，那桀紂很會出令的，又很會誅民的，然則桀紂之爲君是，而桀紂之民全非了。豈不是是非顛倒嗎？他却又「關佛心，倒又與和尚做朋友。所以後世學儒的人，覺得孔孟的道理太費事，不如弄兩句關佛老的話頭禪，就算是聖人之徒，豈不省事？弄的朱夫子出不了這個範圍，只好讓韓昌黎的「原道」，去解孔子的「語論」。把那「攻乎異」的「攻」字，百般扭捏，究竟總說不圓。却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於絕了。」

子聽說，竟然起敬，道：「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真是聞所未聞。只是還不懂。長沮桀溺，倒是『端』，何老倒不是『異端』？」

女子道：「皆是異端。先生知要「異」字當「不同」講，「端」字當「起頭」講，「執其兩端」，是說執其兩頭的意思。若異一當邪又講，豈不「端」要當「極」教講？「執其兩端」，便是「住了他個極教說罷。成何語說呀？聖人的意思：求途不方，則歸，異而不訪，則工，只要他爲善爲善，引人爲公起見，都盡不可。所以叫做「大德、小德、小德、小德」可也。」若只是爲攻訐起見，初起尙只以爲攻老，後來朱陸異端，遂操室之戈。併是起孔孟的：所以朱之子孫要攻陸，陸之子孫要攻朱呢？此之謂失其本心，反被孔子「斯害也已」四個字，定成鐵案。」

子平聽了。連連讚嘆，說：「今幸見如娘，如對明師。但是宋儒錯會聖人本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發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選欲」二字，「主敬」「存誠……」等字。雖皆

是古聖之言，一經宋儒提出，後世實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風俗由此而淳。」那女子觸



然一笑，秋流流媚，子平睜了一眼。子平覺得翠眉含嬌，丹脣啓秀；又似有一陣幽香沁入肌膚，不禁神魂飄蕩。

那女子伸出一隻白如玉、軟如棉的手來，隔着炕桌子，握住了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後，子平道：「請問先生，這個時候，比你少在書房裏，貴客如握住了你的手，并作教訓的時候何如？」子平默無以對。女子又道：「慈良心說，你此愛的心，比愛貴業師何如？聖人說：『好，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孔子說：『好德如好色。』孟子說：『食色性也。』子夏說：『賢賢易色。』——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說『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誠極矣。他偏要說『存誠』，豈不可恨？聖人言『情』，言『禮』，言『理』，則可以『關雎』爲首。試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不得，轉職反側。『離道可以說道』，不是人欲嗎？舉此可見聖人決不欺人處。關雎序上說道：『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是不問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賓惠臨，我不能不喜，發乎情也。先生作詩，甚爲困頓，又歷多時，宜更奮矣，乃精神煥發，可見是甚喜歡，如如發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對坐，不及發言，止乎禮義矣。——此正合聖人之道。若宋儒一種欺人，口難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何有是處。若今之舉宋儒者，直擲而巳。孔孟所深惡而痛者也。」

高言來了，蒼頭送上茶來，是兩個舊磁茶盃，淡綠色的茶，才放的桌上，清香已撲鼻。只見那女子，過茶盃，嗽了一回口，又呷一回，都吐向炕池之內去。笑道：「今日無端談到道學，先生令我腐臭之氣，污牙齒，實後長許謙的月了。」子平連聲請罪，却端起茶盃呷了一口，覺得清爽異常。嚥下喉去，覺得一直清到胃脘裏。那舌根左右，津液汨汨價來，又香又甜。連呷兩口，似乎那香氣又從口中又頂到鼻子上去，說不出來的好。問道：「這是甚際茶葉？爲何這們好吃？」

女子道：「茶葉無甚出奇，不過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虧了這水，是汲的東山

頂的泉水，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花作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嘗處吃的，都是開賣的茶葉，無非種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味道自然差的。」

說至此，只聽外有人喊道：「與姑！今日有佳客，怎不招呼我一聲？」女子聞聲，連忙立起，說：「龍叔怎麼這時會來？」說着，只見那人已經進來，着了一件深藍布百衲大棉襖，褲頭不束帶，又不着馬褂，有五來歲光景，面如渥丹，鬚髮漆黑。見了子平拱一拱手，說：「申先生來了多時了。」子平道：「亦有兩三個鐘頭了。請問先生貴姓？」那人道：「隱姓埋名，以黃龍子爲號。」子平道：「萬幸！萬幸！拜讀大作，已經許久。」女子道：「也上炕來坐罷。」黃龍子趨上炕，至炕桌裏面坐下。說：「與姑！你說請我吃筍的呢，筍在何處？拿來我吃。」與姑道：「前時倒想挖去的，偶然忘記，被滕六公佔去了。龍叔要吃，自去找滕六公商量罷。」黃龍子仰天大笑。子平向女子道：「不敢冒犯，這與姑一字，想必是大名罷？」女子道：「小名叫仲興，與姑伯伯，故叔伯伯皆自小喊我的。」

黃龍子向子平道：「申先生因不困？如其不困，今夜良，可以不早睡，明天遲起來最好。柏油地方，路險，很不好走。又有這場大雪，路影不清，跌下去有性命之憂。劉仁甫今天上點行李，大雪，干牌時候可以到集關廟，那廟不用過，動身正巧相遇了。」

子平聽說，大喜，說道：「今日得遇諸仙，三生有幸！請教上仙，這之辰，還在唐，在宋？」黃龍子又大笑道：「何知之？」子平道：「尊止明說『回首滄桑五百年』，可知不止五六百了。」黃龍子道：「善信書，則不如無書；此部之遊戲筆墨，公直當『桃花源記』讀可矣。」就舉起茶杯，那新茶，與姑兒子平杯內茶已將盡，就持小茶壺代爲斟滿。子平連連欠身道：「不敢。」亦舉起杯來詳細量。

忽聽窗外遠遠唔了一聲，那窗紙微微颯颯，價勸，屋簷紙簷價落，子平想起方才路上光景，不覺毛骨悚然。勃然色變。黃龍子道：「這是虎嘯，不要緊的。山家看着此種物事，如你們城市中人

看驢馬一樣，雖知他會踢人，却不怕他；因為相習已久，知他踢人，也不是常有的事。山上人與虎相習，尋常、兩避虎。虎也避人，故傷害人也不是常有的事，不必怕他。」子平道：「聽這聲音，雖此尚遠，何以窗紙竟可震動？這塵兒可下落呢？」

黃龍子道：「這就叫做虎威。四面皆山，故此常聚，一聲虎嘯，四山皆應，在虎左右二三十里，皆是這樣。虎若到了平原，就無這個威勢了。所 古人說：『若離水，虎若離山，便更受人狎侮的。』即如朝廷裏做官的人，無論爲了甚麼難，受了甚麼氣，只是回家來對着老婆孩子發發標，在外邊決不敢發半句硬話，也是不敢離了那 官，同那虎不敢去山。龍不敢失水的道理，是一樣的。」

子平連連點頭說：「不錯，是的。只是我還不明白：虎在山裏，爲了就有這大的威勢，是何道理呢？」黃龍子道：「你沒有念過千字文麼，這就是『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的道理。虛堂就是個小空谷，空谷就是個大虛堂，你在這門外放大爆竹，要響好半天呢。所以山城的雷，比平原的響好幾倍，也是這個道理。」說完，轉過頭來，對女子道：「瑛姑！我多口不聽你彈琴了，今日難得有嘉客在此，何妨取來彈一曲，連我也沾光聽一回。」瑛姑道：「龍叔！這是何苦來！我那琴如何彈得，惹人家笑話。申公在省城裏，彈好琴的多着呢，何必聽我這個鄉裏逆鼓？倒是我去敲瑟罷，龍叔鼓一響瑟罷，還希罕點兒！」

黃龍子說：「也罷，也罷。就是我敲瑟，你鼓琴罷。搬來搬去，也很費事，不如竟到洞房裏去彈罷。好在山家女兒，比不得衙門裏小姐，房屋是不准人到的。」說罷，便下炕來，穿了鞋子，持了燭，對子平揮手說：「請裏面去坐。」瑛姑果然下了炕，接燭先走，子平第二，黃龍子第三。

走過中堂，揭開了門簾，進到裏間，是上下兩個榻，上榻設了衾枕，下榻堆積着書畫。朝東一個窗戶，窗下一張方桌，上榻面前有個小門，瑛姑對子平道：「這就是家父的臥室。」進了榻旁

小門，彷彿迴廊似的，却有窗軒。地下鋪空鋪的木板，向北一轉，又向東一轉，朝北朝東俱有玻璃窗。窗看着離山很近，一片峭壁，穿空而上，朝下看，像甚深似的。正要前進，只聽得窸窣落石聲，彷彿山倒下來，響，脚下震震搖動，子平嚇得魂不附體。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章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空篋

話說子平聽得天崩地塌價一聲，脚下震震搖動，嚇得魂不附體，怕是山倒下來。黃龍子在身後說道：『不怕的。這是山上的凍雪被水激空了，滾下一大塊來，夾水夾雪。所以有這大的聲音。』說着，又朝向北一轉，便一個洞門，這洞不遇有兩間房大，朝外半截，窗臺上面，安着窗戶，其餘三面是軒平雪白，頂是圓的，像城門洞的樣子。洞裏陳設甚簡，有幾張樹根的坐具，却是七大小小的不勻，又都是磨得細光。几案也全是古藤天生的，不方不圓，隨勢製成。東壁橫了一張枯槎雕睡榻子，榻旁放了兩個黃竹箱子。想必是盛衣服什物的了，洞內並無燈燭，北牆上嵌了兩滴圓夜珠，有巴斗大小，光色甚紅，不甚光亮，地下鋪着地毯甚厚，微覺有聲。榻北立了一個曲尺形書架，放了許多書，都是草訂，不曾切正書頭的。壁夜明珠中間，掛了幾件樂器。有兩張瑟，兩張琴，是認得的，還有些不認得的。

瑛姑到得洞裏，將燭台吹息，放在窗戶台上，方纔坐下，只聽外面咕咕價七八聲，接連又許多聲，窗紙却不震動。子平說道：『這山裏怎樣這們多的虎？』瑛姑笑道：『鄉裏人進城，模樣不識得，被人家笑話。你城裏人下鄉，却也是這樣不識得，恐怕也有人笑你。』子平道：『你聽外面咕咕價叫的，不是虎嗎？』瑛姑道：『這是狼嗥。虎那有這們多呢？虎的聲音長，狼的聲音短，所以虎名為嘯，狼名為嗥。古人下字眼，都是有斟酌的。』

黃龍子移了兩張小長几，摘下一張琴，一張琴來。瑛姑也移了三張凳子，讓子平坐了一張。彼此調了一調絃，同黃龍子各坐了一張凳子。絃已調好，瑛姑與黃龍子商酌了兩句，就彈起來了。

初起不過輕挑優別，聲響悠柔。一段以後，散泛相結，其聲清脆。兩段以後，吟揉漸多；那瑟之句挑，夾縫中與琴之絃注相應；粗聽密彈琴鼓瑟，各自爲調，細聽則如珠鳥一雙，此唱彼和，問來答往。四五段以後，吟揉漸少，雜以拂，蒼蒼涼涼，磊磊落落，下指甚重，聲韻繁興。六七八段，間以曼荷，愈轉愈清，其調愈逸。

子平本會彈十幾調琴，所以聽得入殼。因為瑟是未曾聽過，格外留神。那知瑟的妙用，也在左手，看他右手發聲之後，那左手進退揉頭，其餘音也就隨着綺綺靡靡，真是聞所未聞。初聽還在算計他的指法調頭，既而便耳中有聲，目中無指；久之耳目俱無，覺得自己的身體，飄飄蕩蕩，如隨長風浮沉於雲霞之際。久之又久，心身俱忘，如醉如夢，於恍惚杳冥之中。鏗鏘數聲，琴瑟俱息，乃通見聞，人亦驚覺。欠身而起，說道：「此曲妙到極處。小子也曾學彈過兩年，見過許多高手；從前聽過孫琴秋先生彈琴，有一『漢宮秋』一曲，以爲絕非凡響，與世俗的不同；不想今日得聞此曲，又高出孫君漢宮秋數倍。請教叫什麼曲名？有譜沒有？」

魏姑道：「此曲名叫『海水天風』之曲，是從來沒有譜的。不但此曲爲塵世所無，即此彈法亦『中古調』，非外人所知。你們所學的，皆是一人之曲。如兩人同彈此曲，則彼此『宮』、『商』皆合而爲一；如彼『宮』此亦必『宮』，彼『商』此亦必『商』，斷不敢爲『羽』、『角』、『徵』。即使三四人同鼓，也是這樣；實是同奏，並非合奏。我們所彈的曲子，一人彈，與兩人彈，迥乎不同。一人彈的，名『自成之曲』，兩人彈，則爲『洽成之曲』。所以此『宮』彼『商』，彼『角』此『羽』，相協而不相同；聖人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就是這個道理。『和』之一字，後人誤會久矣。」

當時琪姑立起身來，向西壁有個小門，開了門，對着大聲喊了幾句，不知甚話，聽不清楚。看黃龍子亦立起身，調琴瑟懸在壁上。字平於也立起，走到壁間仔細看那夜明珠到底甚麼樣子，以便回去誇耀於人。或走至珠下，伸手一摸，那夜明珠都甚熱，有些烙手，心裏詫異道：「這是

甚麼道呢？……」看黃龍子琴瑟已俱挂好，再問道：「先生，這是什麼？」黃龍子笑着道：「龍珠之珠，你不認得嗎？」子平又問：「龍珠怎樣會熟呢？」黃龍子道：「這是火龍所吐的珠，自然熟的。」子平說：「火龍珠，那得如此一樣大的一對呢！雖說是火龍，難道永遠這般熱麼？」

黃龍子道：「然則我說的話，先生有不信的意思了，既不信，我就把這珠的道理開給你看看。」說着，便向那夜明珠的旁邊一個小銅片子一拔，那珠子便像一扇門似的張開了。原來是個珠殼，裏面是很深的曲池，當中用蒲花綠捲的個燈心，外面用十層紙做的個筒，上面有個小煙囪，從煙囪裏出去，上頭有許多黑烟，同洋燈的道理一樣，却不及洋燈精緻，所以不免有黑煙上去，不過毛就笑了。再石排珠殼，原是大螺殼磨出來的，所以也不及洋燈光亮。

子平道：「與其如此，何不弄個洋燈，豈不省事呢？」黃龍子道：「這山那裏有洋貨鋪呢？這油就是剛出出的，與你們講的洋油一樣物件，只是我們不會製造，所以油色也濁，光也不足，要

做，壁子裏調點呢。」說過，便將珠殼圍好，便舊是兩個夜明珠。

子平問：「隨地種是什麼做的呢？」黃龍子道：「是養草和麻做的。」子平道：「什麼叫養草？又是怎樣製造的？」黃龍子道：「因為這草可以做成衣用，所以名叫做養草。當養草半枯的時候，取出曬乾，磨成細粉，和成麻漿，就織成了。這就是頭上的手巾。山地多潮濕，所以先用養草織子，再加這麻粉，人就受病了。這壁上也是養草粉和着紅色膠泥塗的。既織成，又混寒氣，因此你們所用的石灰多呢。」

子平又向壁子懸着一物，像似棉花的弓，却安了無數的絃，知道必是樂器。就問：「這個叫甚麼名字？」黃龍子道：「名叫『琴瑟』」。子平用手撥撥，也不甚響，因道：「我從小聽詩，題目裏就有『琴瑟引』，却不知道是這個樣子。請先生彈兩聲，以廣見聞如何？」黃龍子道：「這樂器有甚麼意味，我看時候何如，再請一個客來，就彈了。」

「此刻不過真正，恐怕家跡跡，還沒有睡醒，去請一請心。」遂問瑛姑道：「申公要聽甚麼，不知家阿處，能來不罷？」瑛姑道：「蒼頭送茶來，我叫他去開開看。」於是又坐下。蒼頭捧了一個小紅泥爐子來，一個水煎子，一個小茶壺。幾個小茶壺，安插左邊，幾個小茶壺，安插右邊。你到茶壺，問瑛姑道：「你到茶壺，問瑛姑道：『能來不罷？』蒼頭送茶去了。此時三人在窗櫺間，花兒旁坐着，子平看窗櫺，取來一看，面上題了四個大字，曰『此中入語』。揭開窗櫺，也有詩，『有文』，惟長短的句子歌詠甚多，俱手錄。字跡娟好，看了幾首，都不甚懂。雖然聽得一『中』，中有梅花幾句，寫着四首四詩，是個單張子，裏面寫着『瑛姑道：『這紙我想寫去，以本可以。』瑛姑拿過去看了看，說：『你喜歡，拿去就是了。』

子平接過，再細看，土寫道：

「虎山乳鹿，當開戶，明牛食，惡生青魯。」

「飛鸞狼，乳虎之食，飛騰上，立家當。」

「虎山乳鹿，當開戶，明牛食，惡生青魯。」

「飛鸞狼，乳虎之食，飛騰上，立家當。」

「虎山乳鹿，當開戶，明牛食，惡生青魯。」

「飛鸞狼，乳虎之食，飛騰上，立家當。」

「虎山乳鹿，當開戶，明牛食，惡生青魯。」

「飛鸞狼，乳虎之食，飛騰上，立家當。」

「虎山乳鹿，當開戶，明牛食，惡生青魯。」

「飛鸞狼，乳虎之食，飛騰上，立家當。」

「虎山乳鹿，當開戶，明牛食，惡生青魯。」

「飛鸞狼，乳虎之食，飛騰上，立家當。」

「虎山乳鹿，當開戶，明牛食，惡生青魯。」

「飛鸞狼，乳虎之食，飛騰上，立家當。」

「虎山乳鹿，當開戶，明牛食，惡生青魯。」

馬鞍；後面的一個，有一三四歲，着的是翠藍襖子，紅地白花的袴子，頭上正中挽了髻子，插了個絲燕雀子似的一枝翠花，走一步顛顛巍巍的。

道來，彼此讓了坐。璵姑先介紹說：「這是城武縣申老父家的令弟。今日趕不上集店，在此借宿；適值叔也來，彼此談得高興，申公要聽三韻，所以有勞兩位芳駕。擾破清靜，罪過得很！」

兩人齊道：「豈敢，豈敢。只是下里之音，不堪入耳。」黃龍子說：「也無甚過謙了。」璵姑隨又指着年長的紫衣的對子平道：「這位是扈姑姐姐。」指着年幼的翠衣的道：「這位是勝姑姑妹子。都住在我們這聚鄉，平常最相得的。」子平又說了幾句客氣的套話，却看那扈姑，豐頰長眉，眼如銀杏，口輔雙渦，唇紅齒白，於豔麗之中，有股英爽之氣；那姑幽姿俊俏，眉目清爽。蒼頭進前，取水瓶，將茶壺注滿，將清水注入茶瓶，即退出去。璵姑收了兩個盞子，各敬了茶。

黃龍子道：「天已不早了，請起手罷。」璵姑於是取了筯，遞給扈姑。扈姑不肯接手，說道：「我彈箏懷不及瑛妹，我却帶了一枝角來，勝妹也帶得鈴來了，不如竟是瑛妹彈箏漢，我吹角，勝妹搖鈴，豈不大妙？」黃龍子道：「善，善，就這們辦。」扈姑又道：「龍叔做什麼呢？」

黃龍子道：「我管聽。」扈姑道：「不害臊！稀罕你聽！龍吟虎嘯，你就吟罷。」黃龍子道：「水龍纔會吟呢，我是個困裏的龍，只會潛而不用。」璵姑說：「有了法子了。」將筯槩放下，跑到草壁几上，過一架馨來，放在黃龍子面前說：「你就半嘯半擊磬，幫襯幫襯音罷。」

於是扈姑遂從襟底，取出一枝角來，光彩奪目，如玉一般。先緩緩地吹起來。原來這角，面有個吹孔，旁邊有六七個小孔，手指可以按放，亦復有宮商徵羽，不似巡街兵吹的海螺，只是嗚嗚啾啾。聽那角聲，吹得嗚咽頓挫，其聲悲壯。當時璵姑已將空篋取在膝上，將絃調好，聽那角聲的節奏。勝姑將小鈴取出，左手揪了四個，右手揪了三個，亦凝神看着扈姑。只見扈姑角聲一闋將終，勝姑便將兩手七鈴同時取起，商商價價搖。鈴起之時，璵姑已將空篋舉起，蒼蒼涼涼，緊鈎索摘，連聲帶拂。鈴聲已止，筯槩了東漸續，與角聲相和，如狂風吹沙，屋瓦欲震。那七個鈴



便不一齊都響，亦復參差錯落，應機赴節。這時黃龍子隱几仰天，撮唇齊口，登嘯相和。爾時喉聲，角聲，絃聲，鈴聲，俱分辨不出。耳中但聽得風聲，水聲，人馬蹙踏聲，旌旗摺摺聲，干戈擊刺聲，金鼓薄伐聲。約有半小時；黃龍子舉起雙擊子來，在磬上鏗鏗鏘鏘的亂擊，協律諧聲，乘虛踏隙。其時篳篥漸稀，角聲漸低，惟餘清磬，錚鏘未已。少息，勝姑起立，兩手筆直，亂鈴再搖，衆樂皆息。

子平起立拱手道：「有勞諸位，感戴之至。」衆人俱道：「見笑。」子平道：「請叫這曲叫什麼名兒？何以頗有殺伐之聲？」黃龍子道：「這曲叫『枯榮引』，又名『胡馬嘶風曲』，乃軍陣樂也。凡擊篳所奏，無和平之音，多半淒清悲壯；其至急者，可令人泣下。」

談心之頃，各人已將樂器送還原位，復行坐下。扈姑對瑛姑道：「瑛姑怎樣多日未歸？」瑛姑道：「大姊姊因外甥子不舒服，開了兩個多月了，所以不曾來得。」勝姑說：「小外甥子甚麼病？怎麼不趕緊治呢？」瑛姑道：「可不是麼。小孩子洩氣，治好了，他就亂吃。所以又發，已經發了兩次了，何嘗不替他治呢？」

又說了許多家常話，扈姑，勝姑，遂立起身來告辭要去。子平也立起身來，對黃龍子說：「我們也前面坐罷。此刻怕有子正的光景，瑛姑娘也要睡了。」說着，同向前面來，仍從迴廊行走，只是窗上已無月光，窗外峭壁上半截雪白燦亮，下半截已經烏黑，是十三日的月光，已經大歪西了。走至東房，瑛姑道：「二位就在此地坐罷。我這姊妹姊妹出去。」到了堂屋，扈姑勝姑齊說：「不用送了，我們也帶了個蒼頭來，在前面呢。」聽他們又唧唧噥噥了好久，瑛姑方回。黃龍子說：「你也回罷，我還坐一刻呢。」瑛姑也就告辭回洞，說：「申先生就在場上睡罷，失陪了。」說着，自去了。

瑛姑去後，黃龍子道：「劉二甫却是個好人，然其病在過真，處山林無餘，處城市恐不能久；大約一年的緣分，你們是有。過此一年之後，局面又要變了。」子平問：「一年之後，是甚

「風光景？」黃龍子道：「小有變動。」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局面就大不同了。」子平問：「是真是假呢？」黃龍子道：「自然是壞。然壞則是好，好即是壞；非壞不好，非好不壞。」子平道：「這話我真不懂了。好是壞，壞是壞，像元氣這種說法，豈不是好壞不分了嗎？」黃龍子道：「不才往常見人說『佛經』，甚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越論越埋之口頭禪』，常覺得頭昏腦脹，今日見先生，以『如我輩見了青天，不想說這套佛經』，豈不令人醒？」

黃龍子道：「我且問你：比如這個月亮，十五就圓了，三十就暗了，上弦下弦就明暗一半了。那初三四五的，亮只有一牙；請問他怎麼使會慢慢長起來了？十五以後怎麼慢慢長去又會熄滅了呢？」

子平道：「這個總容易明白。因為月原本無光，受太陽的光，所以朝太陽的半圓是明的，背太陽的半圓是暗的。初四四身斜對太陽，所以眼看見的只是三分明七分暗；初八初九，其實月球毫無分別，只是半個明，半個暗，盈虧圓缺，都是眼暗現出來，與月亮毫無相干。」

黃龍子道：「你既明白這個道理，應須明白『好即是壞，壞即是好』，『明那方球的明暗，是一個道理。』」

子平道：「這個道理實不能同。月球陰陽圓缺，實有明暗；因太遠是半個明的，半個暗的。所以明的一邊朝人，人說月圓了。暗的一邊朝人，人說月黑了。初八二十，人對他個面，所以覺得半明半暗，就叫做上弦下弦，因人所看的方面不同，喚做個盈虧圓缺。若正二十八九，月靠公婆的時候，人若從後到月球上邊去看，自然仍是明的，這就是明暗的道理，我們都懂得的，然究竟半明半暗的，半個明的，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半個暗的終久是暗，半個暗的終久是暗。若說『暗即光明，明即暗』，理性總不能通。」黃龍子道：「王說得高矣。只聽背後有人道：『申先生，你錯」

了！他畢竟此人是誰。且看其後必解。

### 第十一章 疫鼠傳染成害焉 痢疾流災化毒龍

却說甲子年，與黃龍子辨論，忽聽背後有人喊道：「申先生，你錯了！」回頭看時，却原來正是瑛姑。已換了裝束，僅穿一件花布小襖，小脚膀子，露出着六寸金蓮，穿一雙靈芝頭板鞋，得聰明俊俏，一雙眼珠兒，黑白分明，都像秋水似的。甲子年連忙立起。說：「瑛姑還得嗎？」瑛姑道：「待我聽，聽二位，得高興，故再來聽二位辨論，好長點學問。」甲子道：「不才初學辨論，只是性質愚魯，一時不能澈悟，所以有勞黃龍先生指教。方纔姑娘說這了，請指教一二。」

瑛姑道：「先生不是不明白，是沒有多想一想。大凡人都是聽人家怎樣說，便怎樣信，不思達出自己的聰明。你方纔說月半個明的，終久是明的，試思月在天，是動的，是不動的呢？月繞地，是人人都曉得的。既知道他繞地，則不能不動，即不能轉，是很明顯的道理了。月既轉，何以對着太陽的一面永遠明呢？可見月球全身都是一樣的質地，無論轉到那一面，凡對太陽的，總是明的了。由比可知，無論其為明暗，其月球本體，毫無增減，亦無生，其理本來易明，都被宋以後的三教子孫，攪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去做經注，把那三教聖人的精義都注歪了。所以天降奇災，北拳南革，要將歷代聖賢，一筆抹盡，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為奇與。不生不死，即生即死，即死即生，那裏有錯過一絲毫呢？」

甲子平道：「方纔月球即明即暗的道理，我方有二分明白，今又被姑娘如此一說，又把我送到黑暗籠裏去了。我現在也不想明白這道理了，請二位將那一五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大不相同一情形，開示一二。」

黃龍子道：「三元甲子」之論，問下是曉得的。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關

下想必也是曉得的。『子平答應一聲道：『是』。

黃龍子又道：『如一個甲子，與以前三個甲子不同，此名爲「轉關甲子」：此甲子六十年中，要將以前的事，行改變。同治十三年甲戌，爲第一變，光緒十年甲申，爲第二變，甲午爲第三變，甲辰爲第四變，甲寅爲第五變：……五變之後，諸事俱定。若是咸豐甲寅生的人，活到八十歲，這六甲變態，倒是親身閱歷，倒也是個極有意義的事。』

子平道：『前三甲的變動，不才大概也都見過了，大約甲戌穆宗毅皇帝上升，大局爲之一變，甲申爲法蘭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後，大局又爲之一變，甲午爲日本侵我三省，俄德出爲調停，借收漁翁之利，大局又爲之一變：……此都已知道了。請問後三甲的變動如何？』

黃龍子道：『這就是北拳兩革了。北拳之亂，起於戊子，成於甲子。至庚子，子午一冲而爆發，其與也勃然，其滅也忽然，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自宮闈，下至將相而止，主義爲壓漢驅洋。南革之亂，起於戊戌，成於甲辰，至庚戌，辰辰一冲而爆發，然其與也漸進，其滅也漸消，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下自士大夫，上亦至將相而止，主義爲逐滿興漢。……此二亂無，皆所以釀劫運，皆所以開文明也。』

『北拳之亂，所以漸漸逼出甲辰之變法；南革之亂，所以逼出甲寅之變法；甲寅之後，文明大著，甲外之猜疑，滿漢之嫌疑，盡皆銷滅。魏真人「參同契」所說：「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屬土，萬物生於土，故甲辰以後，爲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拆甲，如荀之解纜，其實滿目所見者，皆木甲竹掃也，而眞苞已隱藏其中矣。十年之間，鐘甲漸解，至甲寅而齊，寅屬木，爲花萼之象；甲寅以後，爲文明華敷之世，雖燦爛可觀，尙不足與他國齊趨並駕。直至甲子，爲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後由歐洲新文明，進而復我三皇五帝舊文明，駸駸進於大同之世矣。然此事尙遠，非三五十年事也。』

子平聽得歡欣鼓舞，因又問道：『像這北拳南革，這些人究竟是何因緣？天爲何要生這些人？』

先生是明道之人，正好請教。我常常是不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既好生，又是世界之主宰，爲甚麼又要生這些惡人，做甚麼呢？俗語說，豈不是瞎搗亂嗎？』

黃龍子點頭長嘆，默無一言。稍停，問子平道：『你真非以爲上帝是尊無二上之神聖嗎？』子平答道：『自然是。』黃龍子搖頭道：『還有一位尊者，比上帝還靈了得呢！』

子平大驚，說道：『這就奇了！不但中國自有尊靈以來，未曾聽得有比上帝再尊的；即環球各國，也沒有人說上帝之上，更有那一位尊神的。這真是聞所未聞了！』黃龍子道：『你看過佛經知道阿修羅王，與上帝爭戰之事麼？』子平道：『那却曉得，然我確不信。』

黃龍子道：『這話不但佛經上說，就是西洋各國宗教家，也知道有魔王之說，那是絲毫不錯的。須知阿修羅隔若干年，便與上帝爭戰一次，末後總是阿修羅敗，再過若干年，又來爭戰。試問當阿修羅戰敗之時，上帝爲甚麼不把他滅了呢？等他過若干年，又來害人？不知道他害人，是不智也；知道他害人而不滅之，是不仁也；豈有個不仁不智之上帝呢？足見上帝的力量，是滅不動他，可想而知了。譬如兩國相戰，雖有勝敗之不同，而彼一國既不能滅此一國，又不能使一國降伏爲屬國，雖然戰，而兩國仍爲平等之國，這是一定的道理。上帝與阿修羅亦然；既不能滅之，又不能降伏之，惟吾之命是聽，則阿修羅與上帝，便爲平等之國了。而上帝與阿修羅，又有不能出這位尊者之範圍，所以曉得這位尊者，位分實在上帝之上。』

子平呆了，更加驚異，忙又問：『我從未聽說過，請教這位尊者，是何法號呢？』

黃龍子道：『法號叫做勞力尊者，勞力之所至，雖上帝亦不能違拗他。我說個比方給你聽。上天有好生之德，由春而夏，由夏而秋，由秋而冬，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你試想若夏天之樹木，百草白蟲，無不滿足的時候，若由着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不要一年，這地球便容不得了，又到那裏去找塊空地，容放這些物事呢？所以就讓這霜雪寒風出世，拚命的一殺，殺得乾乾淨淨的，再讓上天來好生；這霜雪寒風，就算是阿修羅的部下，又可知這一生一殺，都

是勢力尊者的作用。此尙是粗淺的。不甚的確；要推其精義，有非一朝一夕所能算得盡的。

瓊姑道：「龍又今何以發出這等奇關的議論，不但申先生未曾聽說，連我也未曾聽說過，究竟還是真有這勢力尊者呢？還是龍叔的寓言？」

龍子道：「你且是一個上帝沒有；如有一個上帝，則一定有一個勢力尊者。要知道上帝可阿多羅，是勢力尊者的身。」

瓊姑拍掌大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勢力尊者，就是儒家說的個「無極」。上帝阿多羅王，合起來是個「太極」。對不對呢？」黃龍子道：「是，不錯。」申子平亦歡喜起立道：「被瓊姑這一說，連我也明白了。」

黃龍子道：「慢。是却是了，然而被你們這一講，豈不上帝阿多羅，就成了宗家說的寓言了？若是寓言，就不如竟說「無極」「太極」的妥當。要知上帝阿多羅，乃有萬人，實有事，且等我慢慢講與你聽。不懂這個道理，萬不能明白北拳南草的根源。將來申先生庶幾不至於感到這兩重惡障裏去；就是瓊姑這根尚淺，也該留心點爲是。」

「我這講這勢力尊者，即主持太陽宮者也。環繞太陽之星，想這個太陽爲主動力；由此可知，凡屬這個太陽部的勢力，總是一樣，無有分別。又因這風動力所及之處，與那本地的風動力相一，生出種種相，莫可紀述。所以各家所書，總不及儒家的「易經」爲最精妙。易經一書，專論「交象」。何以謂之「交象」？你且看這「交」字。一「及」乃兩手指在桌上畫道：「一撇一捺，這是一交；又一撇一捺，這又是一交；天上天下，一切事理，盡於這兩交了。初交爲止，再交一變，一正一變，互相乘除，就沒有紀數了。這個道理甚精微，他們算學家略懂得一點；算學家說同名相乘爲止，異名相乘爲負，無論你加減乘除怎樣算法，總出不了這正負兩個字的範圍。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說：「再思可矣」。只有個「再」，沒有個「三」。



以不受天理國法人情的拘束，豈不大痛快呢？可知太監快了，不是好事；喫得痛快，傷食；飲得痛快，病酒；今者不啻天理，不異國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這種痛快，不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

與姑道：「我也常聽父親說起，『現在上帝失權，阿修羅當道。』然則這北拳南草，都是阿修羅部下的妖魔鬼怪了。」黃龍子道：「那是自然。聖賢仙佛，誰肯做這些事呢？」

子平問道：「上帝何以也會失權？」黃龍子道：「名為『失權』，其實只是『讓權』。并『讓權』二字，還是假名，要論其實在，只可以叫做『伏權』。譬如秋冬的肅殺，難道真是殺嗎？只是將生氣伏一伏，蓄點力量，做來年的生長。道家說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又云：『取已陳之芻狗，而臥其下，必昧。』春夏所生之物，當秋冬都是已陳之芻狗了；不待不洗刷一番；我所以說是勢力尊者的作用。上自三十三天，下至七十二地，人非人等，共總只有兩派：一派講公利的，就是上帝部下的聖賢仙佛；一派講私利的，就是阿修羅部下的鬼怪妖魔。」

申子平道：「南草既是破壞了天理國法人情，何以還有人信服他呢？」黃龍子道：「你當天理國法人情，是到南草的時代纔破敗嗎？久已亡失的了。」西遊記是部傳道的書，滿紙寓言。他說那烏雞國王，現坐着的是個假土，真王却在八角琉璃井內。現在的天理國法人情，就是坐在烏雞國金鑾殿上的個假王，所以要借南草的力量，把這假王打死，然後慢慢地從八角琉璃井內把真王請出來，等到真天理國法人情出來，天下就太平了。」子平又問：「這真假是怎樣個分別呢？」

黃龍子道：「西遊記上說養呢，『叫太子問母后，便知道了。』母后說道：『三年前之溫又暖，三年之冷如冰。』這『冷』『暖』二字，便是真假的憑據。其講公利的人，全是一片愛人的心，所以發出是口暖氣；其講私利的人，全是一片恨人的心，所以發出是口冷氣。還有一個



秘訣，我儘敢奉告，請牢牢記住，將來就不至入那北拳南草的大劫了。北拳以有鬼神爲作用，南草以無鬼神爲作用。說有鬼神，就可以裝妖作怪，鼓惑鄉愚，其志不過如此而已。若說無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第一條說無鬼，就可以不敬祖宗，爲他家庭革命的根源；說無神，則無陰譴，無天刑。一切違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又可以掀動敗子弟的輿頭。但他必須住在祖并或外國，以賜他反背國法的手段；必須痛詆人說有鬼神的，以贖他反背天理的手段；必須說叛臣賊子是豪傑，忠臣良吏爲奴性，以贖他反背人情的手段：——大都皆有辯才。以文其說，就如那妒婦破壞人家；他却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說出來，可知道家也却被他做了。南草諸君的議論，也有驚采絕艷的處所，可知道世道却被他擾壞了。總之這種亂黨，其在上海日本的，容易辨別，其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難以辨別。但牢牢記住：事事託鬼神，便是北拳黨人，力關無鬼神的，便是南草黨人，若此等人，敬而遠之，以免殺身之禍，要緊要緊。」

申子平聽得五體投地佩服，再要問時，聽窗外晨雞，已經喔喔的啼了。瑛姑道：「天自不早了，真要跨了。」遂道了一聲安置，推開角門進去。黃龍子就在對面榻上取了幾本書做枕頭，身子一歇，已經鼾聲雷起。申子平把將纔的話又細細的默記了兩遍，方始睡臥。暫且無話。

申子平一覺睡醒，紅日已經滿窗，慌慌起來，黃龍子不知幾時，已去了。老蒼頭送進熱水洗臉：少停，又送進幾盤幾盞的早飯來，子平道：「不用費心，替我姑娘前道謝，我還要趕路呢。」

說着，瑛姑已走進來，說道：「昨日龍叔不說嗎！劉仁甫午牌時候，方能到關帝廟呢。你早去是沒用的，還是用過飯去不遲。」

子平依話，用了飯，又坐了片刻，便辭了瑛姑，逕奔山集去。欲知申子平此去，請得動劉仁甫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寒風凍黃河水 曉氣催成白雲辭

話說申子平來到集上，只見那集上人烟稠密，店舖不多，兩邊地攤售賣農器器具，及鄉下物件的，不一而足。開了幾日，申子平尋着了開香廟，然劉仁甫已到，相公敘過寒暄，便將老殘取，與一席。

老殘取了，說：「任，相人，不備衙門規矩，才又短，恐怕累令兄知人之明，約是不去的好。為接看金二哥帶來鐵哥的話，說：『定叫云，吳老住，地方柏樹路難走，覓不着，所以連停在此路而辭。』」總請二先生代為力辭，方好。不是魏德，也不是老齊，實在恐不勝任，有誤。原諒！」

申子平說：「何必過謙。家兄恐別人請，勸先生，所以叫小弟來請的。」劉仁甫見辭不掉，只好自己沒事，同申子平到城武，申東原果然待以上賓之禮，其餘一切均照老殘所屬的辦理，初起也還有一兩起盜案，一月之後，竟了犬不夜吠的境界了。這且不表。

老殘考殘由東昌府回，打算回城去，一日走到齊河縣城門外，看那街上，家家客店，都裏滿的。老殘詫異道：「齊河此地沒有這們熱鬧，這是甚緣故呢？」正在躊躇，只見門外進來一人，山中道：「好子，快好了。快打過了。大約明日一早晨就可以過去了。」老殘也無暇問，且找了店家問道：「有屋子沒有？」店家說：「都住滿了，請到我家去罷。」老殘說：「我已走了兩家，都沒有屋子，你可以對付一個罷。」店家道：「此地實在沒法了，隔牆鄰裏，先發走了一對客，你老趕緊去，或者還沒有住滿的。」老殘隨即到東邊店裏問了店家，果然有兩間屋子空着，當即搬了行李進去，且小二跑來打了洗臉水，拿了一枝擦着了的臉容放在桌上，說道：「客人抽煙。」老殘便問：「這兒為甚麼這們熱鬧，各家客店都住滿了？」店小二道：「到了幾天的北風，打六箇兒，河裏凍得凌凌塊子，有箇把屋子大，漏漚漚不敢

走。恐怕擡上凌，船就要壞了。到了昨日，上灣子凍補住了，這灣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却又被河上全凍，船隻隻渡船都凍河死死的。昨兒晚上，東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見撫臺回話，走到此處過不去，急的甚哩似的人，在縣衙門裏，派了河夫地保打凍，今兒打了一天，看看可以過了，只是候裏不要歇手，歇了手，還是凍上。你老看，客房裏都滿着，全是過不去河的人。我的店裏，今早晨還是滿着，因為有一幫客，內中有個年老的，在河沿上看了半天，說：「凍是打不開的了，不必在這裏死等，我趕到維口看有法子想沒有，到這裏再托主義罷。」午晚時候纔開車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真沒有屋子住。」店小二將話說完，也去了。

老殘洗完了臉，把行李鋪，把房門鎖上，也出來步到河堤上看。只見那黃河從東岸上下來，到此間正是個灣子，因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兩岸相距到二里，若以河水面論，也不寬，把尖寬日光景，只是而前的冰，插重疊疊，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一上，走了一二百步，只見那上灣子冰，還一塊一塊的慢慢滾來，到地地被順頭的凍住，走不動，就站住了。那後來的冰趕上他，只擠，噹噹響，後冰被凍，流水流的緊了，就滾到冰上頭去。前冰後冰，漸漸滾下去了，河面不過百十丈寬，當中人溜，約莫小二三丈。兩邊俱是平水，這平水之上，早已結了冰，冰面却是平的，被吹來的塵土蓋住，却像沙灘一般。中間則是一層大溜，那溜仍然勝多，有聲，有聲，將走不前去。冰擠的聲氣，那兩邊平水上的冰，被管管擠擠了，往岸上跑。那冰把橋，岸上有五六丈遠，許多碎冰被擠的站起來，像個小橋拆似的。有了有點把鐘工夫，這一截子的冰，又擠死不動了。

老殘復行往下游走去，過了原來的地方，是往下走，只見有兩隻船，船上有了來個人，都拿着木竿打冰，望前打些時，又響後打。河的對岸，也有兩隻船，也是他們打。看看天色漸漸昏了，河沿河店，再看那堤上柳樹，一棵一棵的影子，都已照在地下，一絲一絲的搭的，原來月光已經放出光亮來了。回到店裏，開了門，破店小二，點上了燈，吃過晚飯，又到堤上閒步。

這時北風已息，誰知道冷氣逼人，比那有風的時候，還利害些。幸得老殘早已換上申東造所贈的羊皮袍子，故當此苦寒，還支撐得住。只見那打冰船還在那裏打，每個船上點了一個小燈籠，遠遠看去，彷彿一面是一正堂二字，一面是一齊河縣三字，也就由他去了。抬起頭來看那南面的山，一條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幾片白雲，夾在裏面，所以看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是從背邊透過來；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東去，越望越遠，漸漸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甚麼來了。

老殘對着雪月交輝的景子，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兩句，若非經歷北方苦寒景象，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個「哀」字下的好呢？這時月光照的滿地灼亮，抬起頭來，天上的星，一個也看不見；只有北邊北斗七星，開陽搖光，像幾個淡白點子一樣，還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裏想道：「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這樣瞎混下去，如何是個了局呢？」又想到詩經上說的「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現在國家正當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就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樣個了局？因是如此，丈夫何以家爲。想到此地，不覺洒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走回店去。

老殘一面走着，覺得臉上有樣物件附着似的，用手一摸，原來兩邊着了兩條滴滑的冰。初起不懂甚麼緣故，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原來就是方纔流的淚，天寒，立刻就凍住了，地下必定還有幾多冰珠子呢。悶悶的回到裏，也就睡了。

次日早起，再到隄上看，見那兩隻打冰船，在河邊上，已經凍實在了。問了隄旁的人，知道

昨晚到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凍上，往後打去，前面凍上，所以今晚歇手不打了。大總等冰結牢壯了，從冰上過罷。因此老殘也就只有這法子。鬧着無事，到城裏散步一回，只有大街上有幾家舖面，其餘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個荒涼寥落的景象。因北方大都如此，故見了也不甚詫異。回到房中，打開書篋，隨手取本書看，却好有一本「八代詩選」記得是在省城裏，替一個湖南人治好了病，送了當謝儀的，省城裏忙，未得細看，隨手取收在書箱子裏了，趁今天無事，何妨仔細看他一遍。

原來是二十卷書：頭兩卷是四言，卷三至十一是五言，十二至十四是新體詩，十五至十七是雜言，十八是樂章，十九是歌謠，卷二十是雜著。再把那細目翻來看，見新體裏選了謝眺二十八首，沈約十四首，古體裏選了謝眺五十四首，沈約二十七首。心裏很不明白，就把那第十卷與那十二卷取出來對着看看，實看不出什麼古體與新體分別處來，心裏又想：「這詩是任選的末個八意呢？這人真一時盛名，而「湘軍志」一書，做的委實是好，有目共賞，何以這詩選的末個八意呢？……」既而又想：「沈歸愚選的「古詩源」將那歌謠與詩混雜一起，也是大病。王漁洋「古詩選」亦不能有當人意。算來還是張翰風的「古詩錄」差強人意。」——莫管他怎樣呢，且把古人的吟詠，消遣開愁悶了。」

於是便把那詩一首一首的看下去。看了半首，得到店門口閒立，立了一會，方要回去，見一個戴紅纓帽子的家人，走近前，打了一個千兒，說：「鐵老爺幾時來的？」老殘道：「我昨日到的。」嘴裏說着，心裏只想不起這是誰的家人。那家人見老殘彷彿着，知道定認不待了，便笑說道：「家人叫黃升，啟上是回德園黃老爺。」老殘道：「哦！是了，是了。我的記性真壞，我常到你們公館裏去，怎麼就不認得你了呢？」黃升道：「你老實人多忘事罷！」老殘笑道：「人雖不貴，忘事倒實在多的。你們貴上是幾時來的？住在甚麼地方呢？我也正問的慌，找他談天去。」

黃升道：「敝上是總辦張大人委的，在這齊河上下，買八百萬料，現在料也買齊全了，驗收委員也驗收過了，正打算回省銷差，剛剛這河又堵上了，還等兩天纔能走呢。你老也住在這店裏嗎？在那屋裏？」老殘用手向西指道：「就在那西屋裏。」黃升道：「敝上也住在上房北屋裏，前兒晚上纔到，前些時都在工上，因為驗收委員過去了，纔到這兒的。此刻是在縣裏吃午飯，吃過了，李大人請着說閒話，晚飯還不定回來吃不呢。」老殘點點頭，黃升也就去了。

原來此人名黃應圖，號人瑞，三十多歲年紀，係江西人氏，其兄由翰林轉了御史，與軍機達拉密至好，故這黃人瑞捐了個同知來山東河工效力，有軍機的八行，撫臺是格外照應的，眼看大案保舉出奏，就是個知府大人了。人倒也不甚俗，在省城時，與老殘亦頗來往過幾次，故此認得。老殘又在門口立了一刻，回到房中，也差不多黃昏的時候。到房裏又看了半本詩，看不見了，門上燈燭，只聽房門口有人進來，嘴裏喊道：「補翁！補翁！久違的很了！」老殘慌忙立起來看，正是黃人瑞；彼此作過了揖，坐下，各自談了些別後的事情。

黃人瑞道：「補翁還沒有用過夜飯罷？我那裏雖然有人送了個一品鍋，幾個碟子，恐怕不中吃，倒是早起我叫廚子做了一隻肥雞，大還可以下飯，請到我屋子裏去吃飯罷。古人云：『早雞早雨，晚雞來。』這凍河的聊，比風雨更難受，好友相逢，這就不寂寞了。」老殘道：「甚好，甚好，既有佳肴，你不請我，也是來吃的。」人瑞看桌上放的書，隨手揭起來一看，是「八代詩選」說：「這詩總算選得好的。」也看了幾首，丟下來說道：「我們那屋裏坐罷。」

於是兩個人出來，老殘把管理了一理，拿把鎖把房門鎖上，就隨着人瑞到上房裏來。看是三間屋子，一個裏間，兩個開間，堂屋門上掛了一個大呢夾板門簾，中間安放一張八仙桌子，桌子上鋪了一張漆布。人瑞問：「鋪好了沒有？」家人說：「還略等一刻。雞子還不十分爛。」人瑞道：「先拿碟子來吃罷。」家人應聲出去。一霎時轉來，將桌子架開，擺了四隻筷子，四隻酒

杯。老殘道：「還有那位？」人瑞道：「停一會兒，你就知道了。」杯候安置停妥，只有兩張椅子，又出去尋椅子去。人瑞道：「我們炕上坐罷。」

明間西首，本有一個土炕，炕上鋪滿了蘆席，炕的中間，人瑞鋪了一張大老虎氈毯，毯子上放了一個煙盤子，煙盤兩邊，兩條大狼皮褥子，當中點着明晃晃的個太谷燈。怎樣叫做太谷燈呢？因為山西八財主之多，却又人人吸煙，所以那裏煙具，別省都精緻，太谷是個縣名，這裏出的燈，款式又好，火力又足，光頭又大，五大湖數他第一呢。惜出在中，若是在歐美一國，這第一製造煙的人，各報上定要替他出名，他家就要給他專利的憑據了。無奈，無此條，所以叫這太谷第一製造煙的人，那壽州第一個造斗的人，雖此器物利用，名滿天下，而自己的聲名埋沒，雖說學術不止，可知時會更然。閒話少說，那煙盤裏擺了幾個景泰藍的盒子，兩枝廣行煙槍，兩邊兩個枕頭，人瑞讓老殘正坐了，他就隨手倒下，拿了一枝煙籤子，挑煙來燒，說：「老翁，你還吸不吸嗎？其實這樣東西，倘若吸得廢時失業的，自然是不好。若是不上癮，隨便消遣消遣，倒也是個妙品；你們必拒絕的這們利害呢？」老殘道：「我吸煙的朋友很多，爲求他上癮吸的，一個也沒有，都是消遣消遣，就進去了；及至上癮後，不但不足消遣，反成了個無窮累，我看你老哥也還是消遣的好！」人瑞道：「我自付分寸。斷不上這當的。」說着，只一簾一響，進來了兩個妓女；前頭一個有十七八歲，鴨蛋臉兒，頭一個有十五六歲，瓜子臉兒。進得門來，朝炕上請了兩個安。人瑞道：「你們來了。」朝裏指道：「這位饒老爺，是我這裏的朋友。翠！你就伺候饒老爺，坐在那邊罷。」只見那十七八歲的就接着人瑞，在炕上坐下了。那五六歲的，却立住，不好意思坐。老殘就脫了鞋了，挪到炕裏邊去，盤膝坐了，讓他好坐，他就側着身子，倚着坐下。

老殘對人瑞道：「我聽說此地沒有這個的，現在怎麼也有了？」人瑞道：「不錯，此地還是沒有。他們姐兒兩個，本來是平原二十里鋪做生意的。他爸媽就是這城裏的人，他媽同着他姐兒

領在二十里鋪住，兩月他爸爸了，他媽回來，因恐怕他跑了，所以帶回來的。在此地原不上店，這是我因極無聊，叫他們找了來的。這個叫翠花，你那個叫翠環，都是雪白的皮膚，很可愛的。你瞧他的手呢，包管你合意。」老殘笑道：「不用瞧，你說的還會錯嗎？」

翠花倚住人瑞，翠環道：「你開口煙，老殘吸！」人瑞道：「鐵爺不吸煙，你叫他燒給我吸罷。」就把煙鏡子遞給翠環。翠環朝老殘吸了一口，上在斗上，遞過去。人瑞呼呼吸吸完。翠環再吸一吸，那家人把碟子一掃，均已擺好，說：「請老爺們用酒罷。」人瑞立起身來說：「喝一杯罷。今天天氣很冷，遂讓老殘上坐，自己對坐，翠環坐在上橫頭，翠花坐下橫頭。翠花拿着酒壺，把各人的酒加了一加，放下酒壺，舉着茶先布老殘的菜。老殘道：「請歇手罷，不佈了，我們不是新來子，自己會吃的。」她又布了黃人瑞的菜，人瑞也替翠環布了一箸子菜，翠環慌忙立起身來說：「你那歇手，這實在不相當的。」又替翠花布了一箸，箸花說：「我自己來吃罷。」就用勺子接了過來，遞到嘴裏，吃了一點，就放下來了。人瑞再三讓翠環吃菜，翠環只是答應，總不動手。

人瑞忽然想起，把桌子一搨，說：「是了，是了。」遂直着嗓子喊了一聲「來啊！」只見門簾外走進一個家人來，離席六七尺遠立住脚，人瑞點點頭，叫他走進一步，遂向他身邊低低說了兩句話，只見那家人連聲應道：「喳！」回過頭就去了。過了一刻，門外進來一個着藍布棉襖的漢子，手裏拿了四個三弦子，一個遞與翠花，一個遞與翠環，嘴裏翠環說道：「叫你吃菜呢，好好的伺候老爺們。」翠環彷彿沒聽清楚，朝那漢子看了一眼。那漢子道：「叫你吃菜，你還不知白嗎？」翠環點頭道：「知道了。」當時拿起身子，布了黃人瑞一塊火腿，又夾了一塊布給老殘，老殘道：「不用布最好。」人瑞道：「我們乾一杯罷。讓他們姐兒兩個唱兩曲，我們下酒。」說着，他們的三弦子已都好了弦，一連一段的唱了一支曲子。

人瑞將筷子在一品鍋裏撿了半天，看沒在一樣好吃的，便說道：「這一品鍋裏的物件，都有鐵



「你知不知道？」老殘說：「不知道。」他用手筷子拈着說道：「這叫怒髮衝冠，這叫百折不同的海參，這叫年高有德的雞，這叫酒色過度的鴨子，這叫恃強逞強的肘子，這叫臣心如水的湯。」說着，彼此大笑了一回。他們姐兒兩個，又唱了兩三個曲子。家人捧上自己煮的雞來，老殘道：「酒很濃了，就趁熱盛來吃罷。」家人當即端過四個飯來，翠花立起，接過飯盤，送到各人面前，添了雞湯，各自飽餐。

飯後，擦過臉，人瑞說：「我們還是炕上坐罷。」家人來撤去殘肴，四人都上炕去坐。老殘歇在上首，人瑞歇在下首，翠花倒在人瑞懷裏，替他燒煙，翠環坐在炕沿上，無事做，拿着弦子，崩兒崩兒價撥弄着頑。

人瑞道：「弟兄，我多時不見你的詩了，今日總算他鄉遇故知，你也做首詩，我們拜讀拜讀。」老殘說：「這兩天我看見涼河，很想做詩，正在那裏打主意，被你一陣胡搗，把我的詩也攪到那酒色過度的鴨子裏去了。」人瑞道：「你快少待強迫掃，我可就要怒髮衝冠了。」說罷，彼此呵呵大笑。

老殘道：「有，有，有。明天寫給你看。」人瑞道：「那不行，你瞧這牆上有斗大一塊新粉的，就為你題詩預備的。」老殘搖頭道：「留給你罷。」人瑞把烟槍鑿盤子裏一放，說：「稍緩即逝，能由你嗎？」就立起身來，跑到房裏，拿了一枝筆，一塊硯臺，一錠墨出來，放在桌上，說：「翠環！你來磨墨！」翠環當真倒了點冰茶，磨起來。

霎時間，翠環道：「墨得了，你寫罷。」人瑞取了個布彈子，說道：「翠花掌燈，翠環捧硯，我來揮灰。」把枝筆遞到老殘手裏。翠花舉着燈燭臺，人瑞先跳上炕，立到新粉的一塊底下，把灰了，翠花翠環也都立上炕去，站在左右，人瑞拍手道：「來！來！來！來！」老殘笑說道：「你真會亂。」也就站上炕去，將筆在硯臺上蘸好了墨，呵了一呵，就在牆上七歪八扭的寫起來的。翠環恐礙觀，屏氣不住的呵。那筆上還是蘸了細冰，筆頭寫越肥，頃刻寫完，看是：

地裂北風號，長冰蔽河下。後冰逐前冰，相陵復相亞。河曲易爲寒，嗟峨銀橋架。歸人長咨嗟，旅客空嘆咤。盈盈一水間，軒車不得駕。錦筵招妓樂，亂此淒其夜。

人瑞看了，說道：『好詩，好詩。爲甚不落款呢？』老殘道：『題個「江右黃人瑞」罷。』人瑞道：『那可與不得，冒了個會做詩的名，担了個妓飲酒不職的處分，有點不合算。』老殘便題了「老殘」二字，墮下炕來。翠環姐妹放下硯臺燭臺，都到火盆邊上去烘手；看炭已將盡，就取了些生炭添上。

老殘在炕邊，向黃人瑞拱手道：『多擾，多擾。我要回屋子睡去了。』人瑞一把拉住，說道：『不忙，不忙。我今兒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其中關係着無限的性命，有天矯奇的情節。正要與你一議，明天一黑早就要復的，你等我吸兩口煙，長點精神，說給你聽。』老殘只得坐下。未知究竟是怎样樣的案情，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章 媚嬌青燈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話說老殘復行坐下，等人瑞吸幾口煙，好把這驚天動地的案子說給他聽，隨便也就躺下來了。翠環此刻也相熟了些，就倚在老殘腿上，問道：『鐵老，你貴處是那裏？這詩上說的是什麼話？』老殘一一告訴他聽。他疑神了一想道：『說的真是不錯。但是詩上也與說這些話嗎？』老殘道：『詩上不要說這些話，更說甚麼話呢？』

翠環道：『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過往客人，見的很多，也常有題詩在牆上的，我最喜歡請他們講我聽。聽來聽去，大約不過兩個意思：體面些的人，總無非說自己才氣怎麼大，天下人都不認識他；次一等的人呢，總無非說那個姐兒長的怎麼樣好，同他怎麼樣的戀愛。那老爺們的才氣大不大呢，我們是不會知道的；只是進來過去的人，怎樣都是些大才，爲啥想一個沒有才的看看，都看不着呢？我說一句壞話，既是沒有才的這許多，俗語說的好：「物以稀爲貴」，豈不是沒

才的倒成了寶貝了？這且不去管他。

「那些說兒們長得好的，無非都是我們後面箭的幾個，有的連鼻子眼睛還沒有長的周全呢。他們不是比他西施，就比他土嬤；不是說他「沉魚落雁」。就是說你「閉月羞花」。王嬤俺不知道他老是誰，有人說就是昭君娘娘，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難道都是這種沒子子的嗎？一定靠不住了。」

「至於說姐兒怎樣跟他好，真情怎樣重，我有一回變了傻蛋了，去問了問，那個姐兒說：「他住了一夜，就麻煩了一夜，天明問他要討個兩把銀子的體己，他就抹下臉來，直着脖子梗頭硬說：「我正帳昨晚晚上就開發了還要什麼體己？那姐兒就再三央告着，說：「正帳的錢呢，店裏夥計扣一分，掌櫃的又扣一分，撥下的全是領家的媽拿去，一錢也放不出來？俺們的胭脂花粉，跟身上穿的小衣裳，都是自己錢買；光聽聽曲子的老爺們，不能問他要；只有這留住的老爺們，可以開口討兩個伺候辛苦錢。再三央告着，他給了二百錢一個小串子，擲地下一摔，還要着嘴說：你們這些強盜婊子，真不是東西，混帳忘八蛋。」你想有情沒有？因此我想做詩這件事，是長沒有意思的，不過造謠言罷了。你的詩，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

老殘笑說道：「各師父，各得授，各把戲，各錢子，我們師父得我們這時候，不是這個傳法，所以不同。」黃人瑞剛纔把一筒煙收完，放下煙槍，說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做詩不過是造些謠言，這句話真被這孩子說着了呢，從今以後，我也不做詩了，免得造些謠言，被他們笑話。」

翠環道：「誰敢笑話你老呢？俺們鄉下沒見過世面的孩子，胡說亂道，你老爺可別怪着我，給你老磕個頭罷。」就側着身子朝黃人瑞把頭點了幾點。黃人瑞道：「誰怪着你呢？實在說的不錯，倒是沒有人說過的話，可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老殘道：「這也罷了，只是你趕緊說你那稀奇古怪的案情罷！既是明天一黑早要復命的，怎麼

這還們優勝斯禮的呢？」人瑞道：「不用忙。且等我先講個道理你聽，慢慢的再說那個案子。我且問你，河裏的冰開不開？」老殘道：「不能開。」黃人瑞道：「冰不能開，冰上你敢走嗎？明日能動身嗎？」老殘道：「不能動身。」黃人瑞道：「既不能動身，明天早起有甚麼要事沒有？」老殘道：「沒有。」

黃人瑞道：「却又來。既然如此，你慌着回屋子去幹甚麼？當此沈悶寂寥的時候，有個朋友談談，也就算苦中之樂了。況且他們弟兄兩個，雖比不上牡丹芍藥，難道還及不上牽牛花淡竹葉花嗎？剪燭斟茶，也就很有趣的。我對你說，在省城裏你和我也，總想暢談沒有個交兒，難得今天相遇，正好暢談一回。我常說，人生在世，最苦的是沒地方說話，你看一天說到晚，怎麼說沒地方說話呢？大凡入肚子裏發話，有兩個所在：一個是從丹田底下出來的，那是自己的話；一個是從喉嚨底下出來的，那是虛誕的話，省城裏那些些人，不是比我強的。就是不如我的，比我弱的他聽不起我，所以不能同他說話；那不如我的又要妒忌我，又不能同他說話。難道沒有同我差不多的人嗎？境雖雖然差不多，心地却就大不同了：他自以為我強，就瞧不起我。自以為不如我，就妒我。所以這沒有說話的地方。像你老哥，總算是箇子外的人，今日難得相逢，我又素昔佩服你的，我想你應該憐惜我，向我談談，你偏急着要走。怎麼教人不難受呢？」

老殘道：「好，好，好。我就陪下談談。我對你說罷：我回屋子也是坐着，何必嬌碰呢。因為我已叫了兩個姑娘，正好同他們說說情義話。或者打兩個皮科兒，嘻笑嘻笑，我在這裏不便；其實我也不學道學先生，想吃冷猪肉的人，作甚麼偽呢？」

人瑞道：「我也正為他們的事惱，要同你商議呢。」站起來，把翠環的袖子抹上去，露出臂膊來，指給老殘看，說：「你瞧這些傷痕！教人可慘不可慘呢？」老殘看時，有一條一條青的，有一點一點紫的。人瑞又道：「這是膀子上如此，我想身上更可憐了！翠環！你就把身上解開來看。」

翠環這時兩眼已潤滿了汪汪的淚，只是忍住不叫他落下來，被他手這們一拉，却滴瀝的連滾了許多淚。翠環道：「看什麼！怪燥的！」人瑞道：「你瞧這孩子傻不傻！看看怕甚麼呢？難道做了這項營生，你還害臊嗎？」翠環道：「怎不害臊？」翠花這時眼眶子裏也擱着淚，說道：「你別叫他脫了。」回頭朝窗外一看，低低向人瑞耳中，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人瑞點點頭，就不作聲了。

老殘此刻歇在炕上，心裏想着「這都是人家好兒女，父母養他的時候，不知費了幾多的精神，歷了無窮的辛苦；淘氣碰破了塊皮，還要撫摩，不但撫摩，心裏還要許多不受用；倘被別家孩子打了兩下，恨得甚似的；那種痛愛憐惜，自不待言。誰知撫養成成人，或因年成饑饉，或因其父的鴉片煙，或好賭錢，或被打官司拖累，逼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就糊裏糊塗，將女兒賣到這門戶人家，被鴉兒殘酷，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境界。」因此觸動自己的生平所見所聞，各處鴉兒的刻毒，真如一欄師父傳授，總是一樣的手段。又是憤怒，又是傷心，不覺眼角裏也有點潮絲絲的起來了。

此時大家默無一言。只見外邊有人攆了一捲行李，由黃人瑞家人帶着，送到裏間房裏去了。那家人出來，向黃人瑞道：「請老爺要過過老爺的房門鑰匙來，好送翠環行李進去。」老殘道：「自然也送到你們老爺屋裏去。」人瑞道：「得了，得了。別吃冷豬肉了，把鑰匙給我罷。」老殘道：「那可不行，我從來不曾這個的。」人瑞道：「我早吩咐過了，錢已經都給了你，你這是何苦呢！」老殘道：「錢給了不要緊，該多少我明兒還你就得了。既已付過了錢，他老鴉子也沒有甚麼說的，也不會難爲了他，怕甚麼呢？」翠花道：「你當真的教他回去，跑不了一頓飽打，總說他是得罪了客。」老殘道：「我還再法子，今兒他回去，告訴他明兒的舊時他，這也就沒事了；况且他是黃老爺的人，干我甚麼事呢？我情願給錢，豈不省事呢？」

黃人瑞道：「我原是爲你叫的，我昨兒已經留了翠花，難道今兒好叫翠花回去嗎？不過大家解

解悶兒，我也不一定非要你如此如此。昨晚翠花在我這裏講到一夜，坐到天明，不過我們借此解個悶，也讓那少挨兩頓打，那兒不是積功德呢？我先是因為他們的規矩，不留下是不准動筷子的，倘若不黑就來，坐到半夜裏餓着肚子，精巧還省不了一頓打，因為老湯兒總是說：客人既留你到這時候，自然是喜歡你的，甚麼還叫你回來，一定是酬不好。撞的不巧，就是一頓。所以我才叫他們告訴說都已留下了。你不看見那夥計叫翠環吃菜麼？那就這一個暗號。」說到這裏，翠花向翠環道：「你自己央告央告鐵爺，可憐可憐你罷。」老殘道：「我也不為別的，錢是照數給的，讓他回去，他也安靜，我也安靜些。」翠花鼻子裏「」了一聲說：「你安靜是實，他可安靜不了！」

翠環歪過身子，把臉兒向着老殘道：「鐵爺，我看你老的樣子，怪慈悲的，怎麼就不肯慈悲我們孩子一點嗎？你老屋裏的炕，一丈二尺長呢，你老鋪蓋不過占三尺寬，還多着九尺地呢，就捨不得給我們孩子避一宿？倘若賞臉要我孩子伺候呢，裝煙倒茶也還肯做；倘若惡嫌的很呢，求你老包涵些，賞個炕角混一夜，這就與典得大了。」

老殘伸手在衣服袋裏，將鑰匙取出，遞與翠花，說：「聽你們怎麼說去罷。只是我的行李。可動不得的。」翠花站起來，遞與那水人，說：「勞你駕！看他夥計送進去，就出來，請你把門兒鎖上。勞駕！勞駕！」那水人接着鑰匙去了。

老殘用手撫摩着翠環的臉說道：「你是那裏人？你兒姓甚？你是幾歲賣給他的？」翠環道：「俺這媽姓張。……」說了一句，就不說了，袖子里取出一塊手巾來擦眼淚，擦了又擦，只是不作聲。老殘道：「你別哭呀！我問你老底家裏事，也是要你解悶的，你不願意說，就不說也行，何苦難受呢？」翠環道：「我原底子沒有家。」

翠花道：「你老別生氣！這孩子就是這脾氣不好，所以常挨打；其實也怪不得他難受。二年前他家還是個大財主呢。去年才賣到俺媽這來，他爲自小兒沒受過這個折騰，所以就種種的不討好

，其實俺媽在這裏頭，算是頂善和的哩。他到了明年，恐怕要過今年這個日子，也沒有了。」說到這裏，那翠環竟掩面嗚咽起來。翠花噫道：「嘿！這孩子可是不想活了！你瞧老爺們叫你來爲開心的，你可開自己咧！那不得罪人嗎？快別哭咧！」

老殘道：「不必不必，讓他哭哭很好，你想他饑了一肚子的氣。到那裏去哭？難得遇見我們兩個沒脾氣的人，讓他哭個夠，也算痛快一回。」用手拍着翠環道：「你就放聲哭也不要緊！我知道黃老爺就沒忌諱的人，只管哭，不要緊的。」

黃人瑞在旁一聲噫道：「小翠環！好孩子！你哭罷！勞你駕把你黃老爺肚裏的饑一肚子悶氣，也替我哭出來罷！」大家聽了這話，都不禁發了一笑，連翠環遮着也撲嗤的笑了一聲。

原來翠環不知道，在客人面前，萬不能哭的，只因老殘問到他老家的事，又被翠花說出他二年前還一個大財主，所以觸起他的傷心，故眼淚不由的直穿出來，強忍也忍不住。及至聽到老殘說：「他受了一肚子悶氣，到那裏去哭，讓他哭個夠，也算痛快一回。」心裏想道：「自從落難以來，從沒有人這樣體貼過，可世界上男子，並不是個個人乃是拿女。家裏裏土一般作踐的。只知道像這樣的人，世界上多不多？我今生還想遇見幾個？想既能遇見一個，恐怕一定總還有呢。」心裏只顧這盤算，倒把剛才的傷心，盤算的忘記了。反側着耳朵聽他們再說什麼，忽然被黃人瑞噫着，要他會哭，怎樣不好笑呢？所以含着兩包眼淚，撲嗤的笑了一聲，並抬起頭來看了人瑞一眼。那知被他們看了這個樣子，感發笑個不止。

翠環此刻心裏一點主意沒有，看看他們傻笑，只好糊塗糊塗，陪着他們嘻嘻的傻了一回。老殘便道：「哭也哭過了，笑也笑過了，我還要問你，怎麼二年前，他還是個大財主？翠花！你說說聽聽。」

翠花道：「他是俺這齊東縣的人，他姓田，在這齊東縣南門外，有二頃多地，在城裏還有個雜貨鋪子，他爹媽只養活了他，還有一個小兄弟，今年才五六歲呢。他還有個老奶奶。俺們這大

清河邊上的地，多半是棉花地，一畝地總要值一百多串錢呢。他有二頃多地。不就是兩萬多串錢嗎？連上鋪子，就值三萬多了。俗說萬貫家財，一萬貫家財，就算財主，他有三萬貫錢，不算個大財主嗎？」

老殘道：「此說來，他家有二萬貫家財，是很好過日子的一家人家了。但是怎麼會窮呢？一窮就到這個地步呢？」

翠花道：「那才快呢！不消三天，就家破人亡了！這就是前年的事情。俺這黃河不是三年兩頭的倒口子嗎？莊撫台爲這個事，焦的什麼似的。聽說有個什麼大人，是兩方有名的才子，他就拿了一本甚麼書給撫台看，說：「這個河的毛病是太窄了，非放寬了不能安靜，必得廢了民捨，退守大隄。」這話一出來，那些候補大人，個個說好。撫台就說：「這些隄臺百姓怎樣好呢？須得給錢叫他們撥開才好。」誰知道這些總辦候補道王八蛋大人們說：「可不能叫百姓知道。你想這隄臺中間五六里寬，六百里長，總有十幾萬家，一被他們知道了，這幾十萬人守住民捨，這還怎麼掉嗎？」莊撫台沒法，點點頭，嘆了一口氣，聽說還落了幾點眼淚。這年春天就趕緊修了大隄，在濟陽縣南岸，又打了一道隔隄。誰知道這兩樣東西，還是被這幾十萬人的一把大刀，可憐俺們這小百姓，那裏知道呢。」

「看看到了六月初幾裏，只聽人說：「大汛到咧，大汛到咧。」那捨上的隊伍，不斷的兩頭跑。那河裏的水，一天長一尺多，一天長一尺多，不到十天工夫，那河就比捨頂或不很遠了，比着那捨裏的平地，怕不有一兩丈高。到了十三四裏，只見那捨上的報馬，一會一匹，一會一匹，不住的奔來往往。到了第三天晌午時候，各營營裏掌旗人，把隊伍都開到大隄上去。那時就有急伶人道：「不好說，恐怕要出事子，俺們趕緊回去預備搬運罷。」誰知道那一夜裏，三更時候，又配上大風大雨，只聽得稀里花拉，那黃河水就像山一樣的倒下去了。那些村莊上的人，大半都還睡在屋裏，呼的一聲，水就進去，驚醒起來，專忙就跑，水已經過了屋脊；天又黑，風又大，



又急，水又漲，你想想，這時候有甚麼法子呢？」赤老翁等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 第十四章 大縣若蟻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話說翠花接着說道：「到了四更多天，風也息了，雨也止了，雲也散了，透出一個月亮，澄明澄明的。那村莊裏頭的情形，是看不見了，只有那民捨地的，還有那抱着門板、桌椅板凳的，飄到民捨跟前，都就上民捨；還有那比捨上住的人，拿竹竿子趕着牲口，也趕起來的不少。這些人得了性命，喘過一口氣來，想一想一家人都沒有了，就絕了自己，沒有一個不是號咷痛哭；喊爹叫媽的，哭丈夫的，疼兒子的，一片哭聲，五百多里雨長；你老着慘不慘呢？」

翠花接着道：「六月十五這一天，俺娘兒們正在南門鋪子裏，半夜裏聽見人嚷說：『水下來了！』大家聽說，都連忙起來。這一天平水，熱，人多半是穿着褂袴，在院子裏睡着的，下雨的時候，幾進屋子去，剛睡了一陣，就聽外邊嚷起來了，連忙跑到樹上看，城也開了，人都望城外跑。城圍子外頭本有個小捨。——每半倒口子用的捨。——五尺多高，這些人都出去守小捨。那時，雨還住，天還陰着。一霎時，只見城外人拚命價望城裏跑，又見官也不坐轎子，跑進城裏來，上了城牆，只聽一片聲響說：『城外人家不許搬東西！叫人趕緊進城，就要開城，不許等了。』俺們也都跑到城牆上去看，這裏許多人用蒲包泥，預備堵城門。縣大老爺任城上喊：『人都進了城了！趕緊開城！』城廂裏頭本有預備的土包，關上城，就用土包把門後頭堵上了。俺有個齊二叔住在城外，也上了城牆。」

「過了些時，雲彩已經回來了，月亮高高的，俺媽看見齊二叔，就問道：『今年怎麼這們厲害？』齊二叔說：『可不是呢。往年倒口子，水下來，初起不過尺把高，正水頭到了，也個過二尺多高，沒有三尺的；總不到頓把飯的工夫，水頭就過去，總不過二尺來往水。今年這水真霸道，一來就一尺多高，一霎就過了二尺，縣大老爺看勢頭不好，恐怕小捨守不住，叫人趕緊進城罷，

那時水已將近有四尺的光景了。大哥這兩天沒見，敢是在莊子上麼？可担心得很呢！」俺媽就哭

了，說：「可不是呢！」

「當時只聽城上一片嘈嚷說：『小捨漫咧！小捨漫咧！』城上的人呼呼嚕嚕往下跑，俺媽哭着就地一坐，說：『俺就死在這兒不回去了。』俺沒法，只好陪着在旁邊哭。只聽人說：『城門縫裏過水。』那無數人就亂跑，也不管是人家，是店是舖子，穿着被褥，就是被褥，抓着衣服，就是衣服，全拿去塞城門縫子；一會兒，把兩街上估衣鋪的衣服，布店裏的布，都拿去塞了城門縫子；漸漸聽說：『不過水了。』又聽道：『土包單，恐怕擋不住。』這就看着多少人到俺店裏去，糧食口袋，單城門洞裏去填，一會看着搬空了；又有那紙店裏的紙，棉花店裏的棉花，又是搬個乾盡。

「那時天也明了，俺媽也哭昏了，俺也沒法，只好坐地守着。耳朵裏不住的聽人說：『這可異了不得！城外屋子已過過了屋脊，這頭不快到一丈多深嗎？從來沒聽說有過這們大的水！』後來還是店裏幾個夥計上來，把俺媽同俺架回去。回到店裏，那可不成樣子了，聽見夥計說：『店裏整布袋的糧食，都填滿了城門洞，囤子裏的穀糧，被水入搶了一個精光，只有滾灑地下的，掃了掃，還有兩三担糧食。』店裏原有兩個老媽子，他們家也在鄉下，聽說這們大的水，想必老老小小也都是沒有命了，直哭的想死不想活。

「一直鬧到太陽大歪，夥計們才把俺媽媽攙醒了，大家吃了兩口小米稀飯；俺媽醒了，睜開眼看看，說：『老奶奶呢？』他們說：『在屋裏睡覺呢，不敢驚動他老人家。』俺媽說：『也得請他老人家起來吃點呀。』待得走到屋裏，誰知道他老人家不是睡覺，是嚇死了；撲了撲鼻孔裏，已經沒有氣；俺媽看見，哇的一聲，吃的兩口稀飯，跟着一口血塊子一齊嘔出來，又昏過去。虧得個老土媽，年老奶奶身上儘自摩沙，忽然嘆道：『不要緊，心口裏滾熱的呢。』忙着嘴對嘴的換氣，又喊快拿薑湯來，到了下午時候，奶奶也過來了，俺媽也過來了，這算是一家平安。

了。有兩個夥計在前院說話：「聽說城下的水，有一丈四五了，這個多年的老城，恐怕守不住，倘若是進了城，怕一個活的也沒有。」又一個夥計道：「縣大老爺還在城裏，料想是不要緊的。」

老殘對人講道：「我也聽說，究竟是誰出的這個主意？拿的是甚麼書？你老哥知道麼？」

人講道：「我是庚寅年來的，這是已丑年的事，我也是聽人說，未知確否。據說是史鈞甫史觀察創的議，拿的就是賈讓的治河策，他說：『當年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領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五里，河水東抵齊，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那天河道都在院上，他將這幾句指與大家看，說：『可見戰國時，兩隄相距是十里地了。所以沒有河患。今日兩民相距，不過三四里，兩隄相距，何不足一十里，比之古人，未能及半，若不廢民隄，河患斷無已時。』宮保說：『這個道理，我也明白，只是這夾隄裏面，盡是村莊，均屬膏腴之地，豈不壞幾家生產嗎？』他又指治策略給宮保看，說：『請看這一段說：難者將曰，若敗壞城廓，廬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賈讓說，昔大河治小，山陵當者毀之，故鑿龍門，開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尚且爲之，況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且又說，小不忍，則有大謀。宮保以爲夾隄裏的百姓，廬墓產可惜，雖連年年決口，就不傷人命嗎！此一勞永逸之事，所以賈讓說：大漢方制萬里，豈其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恙，故謂之上策。漢朝方制，不過萬里，尚不當與水爭地，我國家方制數萬里，若反與水爭地，豈不令前賢笑後生嗎？』

「又指評同人批評云：『三策遂成不刊之典，然自漢以來，治河者率下策也。』夫！一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讀書人無不知賈讓治河策，等於聖經賢傳；惜治河者無讀書人，所以大功不立也。宮保若能行此上策，豈不是賈讓二千年後，得一知己，功垂竹帛，萬世不朽？』宮保縳着眉頭道：「但是一件要緊的事，只是我捨不得這十幾萬百姓現在的身家。」兩司道：「如果可以一勞永

逸，何不另籌一筆款項，把百姓遷徙出去呢？」宮保說：「只有這個辦法，尚屬較妥。」後來聽說籌了三十萬銀子，預備遷民，至於爲甚麼不遷，我却不知了。」

人帶對著翠環說道：「後來怎麼樣呢？你說呀！」翠環道：「後來我媽拿定主意，聽他去，水來俺就淹死去。」

翠花道：「那一年我也在齊東縣，俺住在北門，俺三姨家北門，離民捨相近，北門外大街鋪子又整齊，所以街後兩個小捨都不小，聽說是一丈三的頂，那邊地勢又高，所以北門沒有漫過來。十六那天，俺到河牆上，看見那河裏漂的東西，不知有多少呢；也有箱子，也有桌椅板凳，也有窗戶門扇。那死人更不待說，漂的滿河都是，不遠一個，不遠一個，也沒人願得去撈。有錢的打算撈家，就是雇不出船來。」

老殘道：「船呢？上那裏去了？」翠花道：「那被官軍拿了，差送饅頭去了。」老殘道：「送饅頭給誰吃？要這船幹啥？」

翠花道：「饅頭功德，可就大了！那莊子上的人，被水沖的有一大半；還有一小半呢，都是冷點的人，一見水來，就上了頂，所以每一個莊子裏屋頂上，總有白把幾十人。四面都是水，到那兒摸吃的去呢？有饑急了，重行跳到水裏自盡的。虧得有撫台派的委員，駕着船各處去送饅頭，——大人三個，小使兩個。——第二天又有委員駕着船，把他們送到北岸，這不是好極的事嗎？誰知這些渾蛋，還有許多蹲在屋頂上不肯下來呢？問他爲啥？他說在河裏有撫台給他送饅頭，到了北岸，就沒人管他吃，那就餓死了。其實撫台送了幾天，就不送了；他們還是餓死；你說這些人渾不渾呢？」

老殘向人瑞道：「這事真正荒唐！是已觀感不是，雖未可知，然創此議之人，却也不是壞心，並無一毫爲己私見在內；只因但會讀書，不諳世故，舉手動足錯誤。孟子所以說：『盡得書，則不如無書。』豈世河工爲然，天下大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



逸，何不另籌一筆款項，把百姓遷徙出去呢？」宮保說：「只有這個辦法，尚屬駸妥。」後來聽說籌了三十萬銀子，預備遷民，至於爲甚麼不遷，我却不知道了。」

人瑞對着翠環說道：「後來怎麼樣呢？你說呀！」翠環道：「後來我媽拿定主意，聽他去，水來俺就淹死去。」

翠花道：「那一年我也在齊河縣，俺住在北門，俺三姨家北門，離民捨相近，北門外大街鋪子又整齊，所以街後兩個小捨部不小，聽說是一丈三的頂，那邊地勢又高，所以北門沒有漫過來。十六那天，俺到牆上，看見那河裏漂的東西，不知有多呢；也有箱子，也有桌椅板凳，也有窗戶門扇。那死人更不待說，漂的滿河都是，不遠一個，不遠一個，也沒人願得去撈。有錢的打算搬家，就是雇不出船來。」

老殘道：「船呢？上那裏去了？」翠花道：「那被官裏拿了，差送饅頭去了。」老殘道：「送饅頭給誰吃？要這船幹啥？」

翠花道：「饅頭功德，可就大了！那莊子上的人，被水冲的有一大半；還有一小半呢，都是些伶點的人，一見水來，就上了頂，所以每一個莊子裏屋頂上，總有白門幾十人。四面都是水，到那兒摸吃的去呢？有饑急了，重行跳到水裏自盡的。廐得有撫台派的委員，駕着船各處去逐饅頭，——大人三個，小巡兩個。——第二天又有委員駕着公船，把他們送到北岸，這不是好極的事嗎？誰知這些渾蛋，還許多蹲在屋頂上不肯下來呢？問他爲啥，他說在河裏有撫台給他送饅頭，到了北岸，就沒人管他吃，那就餓死了。其實撫台送了幾天，就不送了，他們還是餓死，你說這些人渾不渾呢？」

老殘向人瑞道：「這事真正荒唐！是已觀不是，雖未可知，然創世議之人，却也不是壞心，並無一毫爲己私見在內；只因但言書，不諳世故，舉手動足，錯。孟子所以說：「盡其書，則不如無書。」豈但河江爲然，天下大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

外之六七也。』又問翠蓮道：「後來你爹找着了沒有？還是被水沖去了呢？」翠蓮收淚道：「那還……水去了嗎！他是活着，能不回鄉來嗎？」大爺就息了一回。

老殘又問翠蓮道：「你才說，他到了明年，只怕不過今年這個日子，也沒有了，這話是個甚麼緣故？」翠蓮道：「俺這個爹，不是死了嗎？真……裏多花了一百幾十吊錢，前日俺媽賭，擲骰子，又……了二三百吊錢，共總虧了四百多吊，這年的年是過不去了，所以前兒打算把環妹賣給廟二禿子家。這二禿子，出的利害，一天裏有容，就要拿火筷子烙人。俺媽要他三百銀子，他給了六百吊錢，所以沒有說妥。你想想，現在這年，還能有多少天，這子眼着越過越緊，倘若到了年下，怕他不賣嗎？這一賣，翠蓮可不要他難受了！」老殘聽了，默無一言，翠蓮却只揩淚。

黃人瑞道：「殘哥！我才說為他們的事情，要與你商議，正是這個緣故。我想賊看着一個老實孩子，送到鬼門關裏頭去，實在可憐！算起不過三百銀子的事，我如意出一半，那一半找幾個朋友湊湊；你老哥也隨出幾兩，大約多少。但是這名詞不能起，倘若你老哥能把他要回去，這事就容易了，你看好不好？」

老殘道：「這事不難。銀子呢，既你老哥肯出一半，那一半就是我兄弟出了罷，還要跟人家化錢，可不妥當了。只是我斷不能要，還得再想法子。」

翠蓮道：「到這裏，慌忙跳下炕來，替黃媽二磕了兩個頭，說道：『兩位老爺菩薩，救命恩人，捨得花銀子把我救再火坑，不做甚麼了！我老媽子，我……情願。只是有一件事，我得稟明，在前我所以常挨打，也不……俺媽，實在是他自己的過錯。俺……初因為實在餓不起了，所以把我賣給俺媽，得了二十個吊錢，……中……去，三……家……了二十吊錢；接着去年春上，俺奶娘死了，這錢可剩光了。他……小兒弟的……不止半年，……帶苦，也……了。只剩了俺一個小兒弟，今年……，……在……住，在這河……，做個小生意，他……』

把他鎮了去，隨便給點吃吃。

「只是那李五爺他自願不足的人，那裏還管他飽呢？穿衣服更不必說了。所以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遇着好客，個一吊八百的呢，我就一兩月攢個三千兩的給他寄來。現在蒙兩位老爺救我出來，如在左近二三百里的地方呢，那就不說了，我總能省幾個錢給他寄來；倘要遠去呢，請兩位恩爺設法，許我把這個孩子帶着，或寄放在庵裏廟裏，或找個小戶人家養着；俺田家祖上一百世的祖宗做鬼，都感激二位爺的恩典，結草銜環，一定會報答你二位的。可憐俺田家，就這一線的根苗。」說這裏，便又號咷痛哭起來。人着道：「這又是一點難處。」

老殘道：「這也沒有甚難，我自有個辦法。」遂喊道：「田姑娘！你不用哭了！包管你弟兄兩個，一驚也不離開就是了！你別哭！讓我們好替你打主意。你把我們哭昏了，就出不出好主意來了。快快別哭罷！」翠環聽罷，趕緊忍住淚，骨響骨響，替他們每人磕了幾個響頭。老殘連忙將他攙起。誰知他磕頭的時候，用力太猛，把額頭上撞了一個大包，包又破了流血呢。老殘扶他坐下說：「這是何苦來呢！」又替他把額上血輕輕揩了，讓他在炕上躺下。

於是老殘道就來向八瑞商議說：「我們辦這件事，當分個前後次第：以替他贖身爲第一步，以替他贖配爲第二步。贖身一事，又分兩層：以私商爲第一步，公斷爲第二步。此刻別人出他六百吊，我們明天把他領家的叫來也先用六百吊，隨後再添；此種人不宜過於爽快，你過爽快，他就覺得奇貨可居了。此刻銀價每兩換四吊七角文，三百兩可換八百一十吊，連一切開銷，一定是用的了。看他領家的來，口氣何如，倘不執拗，自然私了的爲志，如懷疑刁狡呢，就託齊河縣替他當堂公斷一下，仍以私了結局。人翁以爲何如？」八瑞道：「極是，極是。」

老殘又道：「老哥固然萬無一失之理，兄弟也不能出全名，只說是替個親戚辦的就是了。等到事情辦妥，再揭明領家的宗旨，不然，領家的是不肯放的。」八瑞道：「很好！這個辦法，一點不錯。」老殘道：「銀子是我各出一半，無論用多少，皆是這個辦法。但是我行篋中所有，願



不敷用，要請你老哥墊一墊，到了省城，我就還你。」

人瑞道：「那不緊。贖兩個翠環，我這裏的銀子都用不了呢。只要事情辦妥，老哥還不還都不要緊的。」老殘道：「一定要還的。我在有容堂，還存着四百多銀子呢，你不用怕我出不起，怕害我沒飯吃，你放心吧。」人瑞道：「就是這們辦。明天早起，就叫他們去喊過領家的去。」

翠花道：「早起你別去喊。明天早起，我們姐兒們，一定要回去的。老哥早起一喊，倘若他不知道這個意思，他一定把環妹妹藏到鄉下去，再講簽子，那就受他的拿捏了。」且他們抽鴉片煙的，也起不早。不如下午你老哥先着人叫我們姐兒倆來，然後去叫俺媽，那就不怕他了。只是一件，這事千萬別說我說的，環妹妹是超隱了人，不怕他，俺還得在火坑裏過活兩呢。」

人瑞道：「那自然，還你說嗎？明天我先到縣衙門裏，順便帶個差人來，倘若你媽作怪，我先把翠環交給差人看管，那就有法制他了。」

老殘便對人瑞道：「他們事，議定，大概如此。只是你先前說的那個案子呢，我到底不放心，你究竟是真話是假話，說了我好放心。」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一回一解。

## 第十五章

### 烈燄有聲驚二翠

### 嚴刑無度孤逼孀

話說老殘與黃人瑞，方將如何救救翠環之法，商議停妥，老殘便向人瑞道：「你道纔說，有個驚天動地的案子，其中，係着無限的人命，又有天矯離奇的情節。到底是真是假？我實在的不放心。」人瑞道：「別忙，別忙，方纔爲道一個毛丫頭的事，商議了半天。正經事情，我的烟還沒吸好，讓我吸兩口煙，提提神，告訴你。」翠環此刻心裏蜜蜜的高興，正不知如何是好，聽人瑞說吸煙，趕緊拿過籤子來，替人瑞燒了兩口吸着。

人瑞道：「這齊河縣東北上，離城五十五里，有個大村鎮，名叫齊東鎮，就是周朝齊東野人的老家。這莊上有三四千人家。有條大街，有十幾條小街。隨南第三條小街上，有個賣老翁，這老

翁年紀不過五十歲，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在時，有三十多歲了，二十歲上娶了本村媳婦，結了婚。就賣了兩畝地，都是靠莊田吃飯，家還有五十頃田地。

「這家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却下了一個三房兒在家，管理一切事務。只是這個三房兒，不甚學好，所以家裏事很不歡他，却喜歡這個三房，如同珍寶一般。誰知這個三房，去年七月，下了時氣，到了八月半邊，就一會嗚呼哀哉死了。過了百日，魏老兒恐怕女兒傷心，常常回去奉過個天年的，解解他的愁。」

「這家兒，第二個兒子，今年三十歲，在家讀書，人也長的清清秀秀的，筆下也還文從字順。魏老兒把個大兒也死了，這二兒子便成了家裏的長子。他勤勞，管也不教他念了。他那女兒今年十九歲，像魏長的如花似玉，又之人又耐幹，裏大事務，都是他做主。因此，本村人替她起了個渾名，叫做魏家玉。老二娶的，也是本村一個書生的女兒，性情極其溫柔，輕易不肯開口，所以較發着他老實沒用，這渾名就叫二。」

「這家探春長到一十九歲，為何還沒有婆家呢？只因他父親是全，鄉莊戶下，那有那們孩兒男子家呢？只有本村一個吳浪子，吳浪子生得個小翠，做個兒後，言談也巧，家道豐富，好騎馬射箭，這這家不是個老親，一向往來，彼此心，都是不迴避的。只這吳二浪子，會得些家求說，魏老兒也搭，這個親事，便得；只是吳浪子說，這吳二浪子，鄉下已經偷上了好幾個女人，又好賭，又時常，刻，他家去要，不說一兩個月的不回來，心裏算計：這家人家，雖在鄉下，首富，終久家裏要不在，因此，這有應許。以後却是再要找個人家道相平的，總找不着，所以這親事，也就放下了。」

「今年八月十三，魏老兒大壽年，家裏請和賀拜了三三天，——是十二三十四三天。這魏老兒就請了姑娘回家過節。請到下午，聽人說：「魏老兒家，全家要命。」這一說，真驚慌的不戒了。連魏老兒來看錢，魏老兒約五五，俱已齊，全家人都死盡，止有買探春



去了。

且說火起之時，四鄰人等，及河工夫役，都尋完了水桶水盆之類，趕來救火。無奈又河兩岸俱已凍得實實的，當中雖有流水之聲，人却不能去取，店後有兩大坑塘，却早凍得如平地了，城外只有兩口井裏有水，你想慢慢一桶一桶打起，有何用呢？這些人急急習生，就把坑裏的冰鑿開，一塊一塊的望火裏投，那知道冰的力量，比水還大，一塊冰投下去，就有一塊地方沒了火頭。這坑正在上房後身，有七八個人立在上房屋脊上，後邊有數十個人選冰上屋，屋上人接著火發發，一半投到火裏，一半落在房屋上，所以火既接不到上房邊邊來。

老殘與黃人瑞正在東牆看人救火，只見外面一片燈籠火把，縣官已到。帶領人夫，手執鏡鉤，揆桿等件，前來救火。進門來，見火勢已發，一面用土撲滅，一面勸人取黃河淺處薄冰拋入火裏，以壓火勢，那火也就漸漸的熄了。縣官見黃人瑞立在東牆下，走上前來，請了一個安，說道：「老憲受驚不小！」人瑞道：「也還不怎樣，但是我們補窮燒得苦點。」因向縣官道：「子翁！我介紹你會個人，此人姓錢，號補殘，與你頗有關係，一個案子上，要倚賴他纔好辦。」縣官道：「噯呀呀！錢補殘在此地嗎？快請過來相會！」人瑞即招手大呼道：「殘兄請這邊來！」老殘本與人瑞坐在一條凳上，因見縣官來，曠地人裏，借看火為迴避，今聞招呼，遂走過來，與縣官作了個揖，彼此道些景慕的話。縣官馬札子，老殘與人瑞仍坐長凳子上。

原來這齊河縣姓王，號子謹，也是南人，與老殘同鄉，雖是個進士出身，倒不糊塗。當下人瑞王子謹道：「我想閣下齊東一案，只有請補窮寫封書給宮保，須派白子壽來，方得昭雪；那個絕物，也不敢過於倔強。我輩都是同官，不好得罪他，補窮是方外人，無須忌諱。尊憲以為如何？」子謹聽了，歡喜非常，說：「賈魏氏活該有救星了！好極！好極！」老殘聽得頭沒腦，答應又不是，不答又不是，只好含糊應諾。

當時火已全熄，縣官要証二人到衙門去任，人瑞道：「上房既未燒着，我仍可以撥入去任，只

是鐵公未免無家可歸了。」老殘道：「不妨，不妨。此時夜已深，不久便自天明，天明後，我自會上街置辦行李，毫不礙事。」縣官又苦苦的勸老殘到衙門裏去，老殘說：「我打幾錢元是不妨的，請放心罷。」縣官又殷勤問道：「捕房燒了些甚麼東西？未免太破財了。但是做縣官辦得出的，自當稍盡微薄。」老殘笑道：「被竄一方，竹筒一隻，布衫袴兩件。破書幾本，鐵串鈴一枚，如此而已。」縣官笑道：「不確罷。」也就笑着。

正要告辭，只見地保圍着差人，一條鐵索，鎖了一個人來，跪在地下，像雞子啄米似的，連連磕頭，嘴裏只叫：「大老爺天恩！大老爺天恩！那地保跪一條腿在地下，稟道：『火就是這個老頭兒屋裏起的。請大老爺示：還是帶回衙門去審？還是在這裏審？』」

縣官便問道：「你姓什麼？那個人？怎麼樣起的火？」只見那地下的人，又連連磕頭，說道：「小的姓張，叫張二，是本城裏人，在這隔壁店裏做長工。因為昨晚從天明起來，忙到晚上三更多天，才稍爲空閒一點，回到屋裏睡覺，誰知小衫袴汗溼透了，剛睡下來，冷得異常，越冷越打戰，就睡不着了。小的看這屋裏，放着好幾粟糶，就抽了幾根，燒着烘一烘，又想起窗戶臺上有上房客人吃剩下的酒，賞小的吃的，就拿在火上煨熱了，喝了幾鍾，誰知道一天之透的人，得了點煖氣，又有兩杯酒下了肚，糊裏糊塗，坐在那裏，就睡着了。剛睡着，一霎兒的工夫，就覺着鼻子裏煙噲的難受，慌忙睜開眼來，身上棉襖已經燒着了一大塊，那粟糶打的壁子，已這燒着了。趕忙出來找水來澆，那火已自出了屋頂，小的也沒有法子了。所這是實，求大老爺天恩。」縣官罵了一聲「渾蛋」，說：「帶到衙門裏辦去罷。」說罷，立起身來，向黃鐵二公告辭。又再三叮囑人瑞，務必設法玉成那一案，然後匆匆的去了。

那時火已熄了，只冒白氣，人瑞看着黃升帶領衆人，又將物件搬入，依舊陳列起來。人瑞道：「屋子裏烟火氣太重，燒萬萬香來薰薰罷。」人瑞笑向老殘道：「鐵公我看你還忙着回屋去不回呢？」老殘道：「都已被你一句再留的壞了，倘若我在這裏，不至於被他燒得這乾淨。」人

去了。

且說火起之時，兩鄰人等，及河工夫役，都尋覓了水桶水盆之類，趕來救火。無奈兩河岸俱已凍得實實的，當中雖有流水之處，人却不能去取，店後有兩大坑塘，却早凍得如平地了，城外只有兩口井裏有水，你想慢慢一桶一桶打起，有何用呢？這些人急急營生，就把坑裏的冰鑿開，一塊一塊的望火裏投，那知道這冰的力量，比水還大，一塊冰投下去，就有一塊地方沒了火頭。這坑正在上房後身，有七八個人立在上房屋脊上，後邊有數十個人運冰上屋，屋上人接着火火發發，一半投到火裏，一半落在房屋上，所以火氣接不到上房這邊來。

老殘與黃人瑞正在東牆看人救火，只見外面一片燈籠火把，縣官已到。帶領人夫，手執燒鉤或桿等件，前來救火。進門來，見火勢已衰，一面用梯梯屋屋地倒，一面飭人取黃河淺處薄冰拋入火裏，以壓火勢，那火也就漸漸的熄了。縣官見黃人瑞立在東牆下，走上前來，請了一個安，說道：「老憲臺受驚不小！」人瑞道：「也還怎麼樣，但是我們補翁燒得苦點。」因向縣官道：「子翁！我介紹你會個人，此人姓錢，號補殘，與你頗有關係，一個案子上，要倚賴他纔好辦。」縣官道：「嚶呀呀！錢補殘在此地嗎？快請過來相會！」人瑞即招手大呼道：「殘兄請這邊來！」老殘本與人瑞坐在一條凳上，因見縣官來，躡地人叢裏，借看火為迴避，今聞招呼，遂走過來，與縣官作了個揖，彼此道些景幕的話頭。縣官叫馬札子，老殘與人瑞仍坐長凳子上。

原來這齊河縣姓王，號子謹，也是江南人，與老殘同鄉，雖是個進士出身，倒不糊塗。當下人瑞與王子謹道：「我想閣下齊東一案，只有請補翁寫封書給宮保，須派白子壽來，方得昭雪，那個絕物，也不敢過於倔強。我輩都是同官，不好得罪他，補翁是方外人，無須忌諱。尊憲以為如何？」子謹聽了，歡喜非常，說：「賈魏氏活該有救星了！好極！好極！」老殘聽得，點頭沒話，答應又不是，不答應又不是，只好含糊唯諾。

當時火已全熄，縣官要扯二人到衙門去住，人瑞道：「上房既未燒着，我仍可以搬入去住，只

是鐵公未免無家可歸了。」老殘道：「不妨，不妨。此時夜已深，不久便自天明，天月後，我自會上街置辦行李，毫不礙事。」縣官又苦苦的勸老殘到衙門裏去，老殘說：「我打聽黃元是不妨的，請放心罷。」縣官又發動問道：「捕翁燒了些甚麼東西？未免太破財了。但是做源辦得出的，自當稍盡微薄。」老殘笑道：「被袋一方，竹筴一隻，布衫袴兩件。破舊幾本，鐵串鈴一枚，如此而已。」縣官笑道：「不確罷。」也就笑着。

正要告辭，只見地保圍着差人，一條鐵索，鎖了一個人來，跪在地下，像雞子啄米似的，連連磕頭，嘴裏只叫：「大老爺天恩！大老爺天恩！大老爺天恩！」那地保跪一條腿在地下，稟道：「火就是這個老頭兒屋裏起的。請大老爺示：還是帶回衙門去審？還是在這裏審？」

縣官便問道：「你姓什麼？那個人？怎麼樣起的火？」只見那地下的人，又連連磕頭，說道：「小的姓張，叫張二，是本城裏人，在這隔壁店裏做長工。因為昨兒從天明起來，忙到晚上三更多天，才稍爲空閒一點，回到屋裏睡覺，誰知小衫袴汗溼透了，剛睡下來，冷得異常，越冷越打戰，就睡不着了。小的看這屋裏，放着好些粟槽，就抽了幾根，燒着炭一烘，又想起窗戶裏上有上房客人吃剩下的酒，賞小的吃的，就坐在火上煨熱了，喝了幾鍾；誰知道一天之透的人，得了點暖氣，又有兩杯酒下了肚，糊裏糊塗，坐在那裏，就睡着了。剛睡着，一霎兒的工夫，就覺着鼻子裏煙燻的難受，慌忙睜開眼來，身上棉襖已經燒着了一大塊，那粟槽打的壁子，已燒着了。趕忙出來找水來澆，那火已自出了屋頂，小的也沒有法子。所料是實，求大老爺天恩。」

縣官罵了一聲「渾蛋」，說：「帶到衙門裏辦去罷。」說罷，立起身來，向黃鐵二公告辭。又再三叮囑人瑞，務必設法，玉成那一案，然後匆匆的去了。

那時火已熄滅，只冒白氣，人瑞看着黃升帶領衆人，又將物件搬入，依舊陳列起來。人瑞道：「屋子裏烟火氣太重，燒了萬壽香來薰。」人瑞笑向老殘道：「鐵公我看你還忙着回屋去不回去呢？」老殘道：「都已被你一留再留的壞了，倘若我在屋裏，不至於被煙燒得這乾淨。」人







六，我同你一週解一個，叫他們姐兒倆打開鋪蓋捲睡當中，好不好？」老殘道：「甚好，甚好。只是你孤棲了。」人瑞道：「守着兩個，還孤棲個甚麼呢？」老殘道：「管你孤棲不孤棲，趕緊說！投到這胡舉人家怎麼樣呢？」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話說老殘急忙要問他，投到胡舉人家便怎樣了。人瑞道：「你越急着，我越不着急，我還要抽兩口煙呢。」老殘急於要聽他說，就叫：「翠環！你趕緊燒兩筒，讓他吸了好說。」翠環拿着鐵子便燒。

黃升從裏面把行李放好，出來回道：「他們的鋪蓋，叫他夥計來放。」人瑞點點頭。一刻，見先來的兩個夥計跟着黃升進去了。原來馬頭上規矩：凡妓女的鋪蓋，必須他夥計自行來放，家人斷不肯着他放的，又兼之鋪蓋之外，還有甚麼應用的物事，他夥計知道放在甚麼所在，妓女探手便得，若是別人放的，就無處尋覓了。

却說夥計放完鋪蓋出來，說道：「翠環的燒了，怎麼樣呢？」人瑞道：「那你就不要管罷！」老殘道：「我知道。你明天來我陪你二十兩銀子，重做就是了。」夥計說：「不是為銀子，老爺請放心。爲的是今兒夜裏。」人瑞道：「叫你不要管，你還不明白嗎？」翠環道：「叫你不要管，你就回去罷！」那夥計才低着頭出去。

人瑞對黃升道：「天不早了。你把火盆裏多添點炭，坐一壺開水在旁邊，把我墨盒子筆取出來，取幾張紅格子白八行書，同信封子出來，取兩枝洋蠟，都放在桌上，你就去睡罷。」黃升答應了一聲是，就去照辦。這人瑞也吸完。老殘問道：「投到胡舉人家怎麼樣呢？」

人瑞道：「這個鄉下糊塗老兒，見了胡舉人，爬下地就磕頭，說：『如能救得我主人的，萬代封侯。』胡舉人道：『封侯不濟事，要有錢才能辦事呀！這大老爺，我在城裏也與他同過席，

是認得的。你先拿一千銀子來，我替你辦！我的酬勞在外。」那老兒便從懷裏摸出個皮靴買兒來，取出五百一張的票子兩張，與胡舉人。却又道：「但能官司了結無事，就再花多少，我也能辦。」胡舉人點點頭。喫過午飯，就穿了衣冠，來拜老剛。老殘拍着炕沿道：「不好了！」

人瑞道：「這渾蛋的胡舉人來了呢，老剛就請見。見了略說了幾句套話，胡舉人就這把這一千銀票子雙手捧上。說道：『這是賈魏氏那一案，魏家孝敬老公祖的，求老公祖格外成全。』」老殘道：「一定翻了呀！」人瑞道：「倒了倒還好。却是沒有翻。」老殘道：「怎麼翻呢？」

人瑞道：「老剛却笑嘻嘻的雙手接了，看了一看，說道：『是誰家的票子？可靠得住嗎？』」胡舉人道：「這是兩搭的票子。是做縣第一個大錢莊，萬家得住。」老剛道：「這們大向案情，一千銀子那能行呢！」胡舉人道：「魏家人說：只要早早了結交事，就再花多些，他也願意。」老剛道：「上三條人命，一千銀子一條，也還值一萬三呢！也罷，既是老兄來，兄弟情願減半算，六千五百兩銀子罷。」胡舉人連聲答應道：「可以行得。可以行得。」老剛又道：「老兄不過是個介紹人，不可專主，請回去切實向他一問，也不必開票子來，只須老兄寫明云：咸平六五之變，前途願出。兄弟憑此，明日就斷結了。」胡舉人喜的不得了，出去就與那鄉下老兒商議。鄉下老兒說官司可以了結無事，就擅專一面，請多年寶東，不致遭怪，況且不要現銀子；就寫高與與的，寫了五千五百兩的憑據，交與胡舉人。又寫了個五百兩的憑據，為胡舉人的謝儀。這渾蛋胡舉人，寫了一封信，并這五千五百兩憑據，一并送到衙門裏來。老剛收下，還給個收條。

「等到第二天升堂，本是王子謹會審的，這些情節，子謹却一絲也不知道。坐上堂去，喊了一聲帶人，那衙門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獄子。兩人跪到堂上，剛剛使從懷裏摸出那個一千兩銀票，并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和那胡舉人的書子，先遞給子謹看了一遍；子謹不便措辭，心中却暗暗的替魏家父女叫苦。剛剛等子謹看過，便問魏老兒道：「你認得字嗎？」魏老兒供：「本是讀書人，認得字。」又問賈魏氏：「認得字嗎？」賈魏氏供：「從小上過幾年學



堂上一擲，驚魂動魄。王婆道：「這錢，就買這一個。行氣的差受上來！我對你講。」幾個差役走上幾步，跪一星是，喊道：「請老爺下！」剛弼道：「你個伎倆，我全知道。你看那案子是那裏的泥，你個得了錢，用刑逼供，嚇人，苦。你們那案情重大，是翻不過來的了，你們得了錢，就這方一案，把那犯人堂堂打死，這他個面黃肌瘦，本官又有刑嚴刑酷的處分，我地全曉得的。今日晝夜光涉賈魏，只不許抄他，昏昏；但看顏色不好，就發刑，等他回這氣來再抄，還備十天工夫，無管你甚麼好漢，也不怕你不招。」

「可憐一個賈魏，不到兩天，就真然不活了，哭的一絲半氣的，又忍不得老父之刑，就說道：『不必用刑！我招就是了。人是我謀害的。父親不認情。』」剛弼道：「你為甚麼管他全家？」賈魏道：「我為妯娌，和有心害。」剛弼道：「妯娌不和，你害他一個人，沒設了，為甚麼毒他一家子呢？」賈魏道：「我本想害他一人，沒有法子，只好把毒藥放在月餅餡子裏，因為他最喜吃月餅，讓他光毒死了，旁人必不疑心。」剛弼道：「月餅餡子裏，你放的甚麼毒藥呢？」賈魏道：「是『霜』。」剛弼道：「那裏來『霜』呢？」賈魏道：「叫『藥店裏買』的。」

剛弼又問：「叫誰買的呢？」賈魏道：「自己會去買，叫人買的，所以不曉得那家藥店。」剛弼又問：「叫誰買的呢？」賈魏道：「就是婆家被毒死了的長工土二。」剛弼又問：「既是土二替你買的，何以他又肯這月餅受毒死了呢？」賈魏道：「我叫他買霜的時候，只說他毒老鼠，所以他不知道。」剛弼又問：「不說你又親知，豈有個不問他的呢？」賈魏道：「這霜霜在要買的時候，買好幾天了，土二趁機放他小媳吃食盤裏，這幾日都無原，他替那日回娘家，看他們做月餅餡子，問他何用，他們說送我送節禮，趁無人的時候，就把『霜』留一裏了。」

剛弼道：「是了，是了。」又問道：「我看你人復直爽，所招的一絲不錯，只是我聽入說，你公公平常待你如何？」賈魏道：「公公待我如待親身女兒一般慈惠，沒

有再厚的了。」剛兩道：「你公公橫豎已死，你何必替他迴避呢？」魏大聽了，抬起頭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大叫道：「剛大老爺！你不過要成就我個凌遲的罪名，現在我已遂了你的願了，既死了公公，總是該凌遲，你又何必坐成個故親呢？你家也有兒女呀，勸你退後些罷！」剛兩一笑道：「論做官的道理呢，原該追究個水盡山窮，既然已如此，先讓他把這個供畫了再說。」

黃人瑞將案情說明了，因問老殘道：「這是前兩大的事。現在他還要算那個老頭子呢！昨日我在衙門裏吃飯，王子謹氣得要死，逼得不開口，一開口，彷彿待了魏家若干銀子似的。李大尊在此地，也覺得這案情不安當，然也沒有法想，商議除非能把白太尊白子壽弄來才好。這瘟剛是以清廉自處的，白太尊的情廉恐怕他還靠得住些。白子壽比人品學問，為衆所推服，他還不敢藐視，舍此更無能制伏他的人。只是一兩大內，就要上詳，宮裏的性子又急，若奏出去，就不好設法了。只是沒法送到宮保面前去，凡我們兩黃都要避嫌嫌疑，昨日我看見老哥，我從心跟裏歡喜出來，請你想個甚麼法子。」

老殘道：「我也沒有長策。不過這種事，其勢已迫，不能計出萬全，只有就此情形，我詳細寫封信與宮保，請宮保派白太尊來覆審。至於這一礙響不響，那就不能管了。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但是撞在我輩眼中，盡心方替他做一下子就能了。」人瑞道：「佩服！佩服！事不宜遲，筆墨紙等物預備好了，請你老人家就此動筆。」翠環：「你去點蠟燭，泡茶。」

老殘疑了一疑，就到人瑞屋裏坐下，翠環把洋燭也點着了。老殘揭開墨盒，拔出筆來，鋪好了紙，拈筆便寫。那知墨盒子已凍得像塊石頭，筆也凍得像個裂核子，半筆也寫不下去。翠環把墨盒子捧到火盆上烘，老殘將筆拿在手裏，向着火盆一頭烘，一頭想；半響功夫，墨盒裏冒白氣，下半邊已化了。老殘蘸墨為寫，寫兩行，烘一烘，不過半個多時辰，信已寫好，加了個封皮，打算問人瑞信已寫妥，交給誰送，翠環道：「你請老爺爺進來！」

翠環托手門簾一揭，格格的笑個不止。低低喊道：「鐵老！你來瞧！」老殘望外一看，原來黃

人端在首，右手抱着烟筒，頭歪在枕頭上，口裏拖三四寸長一蔴口涎，腿上一却蓋了一條狼皮褥子。那裏那邊，翠花睡在虎皮毯上，兩隻脚縮在衣裏頭，兩隻手縮在袖裏頭，却不在枕頭上。半個臉埋在毯裏，半個臉露着。兩個人人都睡得實實沈沈的了。老殘看了，說：『這可睡不，快點喊他們起來！』老殘就去拍人端說：『醒醒罷！這樣受病了。』人端驚覺，惜裏攪攪的，睜開眼，說道：『呵呵，這寫好了嗎？』老殘道：『寫好了。』人端手扎着坐起，只見口邊那條涎水，由褥子上滾到煙盤裏，烘成幾段，原久已化作一條冰了。老殘拍人端的時候，翠花聽到翠花身邊，先向他衣襟摸着兩隻脚，用力往外一扯，翠花驚醒，連喊『誰！誰！誰！』連手擦擦眼睛，叫道：『可凍死我了！』兩人起來，都奔向火盆就裏，那知火盆無人添炭，只剩一層白灰，幾星餘火，却還有熱氣。翠花道：『屋裏火盆旺着呢！快回屋裏烘去罷！』四人遂同到裏屋來。

翠花看鋪蓋三分，俱已凍得發硬，就去看他裏送來的，却是一牀藍湖縐被，一牀紅湖縐被，兩條大呢毯子，一個枕頭，指給老殘道：『你瞧這鋪蓋好不好？』老殘道：『太好了些。』便向人端道：『信寫完了。請你看。』人端道：『瑞一留烘火，一面又過信來，頭至尾讀了一遍，說：『很切實的。我想總該靈罷！』』老殘道：『怎樣去呢？』人端腰裏摸個餛飩，一看，說：『四下鐘了。再等一刻，天亮了，我叫喚裏一個人去。』老殘道：『縣裏人都起身待遲，不如天剛後，同府裏商議，兩個人去更妥。只是這河難得過去？』人端道：『河裏昨晚就有八跑凌。單身人過河，很便當的。』

大家烘着火，隨便開話，兩三鐘工夫，極容易過，不知不覺，東方已自明了。人端喚起黃升，叫他回店家商議，雇人到省城送話，說：『不過四十里地。如晌午以前送到，下午取得收條來，我賞銀十兩。』停了一刻，只見店夥同了一個人來說：『這是我兄弟。如大老爺送信，他可以送去。他送幾回信，頗在行，到衙門裏也敢進去。請大老爺放心。』當時人端就把上無台的稟

交給他。自收拾投遞去了。

這裏人講道：「我們這時該睡了。」於是黃鐵睡在兩邊，二翠睡在當中，不多一刻，都已鼾胸鼾着。一覺醒來，已是午間時候，翠花、彭子早已在前廊等候，喚了他姊妹兩個回去，將錦盒捲了一封捲着就走。人講道：「昨晚就送他們祖兒倆，我們這兒不派人去叫了。」彭子答應着是，便同兩人前去。翠環回過頭來，眼淚汪汪的道：「你忘了啊！……」人講道：「人瑞老殘俱笑着點頭。二人洗臉，歇了片刻，就吃午飯，飯罷，已兩下多鐘，人瑞自進縣署去了。說：「倘有回信，賊我一聲。」老殘說：「知道。你請罷！」

人瑞去後，不到一個時辰，只見店家領着信的人，一頭大汗，走進店來，這裏取出一個馬封，紫花大印，拆開，裏面回信兩封：一封是張宮保親筆，字比核桃還大；一封是內文案，袁希明的信，言白太尊現將安泰，即派人去代回，大約六七天可到。并說：「宮保原囑閣下等候兩日，等白太尊到，商酌一切……云云。」老殘看了，對送信人說：「你歇着罷！晚上來領賞。賊黃二爺來！進店家說：『同黃大老爺進去了。』」

老殘想：「這信是誰送去呢？不如親去走一遭罷！」就告店家，開了門，竟自提腰衝門來。進了大門，見出進進人役甚多，知有堂事。進了廳，只見堂上氣森森，許多差役圍旁立着。凝了一凝神，想道：「我何曾上去看看，甚感案情。」立在差役身後，却着不見。只聽堂上道：「賈魏氏！你要明白！你自己犯罪已定，自是無可說。你却竭力開脫你那父親，說他并不知情，這是你的一片孝心，本堂也沒有個不成全的。但是，不許出你的姦夫來，你父親的命就保全不住了。你想：你那姦夫出的主意，把你害得這苦法，他倒躲在遠處的，連轎都不容你送一盤，這人的情義也就很薄了，你却派死不招出他來，反令生身老父，替他擔着死罪，聖人云：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原配丈夫，爲了父親，而且顧不得他；何況一個相好的男人呢？我勸你招了的好！」只聽底下只是嚶嚶啜泣。又聽堂上喝道：「你還不招嗎？不招，我又要動刑





交給他。自收拾投遞去了。

這裏人瑞道：「我們這時該睡了。」於是黃鶴睡在兩邊，二翠睡在當中，不多一刻，都已鼾鼾睡著。一覺醒來，已是午牌時候，翠花、夢雲早已在前面等候，接了他姊妹兩個回去，將鋪蓋捲了一并擡着就走。人瑞道：「昨晚就送他們姐兒倆來，我們這兒不派人去叫了？」夢雲答應著是，便同兩人前去。翠環回過頭來，眼淚汪汪的道：「你忘了啊！……」人瑞老殘俱笑着點點頭。二人洗臉，歇了片刻，就吃午飯，飯罷，已雨下多鐘，人瑞自進廳裏去了。說：「倘有回信，賊我一聲。」老殘說：「知道。你請罷！」

人瑞去後，不到一個時辰，只見店家領着送信的人，一頭大汗，走進店來，將裏取出一個馬封，紫花大印，拆開，裏面回信兩封。一封是張宮保親筆，字比核桃還大，一封是內文案下袁希明的信，言白太尊現署安泰，即派人去代遞，大約六七天可到。并云：「宮保深盼閣下少候兩日，等白太尊到，商酌一切……云云。」老殘看了，對送信人說：「你歇着罷！晚上來領賞。」賊黃二爺來！也店家說：「同黃大老爺進門去了。」

老殘想：「這信是誰送去的呢？不如親去走一遭罷！」說告店家，開了門，竟自披髮衝冠，進了大門，見出出進進人役甚多，不知有堂事。進了儀門，果見堂上氣森森，許多差役隨旁立着。凝了一凝神，想道：「我何處去看，甚感案情。」正在差役身後，却看不見。只聽堂上道：「賈魏氏！你還明白！你自己犯的罪已定，自是纏纏。你却竭力開脫你那父親，說他并不知情，這是你的一片孝心，本縣也沒有個不成全的。但是，你不出你的姦夫來，你父親的命就保全不住了。你想：你那姦夫出的主意，把你害得這苦法，他倒躲在遠遠的，連飯都不替你送一盃，這人的情誼也夠微薄的了，你却抵死不招出他來，反令生身老父，替他擔着死罪，聖人云：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原配丈夫，爲了父親，偏且顧不得他，何況一個相好的男人呢？我勸你招了的好！」只聽底下只是嚶嚶啜泣。又聽堂上喝道：「你還不招嗎？不招，我又要動刑

了！」又聽底下「一絲半氣的說：『聽不見，甚麼話來。只聽堂上喊道：』他說甚麼？」聽一個書吏上去問道：『賈魏大說：是他自己的事，老爺怎樣吩咐，他怎樣招。』書吏道：『這一個盜夫出來，實實無從捏造。』又聽堂上把驚堂一擗，罵道：『這個淫婦！真正刁狡！撥起案來！』堂下無名的人大叫了一聲「頂！」只聽跑幾個人去，把拶子往地下一擗，響的三響，驚心動魄。老殘道：『這裏，怒氣上沖，也不管公堂重地，把站堂的差人，用手分開，大叫一聲：『站開！』」老殘道：『差人，老殘到！』問：『是！』一個差人，一手提着賈魏氏頭髮，將頭提起，兩滴差人正抓他手在上拶子。老殘道：『將差人一扯，說道：』住手！』與大爺大擺走上公堂，見公堂上坐着兩人：「首王王子謹，上首心知就是這賈魏氏了。先向賈魏氏打了一躬，子謹見是老殘，慌忙立起，剛躬却不認得，並不起身，喝道：『你是何人！敢來混公堂！拉他下去！』未知老殘被拉下去，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 第十七章

#### 鐵轍一聲公堂解案

#### 瑤琴三疊衙舍銜環

話說老殘道：『魏氏正要上刑，急搶公堂去，喊了住手，』子謹却不認得老殘，如何許人，又看他青衫小帽，就喝差人拉他下去，誰知差人見了老爺，老爺早經站起，知道此人必有來歷，雖然答了一聲「頂！」却是一個人敢走上來。老殘看剛發怒，滿面連聲吆喝，却有意噴着臉頰，便輕輕的說道：『你先莫問我是甚麼人，且聽我兩句話，如果說的不對，堂下有的是刑具，你就打幾板子，我一句夾棍，也不要緊。我且問你：一個垂危的老翁，一個深閨的女子，案情我却不信，你這手縛脚，是甚意思，難道怕他越獄走了嗎？這是制強盜的刑具，你就隨便於其，天有何春？』

子謹聽不到話，自己已見了老爺，急急跪下，道：『老爺，我這人，是下不去，想忙喊道：』補翁先生！請到房裏來坐。此地公堂，不便說話。』子謹氣得目瞪口呆，又見子謹，他補翁，恐怕有難

來歷，也不放過於明白。老殘見子謹爲難，遂走過西邊去，對着子謹也打了一躬。子謹慌忙還揖，口稱「後面房裏坐」。老殘說道：「不忙」。却從袖裏取出張宮帖，那個覆書來，雙手遞給子謹。子謹見有茶花大印，不覺喜逐顏開。雙手接過，拆開一看，便高聲說道：「示悉。白首書札到此來，請即傳諭王剛二令，不得濫刑。魏謙父女取保回家，候白守覆訊。弟耀頓首。」

「一回遞給剛弼去看，一面大聲喊道：『奉撫台傳諭，叫把魏謙父女刑具全行鬆放，取保回家，候白大人來再審。』」底下聽了，答應一聲「嘎！」又大喊道：「當堂鬆刑囉！當堂鬆刑囉！」却手八脚把魏父女手鐐腳鐐頂上辦鑄，子一鬆一個乾淨，教他上來磕頭。替他喊道：「謝撫台與！謝剛弼老爺，王大老爺恩典！」

那剛弼看信之後，正自敢怒而不敢言，又聽到謝剛弼大老爺王大老爺恩典，如同刀子心一般，早坐不住，退往後堂去了。子謹向老殘拱手道：「請鹽房裏去坐！兄弟賂爲交代此案，就來奉陪。」老殘拱一拱手道：「請先生治公。弟尚有一事要退。」遂下堂，仍自大搖大擺的走出衙門去了。這裏子謹吩咐了書吏，叫魏謙父女趕緊取保，今晚便叫他們出去才好。書吏一一答應，擊鼓退堂。

却說老殘回家，一路走着，心裏十分高興，想道：「前日開得玉賢種種酷虐，無法可施，今日又親目見了一個書吏，却被一封書，便救活了兩條性命，比吃了八參果，心裏還快活。」一路走着，不知不覺已出了城門，便是那黃河的險隘處。上得陡去，看天色欲暮，那黃河已凍得同大路一般，小車子已不斷的來往行走。心裏想道：「行李已被燒去，便無累礙，明日便可單身回省，好去設法行李。」轉又念道：「袁希明來信，叫我等白公來，以便商酌。明知白公辦理此事，迎刃有餘，然倘有未能周知之處，豈不是我去了害的事嗎？只好耐心等待數日再說。」一面想着，已到店門，順便踱了回去，看有許多人正在那裏剝挖火裏的燼餘，堆了好大一堆，看是些零細碎布，也說不去看他。

老殘回到上房，獨自坐定，過了兩個多鐘頭，只見人瑞從外面進來，口稱「痛快！痛快！」又說：「那瘟剛退堂之後，隨即命家人檢點行李回省。子謹知道宮家耳聾，恐怕他回省，又出沒子，故極力留他。說：『宮保只有淚白太尊覆審的話，並沒有叫閣下回省的示諭，此案未了，斷不能走，你這樣去，豈不是同宮保唱氣嗎？恐不合你主敬存誠的道理。』他想想，也只好忍耐着了。子謹本想請你進去吃飯，我說：『不好，倒不如這桌好好的菜去，我替你陪客罷！』我討了這個差使來的，你看好不好？」老殘道：「好。你吃台食，我担人情，你倒便宜；我把他餘掉，看你吃甚麼？」人瑞道：「你只要有事辦，只管辦，我就陪你快。」

說着，門口已有一個戴紅纓帽兒的，拿了一個全帖，後面跟着一個挑食盒的進來，直走到上房，揭帘暖簾進來，對着人瑞道：「這位就鐵老爺罷？」人瑞說：「不錯。」那家人便搶前一步，請了一個安，說：「啟說，小爺分沒有好菜，送了一桌粗飯，請大老爺包涵。」老殘道：「這店裏飯便便，不消費上費心，請挑回去，送別位罷。」家人道：「主人吩咐，總要大老爺賞臉，家八萬不敢挑回去，要挨罵的。」人瑞在桌上拿了一張箋紙，披開筆帽，對着那家人道：「你叫他們挑到前頭灶屋裏去。」那家人揭開盒蓋，請老爺們過眼。原來是一桌極豐盛的魚翅席。老殘道：「便飯，管不起。這酒席太客氣，更不敢當了。」人瑞用筆在花箋上已經寫完，遞與那家人，說：「這是鐵老爺的書信，你出去說謝謝就是了。」又叫黃升賞了家人一吊錢。挑盒子的二百錢，家人打了兩個千兒，道了謝，便去了。

這裏黃升掌上盞來，不消半個時辰，翠花翠環俱到。他那夥計不等吩咐，已搬了兩個小行李捲兒進來，送到房裏去。人瑞道：「你們鋪蓋，得快！半工夫，就齊了嗎？」翠花道：「家裏有的鋪蓋，對付着就用了。」黃升來，問：「不開不開？」人瑞說：「開罷！」停了一刻，已將碟子擺好。人瑞道：「今日北風雖然不刮，還是很冷，快溫酒來喝兩杯！今天十分快樂，我們多喝兩杯。」二翠俱拿起茶子來，唱兩個曲子侑酒。人瑞道：「不必唱了。你們也喝……」



看看那家人進房，取房去了。只見人瑞道：「今兒我們李家很高興的，被這翠環一個人不痛快，惹的我也不痛快了，酒也不吃了，連碟子都擱下罷！」又是更升來，當與他些碟子都撒下去。此時不但二翠摸不着頭腦，連老殘也覺得詫異的很。隨即黃升帶着翠環去影射，把翠環的鋪蓋也捲走了。

翠環忙問：「啥事？啥事？怎麼不教我在這裏？」影射說：「我不知道。光聽說叫我取回鋪蓋捲去。」翠環一時按捺不住，料到一凶多吉少，不覺淚流滿面。人瑞道：「我好，你是老爺呢，難道不能包涵嗎？你老一不喜歡，我們就活不成了！」翠環又跪向老殘面前，說：「我爲啥不喜歡！這是不對的事，我一官不着，你慢慢的求我老爺去。」翠環又跪向老殘面前，說：「還求你救我！」老殘道：「什麼事？我救你呢？」翠環道：「取回鋪蓋，一定是昨兒走了風聲，俺媽知道，拿兒，讓我在這兒早晚逼着去，明大就遠走高飛了。」他敢回官門嗎？就只有，是個好法子。」老殘道：「這話說的是。人瑞哥！你想個法子，挽留住他才好。一被他媽接回去，事就不好下了。」人瑞道：「那是再消說，自然要挽留他。」你不挽留，誰能挽留他呢！」

老殘一面將翠環拉起，一面向人瑞道：「你的話，我怎麼不懂？難道昨夜說的話，當真不算數了嗎？」人瑞道：「我已澈底想，只有不官的一法。你想：披一個姐兒從良，總也得有個伴頭，你也不承認，我也不承認，這話說呢？他弄來，望那裏安插呢？若是在這裏，我們兩人，都不承認，外人一定說我弄，無從說，得了個好伴的差，心妒的人多，能不肯官官的，以我不用任出來了，還甚麼，在呢？所以是子做的。」老殘一聽，語也有理，是因此就，於心實也難忍，加着翠環住的哭，責任難，便向人瑞道：「說如此，也得有個伴頭的法才好。」人瑞道：「我請你想，如想得，我一定助力。」老殘想了想，實無法子，說道：「雖無法子，也得大家想想。」人瑞道：「我倒有個法子

，你又做不到，所以只好罷休。」老殘道：「你說出來，我總可以設法。」人瑞道：「除非你承認了要他，才好措辭。」老殘道：「我就承認，也不緊。」人瑞道：「空口說白話，能行嗎？事是我辦，我告訴人，說你要，誰信呢？除非你親筆寫封信給我，那我就有法辦了。」老殘道：「信是、寫、的。」人瑞道：「我就你做不到，是不是呢？」

老殘正在躊躇，却被二翠一齊上來央告，說：「這也不要緊的，你老就搵一下子罷！」老殘道：「信、樣、寫、給、誰、呢？」人瑞道：「然寫給土子謹，你就說：『是一妓女某人，本係良家，甚為可憫，為擬拔出風塵，請兄弟力維，身價若干，如數照繳。』」我拿了這信，就有辦法。將來仕憑你這人也罷，釋配也罷，你就有了主權，我也不遭辱氣，不然，那有辦法？」

正說着，只見黃升進來說：「翠環姑娘出來！你家裏人請你呢！」翠環一聽，魂飛天外，一面說去，一面拚命央告老殘寫信。翠花到房裏取出紙筆硯來，將筆蘸飽，遞到老殘手裏。老殘接過筆來，嘆口氣，向翠環道：「冤、冤、為你的事，要我親筆畫供呢！」翠環道：「我替你老磕一千個頭，你老就為一回難，勝造一級浮圖！」老殘已在紙上如說寫就，遞與人瑞說：「我的職分已盡，再不好好的辦，罪就在你了！」人瑞接過信來，遞與黃升說：「停一會送到縣裏去。」

當老殘寫信的時刻，黃人瑞同翠花耳中說了許多的話，黃升接過信來，向翠環道：「你媽等你說話呢！快去罷！」翠環心泥着不肯去，眼看着人瑞，有求救的意思。人瑞道：「你去不要緊的，諸事有我！」翠花立起來，拉了翠環的手說：「環妹！我同你去，你放心罷！你大大的放心罷！」翠環無法，只得說聲告假，走出去了。

這裏人瑞却跑到烟炕上去燒煙，嘴裏七搭八搭的同老殘說話。約計有一點鐘工夫，人瑞烟也吸足了，只見黃升戴着簾笠的大帽子進來，說：「請老爺們那邊去。」人瑞說：「啊！」便站起來。



，拉了老殘說：『那邊坐罷。』老殘詫異道：『幾時有個那邊出來？』人瑞說：『這個那邊，是今天纔出來的。』原來這店裏的上房一排，本是兩個三間，人瑞住的是西邊三間，還有東邊的個三間，原有別人住着，今早勸身過去了，所以空下來。

黃鐵二人攜手走到東房前，上了台階，早有人打起暖爐。只見正中方桌上掛着桌裙，桌上點了一對大紅蠟燈，地下鋪了一條紅氈；走進堂門，見東邊一間，擺了一張方桌，朝南也坐着桌裙，上首平列兩張椅子，兩旁一邊一張椅子，都搭着椅披，桌上却擺了滿滿一桌的果碟，比方才吃的還更好看些。西邊是隔的一間房，挂了一條紅大呢的門簾。

老殘詫異道：『這是甚麼原故？……』只聽人瑞高聲嚷道：『你們攙着姨奶奶出來，參見他們老。』只見門簾揭處，一個老媽子在左，翠花在右，攙着一個美人出來，滿頭戴着都是花，穿着一件紅青外褂，綠襖子繫一條粉紅裙子，却低着頭。走到紅氈子前，老殘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環。大叫道：『這是怎麼說！斷乎不可！』人瑞道：『你親筆字據都寫了！還狡辯甚麼！』不由分說，拉老媽子椅子上去坐，老殘那裏肯坐，這裏翠環早已磕下頭去了。老殘沒法，也只好回了半禮。又見老媽子說：『黃大老爺請坐，謝大媒。』翠環却又磕下頭去，人瑞道：『不敢當！不敢當！』也還了一禮，當將新人送進房內。

翠花隨即出去磕頭道喜，老媽子等八也都道完了喜，人瑞拉老殘到房裏去。原來房內新鋪蓋已陳設停妥，是紅綠綢緞被一牀，紅綠大呢褥子各一條，枕頭兩個，炕前挂了二個紅紫魯山綉的幔子，桌上鋪了紅桌氈，也是一對紅蠟燭，桌上却挂了一副大紅對聯，上寫着：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講過姻緣。

老殘却得是黃人瑞的筆蹟，墨痕還沒有甚乾呢。因笑向人瑞道：『你真會淘氣，這是西湖上月老祠的對聯，被你偷得來的。』人瑞道：『對聯便是好文章，你敢說不切當嗎？』人瑞卻從懷中把剛才裏送來的封套遞與老殘說：『你瞧！這是費如夫。原來的賣身契一紙，這是新寫的』

身契一紙，總共奉上。你看愚弟，專到不周到！」老殘說：「既已如此，感激則很！你又何苦把我套在圈中，真做甚麼呢？」

人瑞道：「我不對你說，是生註定事，莫錯過了姻緣嗎？我為翠環計，教人須做，非如此，總不十分妥當。為你計，亦不吃虧，天下事說這們做法，是不錯的。」說過，呵呵大笑。又說：「不多說罷，我肚子餓的不得，要吃飯了。」人瑞拉着老殘，翠花拉着翠環，要他們兩個上坐。老殘決意不肯，仍是去了桌裙，四方兩對面坐的。這一席酒不消說，各人有各快樂處，自然是盡歡而散，以後無非是送房睡覺，無庸贅述。

却說老殘後人瑞逼放好事，心裏有痛，想報復，又看翠花自己凍着，却擎虎皮氈子替人瑞蓋腿，為翠環事，他又出了許多心，冷眼看去，也一個良心的，真得把他也拔出來才好，且等將，再道理。

次日，瑞跑來，笑向翠環道：「昨兒炕角睡得安穩罷！」翠環道：「都是黃大爺大德成全，慢慢供你的長生祿位罷。」人瑞道：「豈只！豈只！豈只！」說着，更向老殘道：「昨日三百銀子，是子謹給出的，今日我當替你還帳去，這衣服就是子謹送的，你也不用生氣了，想送錢，他也是不肯收的。」老殘道：「這話那裏起，叫家花這許多錢？也只好你先替我道謝，再圖報罷。」說着，人瑞自己去裏。老殘因翠環名字太俗，且也不記再叫了，遂替他頓倒一下，換做環翠，却算了一個別號，便雅得呢。人瑞把他徒弟找得來，看他身上衣服過於單薄，給了幾兩銀子，仍叫李五領去買幾件衣服給他穿。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已經五天去了。

那日人瑞已經要去，老正在客堂裏，翠環翠字，忽聽店中夥計報道：「恩裏大老爺來了。」時，子謹字已到階前，下轎，老殘迎進堂門。人瑞入來，分賓主坐下。說道：「白太尊立刻就到，兄弟是來接差的，且順便來與老哥道喜，閒談一刻。」老殘說：「前日種種情，已託人瑞代送謝忱，因剛君在署，不便親到拜謝，想能曲諒。」子謹謙遜道：「豈敢！」

隨命新人中來拜見了，子謙又送了幾件首飾，作拜見之禮。忽見外面差人飛奔也似的跑來報：「白大人已到。對岸下轎，從冰上走過來了。」子謙慌忙，轎去接，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一回分解。

## 第十八章

###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話說主子謙，接到河邊，其時白太守已經由冰上走過來了。子謙遞上手版，趕到面前請了個安，道：「大人辛苦。」白太守了個安，說道：「何必還要出？兄弟自然要到貴衙門請安去的。」子謙連稱「不敢」。河邊搭着茶棚，挂着彩綉，當時讓到茶棚小坐。白公問道：「鐵君走了沒有？」子謙回道：「尚未，因等大人來到，恐有話說，卑職方才在鐵處來。」白公點點頭道：「甚善。我此刻不便去拜，恐惹剛疑心。」吃了一口茶，裏頭備的轎子執事，早已齊備；白公便坐了轎子，到署去，少不得「旗放」。奏樂開門等事，進得署去，讓在西花廳住。剛跨下穿好了衣帽，等白公進來，就上本請見，見面之後，白公就將魏一案，如何問法，詳細問了一遍。

剛跨下二訴說，頗有得意之色，說到：「……宮保來函，不知聽信何人的亂語？此案情形，據卑看來，已成鐵案，決無疑義。……魏老，頗有幾文，送卑職一千銀子，卑職未收，所以買出人來，到宮保，攪亂黑白。聽說一個甚賤賣梁的郎中，得他許多銀子，送與給宮保的；這個郎中因用了銀子，時就買了個妓女，還在城住着，聽說這個案子如果當真翻過來，還要謝他幾千銀子呢！所以這郎中不走，專謝儀，似乎此人也該提了來訊一堂，訊出此人的贖證，又多添一層憑據了。」

白公說：「老哥所見甚是，但是元令晚須將案看過一遍，明日先把案內人證捉來，再作道理，或者竟照老哥的話，也不可，此刻不敢先有成見。像老哥說的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無往不利，兄弟資質甚魯，只好就事論事，細心推求，不敢說無過，但能算過，已還是萬

幸了。」說罷，又說了些省中的風景閒話。吃過晚飯，白公回測自己房中，將全案細細看過兩遍，傳出一張單子去，明日提人。

第二天已牌時分，門口報稱：「人已提齊齊備，請大人示下！」是今天下午後坐堂？還是明天早起？白公道：「人證已齊，就此刻坐大堂，堂上設一個位就是了。」剛王二若連忙上去請了個安說：「請大人自便，卑職等不敢陪齊，恐有不之處，理應迴避。」白公道：「說裏話，兄弟魯鈍，精神照應不到，正望兩兄提掇。」二人也不敢過謙。停刻，堂事已齊，稿簽門上求請升堂，三人穿衣冠而出，坐了大堂。

白公舉了硃筆，第一名先傳原告賈幹，差人將賈幹到，當堂跪下。白公問道：「你叫賈幹？底下答道：『是！』白公問：『今十幾歲了？』答稱：『十七歲了。』問：『是死賈志的親生？還是承繼？』答稱：『本是如堂的姪兒。過房承繼的。』問：『是幾時承繼的？』答稱：『因父交親眷身死，次日入殮，無人成照，由族中公議入繼成房的。』

白公又問：『你官相驗的時候，你已經一氣沒有？』答：『已經過來了。』問：『入殮的時候，你親視含殮了沒有？』答稱：『親視含殮的。』問：『死人臨入殮時，臉上是甚麼顏色？』答稱：『白支支的，同死人一樣。』問：『有紫斑沒有？』答：『沒有看見。』問：『骨節僵硬不僵硬？』答稱：『并不硬。』問：『既不僵硬，會摸胸口有熱氣？』答：『有人摸的說沒有熱氣了。』問：『月餅裏有磁縮，是幾時知道的？』答：『是入殮二天知道的。』問：『是誰看出來的？』答：『是姊姊看出來的。』問：『你姊姊何以知道裏頭有磁縮？』答：『本不知道裏頭有磁縮，因疑心月餅裏有病，所以揭開來細看，見有粉紅點點子，就拿出來，有人說是磁縮，我找尋人來細瞧，也說是磁縮，所以知道是中了磁毒了。』

白公說：『知道了。下去！』又用硃筆一點，說：『傳四美齋來！』差人帶上，白公問道：「你叫什麼？你是四美齋的甚麼人？」答稱：『小人叫王輔庭。在四美齋掌櫃。』問：『魏家定做

月餅，共做了多少斤？」答：「做了二十斤。」問：「餡子是魏家送來的嗎？」答稱：「是。」問：「做二十斤，就將將的不多不少嗎？」答：「定的是二十斤，做成了八十三個。」問：「他定做的月餅，是一種餡子，兩種餡子？」答：「一種，那是冰糖，芝麻，核桃仁的。」問：「你們店裏的是幾種餡子？」答：「好幾種呢。」問：「有冰糖，芝麻，核桃仁的沒有？」答：「也有。」問：「你們店裏的餡子比他的餡子好點？」答：「是他家的好點。」問：「好處在甚麼地方？」答：「小人也知道，聽做月餅司務說，他家的餡子好，好味道比我們又香又甜。」白公說：「然則你店裏務先買過，不覺得有？」回稱：「不覺得。」

白公說：「知道了。去！」又將硃筆一點，說：「帶魏謙！」魏謙走上來，連連磕頭說：「大人哪！冤枉！」白公說：「夜不問你冤枉不冤枉，你聽我問你的話，我不問你話不許你說。」兩旁衙役便大聲嚷的一聲。

看官！你道這是甚麼緣故？凡官衙坐堂，這些衙役就要大呼小叫的，名叫「喊堂威」。把那犯人嚇昏了，就可胡認了。不知道是那一朝代傳下來的規矩。却是一八公都是一個傳授。今日魏謙是被告王囚，所以要喊個堂威，嚇嚇魏謙。開話休題。

却說白公問魏謙道：「你定做了多少月餅？」答稱：「二十斤。」問：「你買來多少斤？」答：「八斤。」問：「還送了別人家沒有？」答：「送了小兒子他丈八家四斤。」問：「其餘的八斤呢？」答：「自己家裏人吃了。」問：「吃過月餅的人有在這裏的沒有？」答：「家裏人人都分的，現在問了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吃月餅的。」白公向差人說：「查一查！有幾個八跟魏謙家的，都傳上堂來。」

其時跪上一個有年紀的，兩個中平漢子，都跪下，差人回稟道：「這是魏家的一個管事，兩個長工。」白公問道：「你們在吃月餅？」同聲答道：「都吃的。」問：「每人吃了幾個，都說出來！」管事的說：「分了四個，吃了兩個，還剩兩個。」長工說：「每人分了兩個，當天都吃

完了。」白公問當的道：「竟剩的兩個餅，是幾時又吃的？」答說：「還沒有喫，就出了這件案子，說是餅有毒，所以再喫，一個個見證。」白公說：「好。——帶來了沒有？」答：「帶來了，在底呢。」白說：「很。」叫：「入。」同他取來！」又說：「魏謙同長，下去罷！」又問書吏：「前日有就籍字樣，餅呈案了沒有？」書吏回：「呈案在庫。」白公說：「提來！」

差人帶了餅，兩個餅，都放在堂上，存庫的半個月餅也提到。白公一面傳四美齋王輔庭，一面這餅餅餅對說了。剛王二公看，說：「這起餅，皮色，一樣，二公以為何如？」剛王二公看，忙欠身答應道：「四美齋王輔庭已上堂，白公餅等開一個夾下，叫他驗看，問：「是魏，叫你定做的，是？」王輔庭仔細看了看，回說：「一點不差，就是我家定做的。」白公說：「王輔庭叫他具回去罷。」

白公在堂上把那個餅，碎月餅，仔細看了，剛問道：「元！請仔細看，這月餅餡子是冰糖，芝麻，核桃，做，都適合口之物，若，做在餡子裏，自然同別物融合一氣，你看這餅，後加，與別物絕不粘。况四美齋，明只有種餡子，今將此兩種餡子細看，裏皆同，既是一餡子，人，了，則魏家之死，不由月餅可知。若是有湯之，還將，後加，內，月餅，為物，麵皮乾，無加入之理。二公以為何如？」俱全身道：「是。」白公又道：「月餅中既無毒，則魏家父女，無罪人，可以具結了案。」王子謙，應了一聲。剛心中，却說：「出甚麼，只好隨着也。」應了一聲，白公即吩咐帶魏謙，說：「魏謙，已審明月餅中實無藥，你們父女無罪，可以具結了案，回家去罷！」魏謙磕了幾個頭去了。

白公又叫：「帶買上來。」買本是個無用的人，不過他姊妹文他出面；今日看魏家父女已結案釋放，心裏就有點七上八下，聽說傳他，不但以前人教他說話都說不上，就是教他的



情願。」當將筆證收好，下堂去了。白公將這一千銀票交給齊吏，道：「到錢莊，將銀子取來。憑本府公文支付。」回頭向剛弼道：「聖憲兄！不免笑兄弟當堂受賄罷！」剛弼連稱：「不敢。」於是擊鼓退堂。

却說這件大案，齊河縣人人俱知，昨日白太尊到，今日傳人，那賈魏兩家，都預備至少住十天半月，那知道未及一個時辰，已經結案。沿路人言嘖嘖。

却說白公退至花廳，跨進門簾，只聽當中放的一架大自鳴鐘，正鏗鏘的敲了十二下，彷彿像迎接他似的，王子隨跟了進來，說：「大人寬衣扣帶罷。」白公道：「不止。」看着剛弼也跟隨進來，便道：「二位且請坐一坐，兄弟還有話。」二人坐下。白公向剛弼道：「這案兄弟斷得有理沒理？」剛弼道：「大人明斷，自是不會錯的。只恐卑職總不明白：這魏家既無短處，爲甚麼肯花呢？卑職一生，就沒有送過人一個錢。」白公呵呵大笑道：「老哥沒有送過人的錢，何以上臺揭會契與你？可見天下人不是見錢眼開的嘴！清康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人都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個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這個毛病，真怪兄弟直言。至於魏家花銀，是他鄉下人沒有識處，不足爲怪也。」又向子靈道：「此刻正案已完，可以差個人拿我們兩個名片，請魏公進來坐坐罷。」又笑向剛弼道：「此人聖憲兄不知道嗎？就是你講的，一個賣藥郎中，姓魏名英，號補殘，是個壯胆男子，學問極高，性情又極其平易，從不肯輕侮人的。老哥連他都當做小人，所以我說未免過分了。」剛弼道：「非就是省中傳的老殘老殘，就是這嗎？」白公道：「可不是呢。」剛弼道：「聽傳說，官保要他搬進衙門去住，替他捐官，要保舉，他不要，半夜裏逃走了的，是他嗎？」白公道：「豈敢。閣下還提他來試一試呢！」剛弼紅漲了臉道：「那真是卑職的處葬了。此人久聞其名，只是沒有見過。」子靈又起身道：「大人請更衣罷。」白公道：「大家換好衣服，好開懷暢飲。」王二公退到本屋，換了衣服，仍到花廳。恰好老殘也到，先替子靈作了一個



揖，然後各自一兩兩各人作了個揖，讓到炕上去首坐下，白公作陪。

老殘道：「如此大案，半個時辰了結，子齋先生，何其神速！」白公道：「豈敢。前半截的容，差使我已做過了，後半截的難，日，可要着落。補殘先生身上了。」老殘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又不是大人老爺，我又不是小的衙役，關我甚事呢？」白公道：「然則官保的信，是誰寫的？」老殘道：「我寫的。應該死，不救嗎？」白公道：「是了，未死，應該救，已死的不應該昭雪嗎？你想：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不得已，還請你這個福爾摩斯呢！」老殘笑道：「我沒有這大的能耐，你笑我云也不難，請王大老爺先補了我的快活頭兒，再標一張牌票，我就去。」

講着，飯已擺好，王子謹道：「請用飯罷。」白公道：「黃人瑞也不在這裏麼？爲甚不請過來？」子謹道：「已去請了。」語言未了，人瑞已到，作了一遍揖。子謹提了酒壺正在爲難，白公道：「自然袖公首坐。」老殘說：「我斷不阻占。」讓了一回仍是老殘坐了首座，白公二座。吃了一回酒，行了一回令，白公又把雖然差了許亮去，是個面子，務請老殘半苦一趙的話，再三敦囑；子謹人瑞又從旁慫恿，老殘只好答應。白公又說：「現有魏家的一千銀子，你先收去應用，如不足，子謹兄可代爲籌畫，不必惜，總要辦案，爲第一要義。」老殘道：「銀子可以不必，我老殘四百銀子已經取來，正要還子謹兄呢，不如先整着用，如果案子查得出呢，再向老莊討還，如查不出，我自逃走高翔，不在此地獻醜了。」白公道：「那也使得，只是要用俾來取，切不可顯小節，誤大事爲要。」老殘答應是了。

當時飯罷，白公立即過河，回省銷差。次日，黃人瑞、剛弼，也俱回省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章

齊東村靈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老殘遊記 第十九章

却說孝殘受了白、之、下、十、回、寓、盤、算、如、何、辦、法、；、店、家、來、報、：「、縣、裏、有、個、差、人、許、亮、來、見、。、孝、殘、說、：「、叫、他、進、來、！、」、許、亮、進、來、，、打、了、一、千、兒、，、上、前、回、道、：「、請、大、老、爺、的、示、：、還、是、許、亮、在、這、裏、伺、候、老、爺、的、吩、咐、？、還、是、先、差、下、高、到、那、裏、去、？、縣、裏、一、千、銀、子、已、撥、出、來、了、，、也、得、可、：、還、是、到、此、地、來、，、還、是、存、在、莊、上、聽、候、？、」、老、殘、道、：「、銀、子、還、用、不、着、，、存、在、莊、上、罷、。、但、是、這、個、案、子、，、真、不、好、辦、：、服、毒、一、定、是、不、錯、，、只、不、是、尋、常、毒、藥、，、骨、節、不、硬、，、顏、色、不、變、，、這、兩、節、最、關、緊、。、我、恐、怕、是、西、洋、藥、麼、，、怕、是、印、度、草、，、類、的、東、西、，、我、明、日、先、到、省、城、裏、去、，、有、個、中、西、大、藥、房、，、我、調、查、一、次、。、你、却、先、到、東、莊、去、，、暗、地、裝、一、查、，、有、同、字、人、來、，、的、人、沒、有、？、能、查、出、這、個、毒、藥、來、歷、？、就、有、意、思、了、。、」、  
「、只、是、我、到、何、處、伺、候、你、面、呢、？、」、許、亮、道、：「、小、的、有、個、弟、弟、許、明、，、他、在、帶、來、，、叫、他、伺、候、。、」、  
「、有、甚、麼、，、他、人、頭、兒、也、很、熟、，、吩、咐、了、，、就、好、辦、的、了、。、」、老、殘、點、頭、說、：「、甚、好、。、」、許、亮、朝、外、招、手、，、走、進、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搶、前、行、了、一、個、。、兒、。、許、亮、說、：「、這、小、的、兄、弟、許、明、。、」、就、對、許、明、道、：「、你、不、用、走、了、，、就、在、這、裏、伺、候、。、大、老、爺、罷、。、」、許、亮、又、說、：「、求、見、姨、太、太、。、」、老、殘、揚、臉、，、看、環、翠、，、正、靠、着、窗、坐、着、，、即、叫、二、人、見、了、，、各、大、請、了、一、安、，、環、翠、回、了、兩、拂、。、許、亮、即、帶、了、許、明、回、家、，、搬、行、李、去、了、。

待到上燈時候，人瑞也出來了，說：「、安、梅、兩、天、本、要、走、的、，、因、這、案、子、不、放、心、，、又、要、子、謹、死、命、的、扣、住、，、日、大、案、已、了、，、我、明、日、一、早、進、省、銷、差、去、了、。、」、老、殘、道、：「、我、也、要、進、省、去、呢、，、一、則、要、往、中、西、大、藥、房、等、，、去、調、查、毒、藥、，、二、則、也、要、把、這、個、盤、算、，、安、插、一、個、地、方、，、鬆、脫、開、身、子、，、好、辦、事、。、」、人、瑞、道、：「、我、館、房、子、甚、寬、綽、，、你、不、知、暫、且、同、我、住、，、如、嫌、不、好、，、再、慢、慢、的、找、房、如、何、呢、？、」、老、殘、道、：「、那、就、好、得、了、。、」、伺、環、翠、的、老、媽、子、，、不、肯、退、進、，、許、明、說、：「、小、的、女、人、可、以、送、姨、太、太、進、省、，、等、到、雇、着、老、媽、子、，、再、回、來、。、」、一、安、排、一、貼、。、環、翠、少、不、得、，、她、兒、弟、叫、來、，、付、了、幾、兩、銀、子、，、姊、妹、對、哭、了、一、番、，、車、子、，、自、有、許、明、照、料、。、  
次日一早，大爹二齊動身。走到黃河邊上，老殘同人瑞均不敢坐車，下車來預備步行過河。

，那知河邊上早有一輛車子等著，看見他們來了，車中跳下一個女人，拉住翠翠，放聲大哭。你道是誰？原來人瑞因今日起早動身，故不會叫得翠花，所有開車叫黃升送去，翠花又怕客店裏有官衙來送行，晚上亦不敢來，一夜沒睡，黎明即雇了挂車子，在黃河邊伺候，也是十里長亭送別的意思。哭了一會，老殘同人瑞均安慰了他幾句，踏冰過河去了。過河到白，不過過四里地，一下鐘後，已到了黃人瑞東館適的公館面前，下車進去。黃八瑞少不得盡他主人家的義務，不必贅述。

老殘飯後，一面差許明去替他備辦行李，一面自己却到中西大藥房裏找着一個掌櫃的，細細的考較一番。原來這藥房裏只是上河販來的各種瓶子的藥，却沒有生藥。再問他些化學名目，他連懂也不懂，知道斷不是此地去了。心中納悶，順路去看看姚雲松，恰好姚公在家，留著吃了晚飯。說到齊河縣的事，姚公說：「昨晚白子壽到，已見了宮保，將以上情形都說明白，并託你去辦，宮保喜歡的了不得，却不曉得你進前來。明天你見宮保不見？」老殘道：「我不去見，我還有事呢。」就問：「曹州的信，你怎樣對宮保說的？」姚公道：「我把原呈呈宮保看的，宮保看了，難受了好幾天，說今以後，再不明保他了。」老殘道：「何不撤回回省來？」雲松笑道：「你究竟是方外人，豈有個總明保了的，就撤省的道？呢？天下督撫，誰不護短，這宮保已經難得的了。」老殘點點頭。又談了許久，老殘始回。

次日，又到天主堂去拜訪了那個神甫，名叫扯。原來這個神甫。既通西醫，又通文學。老殘得意已極，就把這個案子前後情形告訴了扯，并問他是吃的什麼藥。扯想了半天，想不出來，又查了一回書，還是沒有同這個情形相對的，說：「再替你訪問別人罷，我的學問盡於此矣。」老殘聽了，又大失所望，在堂中已無所為，即收拾行裝，帶著許明赴河縣去。因想：「到齊東村，怎樣訪齊呢？」趕仍舊舉了一個串鈴，買了一個舊藥箱，配好了許多藥材；却叫許明不須同往，都到村裏相遇，作為不識的樣子。

許明去了，老殘却正齊河縣雇了一個小車，認明包月，每天三錢銀子，又怕車夫漏洩機關，連這個車夫都請卸。便道：「我要行醫，這縣城裏已經淺甚麼生意了，左近有甚麼大村鎮麼？」車夫說：「這東北上四十五里有大村鎮叫齊東村，熱鬧得很！每月三八大集，幾十里的人都去趕集，你去那裏找些生意罷。」老殘道：「你好。」第二天便把行李放在小車上，自己半走半坐的，早到了齊東村。

原來這村中一條東西大街，甚為繁鬧，往南往北，皆有小街。老殘走了一個來回，見大街兩邊都有客棧，東邊有一家店，叫三台與，看去做覺乾淨，就去賃了一間西廂房住下。房內是一個大炕，叫車夫睡一頭，他自己睡一頭。

次日睡到巳初，力纔起來，吃了早飯，搖個串鈴上街去了；大街小巷，亂走一回。未刻時候，走到大街北一條小街上，有個很大的門樓子，心裏想道：「這總是個大家？」就立住了腳，舉着串鈴搖。只見裏面出來一個黑鬍子老頭兒，問道：「這先生，會治甚麼？」老殘說：「懂得醫子。」那老頭兒上轉身去了，少停，走出來說：「請裏面坐。」進大門，就是二門，再進就一大廳，你到耳房裏，見一老者坐在炕沿上，見了老殘，立起來說：「先生請坐。」老殘說：「魏謙道：『我有個小女，四肢骨節疼痛，有什麼藥可以治得？』」老殘道：「不看病，怎麼發藥呢？」魏謙道：「說的是。」便叫人到後面知會。

少停，魏謙道請，魏謙道同了老殘到廂房後面，與廂房裏。這廂房是三間，兩明一暗，行到裏間，只見一個三十餘歲婦人，形容頹頹，倚着個炕几子，盤腿坐在炕上，要勉強下炕，又有力不能支的樣子。老殘連喊道：「不動！好把脈。」魏老兒却讓老殘上首坐了，自己却坐在炕几子上，陪着老殘把手診過，說：「姑奶奶的病，是停了瘀血。請看看兩手。」魏老兒將兩手伸在炕几上，老殘一看，節節青紫，不免吐舌嘆了一口氣，說：「老先生！學生有句放肆的話不敢說。」

魏老道：「但說不妨」。老殘道：「你打嘴。這樣，像是受了官刑的病，若不早治，要成殘廢的。」魏老嘆口氣道：「可不是呢！請先生照法施治，如果好了，自當重謝。」老殘開了一個藥方子，說：「倘若見效，我住二合興店裏，可以來叫我。」說罷，辭了出來。從此每天來往，三四天後，人也癒了。

那日，老魏留在後廳吃酒，老殘問：「府上這種大戶人家，怎會受官刑的呢？」老魏道：「全先生！你們外路人，不知道。我這女兒託配買家大兒子，誰知去年，我這女婿死了。他有個姑子。賈大妮子，同西村吳二浪子眉來眼去，早有了意思；當年說親是我這不懂事的女兒，打破了的；誰知賈大妮子，就恨我女兒，入了骨髓！今年春天，賈大妮子在他姑媽家裏，斃了吳二浪子勾搭上了，不曉得用甚麼藥，把賈家藥死，却到這裏害了我的女兒。害呵，又遇見了千刀萬剮的個姓剛的，一口咬定了，說是我家送的月餅裏有砒霜；可憐我這女兒，不曉得死過幾回了！聽說凌遲案子已經定了，老天爺有眼，撫臺派了個親戚來私訪，就住在南園裏，訪出我家冤屈，鞫了撫台，撫台立刻下了公文，叫當堂鞫了我們父女的刑具。沒到十天，撫台又派了個白大人來，真是青天大！一個時辰，就把我家的冤枉全洗刷淨了。聽說又派了甚麼人，來這裏訪查這案子呢！吳二浪子那個忘八羔子，我們在牢裏的時候，倒同賈大妮子天天在一塊兒，聽說這案鞫了，他就走了。」

老殘道：「你們受這們大的屈，爲甚麼不告呢？」魏老兒說：「官司是好的嗎？我告了他，他問憑據呢。拿甚麼，拿不住，反咬一口，就受不得了。老爺有眼，總有一天報應的。」老殘問：「這毒藥究竟是什麼？你老婦人說了沒有？」老殘道：「誰知道呢，因爲我們家有個老媽子，他的男人王二，是個挑水的。那一天，賈家死人的日子，王二正在賈家挑水；看見吳二浪子到他家裏去請酒，賈家裏煮麵吃，王二看見吳二浪子，用個小瓶，往麵鍋裏一倒，就跑了，王二心裏有點，感，後來賈家廚房裏說他毒麵，他就沒取吃，不到兩個時辰，就噁噁起來。」

「到底沒敢告訴一個人，只他老婆知道，告訴了我女兒，及至我把王二叫來，王二又一口咬定，說不知道，再問他老婆也不敢說了。聽說老婆回去，被王二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你老想，這事還敢告官嗎？」

老殘隨着嘆息了一聲，當即出了魏家，找着了許亮告知魏家所聞，叫他先把王二招呼了來。

次日。許亮同王二來了，老殘給了個二十兩銀子安家費，告他跟着做見證，一切吃用都是我們供給，事完，還給你一百銀子。王二初還極力抵賴，看見桌上放着二十兩銀子，有點相信是真，便說道：「事完你不給我一百銀子，我敢怎樣？」老殘說：「不妨。就把一百銀子交給你，存個當舖子裏，寫個筆據給我，說：『吳某同魏水離係我親見的，情願作個干證，事畢某字號存酬勞銀一百兩，即歸我支用，兩相情願，決無虛假。』好不好呢？」王二尚有點猶疑，許亮便取出一百銀子交給他說：「我不怕你跑掉，你先拿去如何？倘不願意，就拉倒罷你。」王二沈吟了一晌，到底捨不得銀子，就答應了。老殘取筆，照樣寫好，令王二先取銀子，然後將筆據念給他聽，令他畫個十字，打個手摸。你想鄉下挑水的，幾時見過兩隻大元寶呢？自然歡歡喜喜的打了手印。許亮又告訴老殘說：「探聽切實，吳二浪子現在省城。」老殘說：「然則我們進省罷，你先找個眼線，好物色他去。」許亮答應着是，說：「老爺！我們省裏見罷。」

次日，老殘先到齊河，把大概情形告知子謹。隨即進省。費了車夫幾兩銀子，打發回去。當晚告知姚雲翁，請他轉稟宮保，并飭嚴城、頭兩個差人來，以備協同許亮辦案。

次日晚間，許亮來稟：「已經查得，吳二浪子現在按察司街南衙衛裏張家土娼叫小銀子的，打得火熱。白日裏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賭錢，夜間就住在小銀子家。」老殘問道：「這小銀子家還是一個人？還是有幾個人？共有幾間房子。你查明了沒有？」許亮回道：「這家共姊妹兩個。住了三間房子：西廂兩間，是他爹媽住的；東廂兩間，一間做廚房，一間就是大門。」老殘聽了，點頭，說：「此人切不可造次動手，案情太大。他斷不肯輕易承認，只王二一個證據，鎮不住他。」

「於是向許亮耳邊說了一番詳細辦法，無非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許亮去後，姚松來云：「宮保體顧一見，請明日午刻到文案處爲要。」老殘寫了回書。次日上院，先到文案姚公書房，姚公着家人通知宮保的家人，過了一刻請入簽押房內相會。宮保已迎至門口，迎入室內，老殘作揖坐下。老殘說：「前、有負宮保雅惠，實因有點事，不得不去，想宮保必能原諒！」保說：「日棒大札，料玉守殘酷如此，實是兄弟之罪。將來必當設法。但目下不敢申爾爾，似對君父之道。」老殘說：「救民卹所以報君，似乎也無所謂不可。」宮保默然。又談了半點鐘功夫，茶告退。

却說許亮奉了老殘的筆畫，就到這土娼家，認識了小金子，同嫖共賭，幾日工夫，便吳二擾得水乳交融。初起，許亮輸了四百銀子，吳二浪子，都是現銀，吳二浪子，直等許亮當做個老土，誰知後來漸漸的被他撈回去了，倒贏了吳二浪子七八百銀子，付了一二百兩現銀，其餘全是欠帳，一日，吳二浪子推牌九，輸給別人三百多銀子，又輸給許亮二百多兩，帶來的錢早已盡了。當場要錢，吳二浪子說：「再賭一場一統算帳。」大家不答應說：「你眼前輸的還拿不出，若再輸了，更拿不出。」吳二浪子發急道：「我家裏有的是錢，從來沒有賴過人的帳，銀子成總了，我差人回家取去。」眾人只是搖頭。

許亮出來說道：「吳二哥，想這們辦法，你幾時還，我借給你。但是我這銀子，三日內有個緊用處，你可誤了我的事。」吳二浪子急於要賭，連忙說：「萬不會誤的！」許亮點了五百兩票子給他，扣去自己贏的二百多，還餘二百多兩。吳二看的發還帳，就央告許亮道：「大哥！大哥！你再給我五百我過過本水，立刻還你。」許亮問：「若不還來呢？」二浪說：「明天也一準還你。」許亮說：「口說無憑，除非立個明天別的期票。」一浪說：「行，行，行，行。」當時找了筆據，寫了筆據，交給許亮，許亮又點了五百兩銀子，交給吳二浪子。吳二還了三百多的前帳，還剩四百多銀子，有錢膽就壯，說：「我上去推一莊。」見面連贏了

兩條，甚爲得意。那知風頭好，人家都補了正子，心裏一恨那牌就倒下筲來了。越推越輸，越輸越氣，不消半個更頭，四百多銀子，又得精光。坐中有個姓陶的，人都喊他陶三胖子。陶三說：「我上去推一莊。」這時吳二已沒了本錢，乾看着別人打。陶三上去，第一條拿了個「一點」，賠了個通莊。二條拿了個「八點」，天門是「地之八」，上下莊是「九點」，又賠了一個通莊。看看比吳二的莊還要倒運，吳二實在急得直跳，又央告許亮：「好哥哥！好親哥哥！好親爺！你再借給我二百子罷！」許亮又借給他二百銀子。吳二就打了一百銀子的「天土角」，一百銀子的「通」。許亮說：「兄弟！少打點罷！」吳二說：「不要緊的。」翻過牌來，莊家却是一個「賭」。吳二得了二百銀子，非常歡喜，原注不動。第四條，莊家賠了天門，下莊又喫了上莊。吳二的二百銀子不輸不贏。換第二方，頭一條，莊家拿了個「天杠」，通喫。吳二還剩二百銀子，那知從此莊家大贏起來，不但吳二早已輸盡，就連許亮也輸光了。

許亮大怒，拿出吳二的筆來，往桌上一擱，說：「天門孤丁，你敢推嗎？」陶三說：「推倒就推，就是不要這種取不出錢來的廢紙。」許亮說：「難道吳二爺騙你，我許大爺也會騙你嗎？」兩人幾至用武。衆人勸說：「陶三爺！你贏的不少了，難道這點情不願嗎？我們大家作保，如你去了，他二位不還，我們本人還。」陶三仍然不肯。說：「除非許大爺寫上保中。」許亮氣極，拿筆就寫一個保，註明係正用情借，并非開帳。陶三方肯推出一條來說：「許大聽你挑一副去，我總是贏你。」許亮說：「你別吹了，你擲你的倒籌骰子罷。」一擲是個「七出」，許亮擲過牌來是個「天之九」，把牌望桌上一說：「陶三小子！你瞧瞧你爸爸的牌！」陶三看了看，也不出聲。拿兩張牌看了一張，那一張却慢慢的押，嘴裏喊道：「地，地，地！」一擲出來，望桌上一放說：「許家的孫子！瞧瞧你爺爺的牌！」原來是副人地相宜的「地杠」。把牌擲去，嘴裏還說道：「許大！你明天沒銀子，我們蓬城縣衙門裏見。」當時大家錢盡，天時又晴一點多鐘，只好散了。



饕餮二二人回到小鏡子家，闖門進去說：『趕緊拿飯來喫，餓壞了。』小金子房裏有客坐著，就同到小鏡子房裏去坐，小金子推到許亮臉上說：『大兄，今兒贏了多少錢？給我幾兩花罷。』許亮說：『輸了一千多了。』小鏡子說：『二爺贏了沒有？』吳二說：『更不用提了。』說着，端上飯來，是一盤魚，一盤羊肉，兩盤素菜，兩個碟子，一個火鍋，兩壺酒，許亮說：『今天怎麼這們冷！』小金子說：『今天刮了一天西北風，天陰得沈沈的，恐怕要下雪呢？』兩人問酒一替一杯價，不知不覺，都了幾分醉。只聽門口有人叫門，又聽小金子的媽張大脚出去開了門，跟着進來說：『三爺！對不住，沒屋子，沒屋子！你請明兒罷！』又聽那人嘆道：『替我的媽的狗屁！三爺管你有屋，沒屋子，甚麼忘八蛋的客，胆子的來跟三爺撞，沒胆子，這裏小金子小鏡子姊妹兩個拆的抱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却說小金子小鏡子，拚命把許亮抱往吳二本屋近房門，就揭開門簾一個縫兒，偷望外瞧，只見陶三已走到堂屋中間，醉醺醺的一臉紅氣，把上百小金子的簾往上一擡，百五六尺高，大步走了。小金子屋裏先來兩外客，一袖子拖着臉，嚙嚙的一聲，跑出去了。張大脚跟了進去，陶三問：『兩個忘八羔子呢？』張大脚說：『三爺請坐，就來就來。』張大脚連忙跑過來說：『你二位別怪！這陶三爺是城裏的頭頭，在本城紅的不得了，本官面前說一不二的。沒大憲得起他。你二位可別怪！叫他姊妹倆趕快過去罷。』許亮說：『明老子可不由他！他敢怎麼樣怕？』說着小金子小鏡子早過去了。吳二醉了，心中捏一把汗，自己攆攆在：『手裏，如前是好，只聽那屋裏陶三不時的哈哈大笑說：『小金子呀！爺賞你一百銀子，小鏡子呀！爺也賞你一百銀子。』聽他二人說：『謝三爺的賞。』又聽陶三說：『不用謝。這都是今兒晚上，我幾個孫子』

孝敬我的，共孝敬了三千多銀子呢！我那吳二孫子，還有一張筆據在爺爺手裏；許大孫子做的中保，明天到晚不還。看爺爺與他們命不命！

這裏許大却向吳二道：「這個東西，實在可惡；但聽說他武藝之高，手底下能開發五六十個人呢。我們這口悶氣，咽得下去嗎？」吳二說：「氣還是小事，明兒這一千銀子筆據怎樣好呢？」許大說：「我家裏雖有銀子只是派人去，至少也得二天，遠水救不近火。」又聽陶三道：「今兒你們姐兒倆都伺候三爺，不許到別人屋裏去；動一動，叫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小金子道：「不聽三爺說，我們的全兒都有客。」只聽陶三爺把桌子一拍，茶碗一摔，光瑯價一聲響，說：「放狗屁！三爺的人，誰住？問他還有腦袋沒？誰敢在老虎頭上打蒼蠅！三爺有的是孫子們孝敬的銀子。預備打死一兩個，花幾千銀子，就完事了。放你去，你去問問那兩個孫子，敢來，敢來？」小金子趕忙跑過來，把銀票給許大看，正是許大臉的銀票，看着更覺難堪。小金子也過來低低的說道：「大爺，二爺，你兩位多抱屈，讓我們姐兒，得二百銀子！我們長這門大，還沒有見過幾百銀子呢。你們二位還有銀子了，讓我們爭兩百銀子，明兒買酒菜請你們二位。」許大氣急了說：「滾你的罷。」小金子道：「大爺別氣，你多抱屈，你二位就在炕上歪一宿。明天走了，大爺到我屋裏趕，被高去。妹妹陪二爺，好不好？」許大連連說道：「滾罷？滾罷！」小金子出了房門，裏面咕嚕道：「沒有了銀子還做大爺呢！不害惱！」

許大氣白了臉，默然坐着。歇了一會，扯吳二說：「兄弟！我有一件事問你商議，我們都是齊河人，跑到這省裏，受們這種氣，真受不住，我不想活了；你想你那一千銀子，還小出來，明兒被一拉到衙門裏去，有兒兒不着，包刑就要斷了你的命了。不如我們出來找二把刀子進來，把他一抽了，也不過早死。你看好不好？」

吳二正在沉吟，只聽對房陶三嚷說：「吳二那小子，是齊河縣裏犯了逃逃得來的個逃囚。爺爺明兒把他解到齊河縣去，看他活得成活不成？許大那小子是個窩囊，誰不知道的？兩個人一路

逃得來的囚犯！」許大站起來就要走。吳二浪子扯住說：「我倒有個法子，只是你得對天發個誓，我纔能告訴你。」許大道：「你瞧你多們癡呀！你若有好法子，我們非死了他，主意是找出的；倘若犯了案，我是個正凶。你還怕個囚犯！難道我還嫌我自己過不去嗎？」

吳二想了想，理路倒不錯，之明大一千銀子，一定要出個子，只有這一個辦法了。吳二說道：「我的親哥！我有一種藥水，給人喫了，臉上不發青色，隨你神仙也驗不出毒來。」許亮說道：「我不信。真有這好的事嗎？」吳二道：「誰還騙你呢？」許亮道：「在那裏？我快買去。」吳二道：「沒處買，是我今年七月裏在泰山淫子裏打生，一個山裏人家得來的。只是我給你千萬可別連累了我。」

許亮道：「這倒容易。」隨即拿了張紙來寫道：「許某與陶某嗔氣，起意將陶某害死，知道吳某有得來上好藥水，人吃了立可救，再三央求吳某，分贈若干，此案與吳某毫無干涉。」寫完，交給吳二，說：「倘若犯了案，你有個這憑據，就與你無事了。」吳二看了，覺得甚為妥當。許亮說：「事不宜遲，你藥水在那裏呢？我同你取去。」吳二說：「就在我枕頭匣子裏，存在他這裏呢。」就將枕頭取出個小小箱來，開了鎖，拿出個磁瓶子來，口上用布封好了的。許亮問：「你在泰山怎樣得的？」

吳二道：「七月裏，我從臺台這西上的山，回來從路回來，盡是小道。一天晚了住了一個小酒店，看他櫃上有個死人，用被窩蓋的好好的。我就問他們：「怎把死人放下炕上？」那老婆子道：「不是死人，這是我當的。前日在山上看見一種草，香得可愛，他就採了一把，回來泡碗茶喝，誰知道一喝，就彷彿是死了，我們自然哭的不得了。活該有救，這山內石洞裏住了一個道人，叫青龍子，他那天正從這裏走過，見我們哭，他來看看說：你老兒什麼病死的？我就把草給他看，他拿去看了，笑了，說：這不是毒草，名叫『千日醉』，可以有救的，我去替你尋解毒藥草來。」他看好了身體，別時壞了。我再過四十九天，送藥來，一治就好。算計

目下，已有二十多天了。」我問他那草還有沒有，他就給了我一把子，我就帶回來，熬成水，弄瓶子裏把瓶頭，今日正好用着了。」許亮道：「這水靈不靈？倘若藥不倒他，我們就沒了呀！你試驗過沒有？」吳二道：「百發百中的。我已……」說到這裏，就停住了。許亮問：「你已怎麼樣，你已試過嗎？」吳二說：「不是試過，我已見那一家被藥的人的樣子，是死的一般，若沒有毒龍子解救，他早已埋掉了。」

二人正在說得高興，只見門簾子一揭，進來一個人，一手抓住了許亮，一手捺住了吳二，說：「好好！你們商議謀財害命嗎？」一看正是陶三。許亮把藥水瓶子緊緊攥住，就掙扎逃走，怎奈陶三氣力如牛，那裏肯扎得動；吳二酒色之徒，更不必說了。只見陶三高起嘴唇打了兩個胡哨；外面又進爾爾三個大漢，將許亮二人都用繩子縛了，陶三押着來到縣衙門口來。陶三進去，告知了稿簽門上，傳出話來：「今夜已深了，暫且交差看管，明日辰刻過堂。」押到官館店裏，幸虧許大身邊還有幾兩銀子，拿出來打點了官人，倒也未嘗喫苦。

明日早堂，在死廳問案，是個督審委員。差人將三人帶上堂去，委員先問原告；陶三供稱：「小人昨夜在土娼家住宿，因多了一幾百銀子，被這許大吳二兩人看見，起意謀財，兩人商議要害小人性命，適逢小人在窗小出小恭聽見，進去捉住，扭稟到堂，求大老爺究辦。」委員問：「許大，吳二，你二人為甚要謀財害命？」許大供：「小的亮，齊河縣人。陶三欺負我二人，受氣不過，所以同他……」吳二說他有好藥，百發百中，已試過，很靈驗的。小人們正在商議，被陶三捉住。」吳二供：「監生吳干，齊河縣人。許大被陶三欺負，實與監生無干。許大決意要殺陶三，監生恐鬧出事，原為緩興之計，告訴他有極樂水，名「千日醉」，容易醉倒人的，并不害性命；實係許大起意，許有筆在此。」從袋中取出呈呈，委員問：「許大昨日你們商議時，怎樣說的？從實告知，本縣可以開脫你們。」許大將昨晚的話，一字不說了一遍。委員道：「如此說來，你們也不過多忿語，那也不能就算謀殺呀！」許大磕頭說：「大老爺明

見！開口！』委員又問：『吳二，許大所說名節是否切實？』吳二說：『一字也不錯的。』委員說：『這件事，你們很沒有大過。』吩咐書史照錄全供。又問許大：『那瓶藥水在那裏呢？』許大從袖中取出呈上。委員打開罐封一聞，香同蘭麝，微帶一分酒氣，大笑說道：『這種毒藥，誰都願意喫的。』就交給書吏，說：『這藥水收好了。將此二人并全案分別解交齊河縣去。』只此分別二字，許大便同吳二折開兩了。

當晚，許亮就了藥水來見老殘，老殘傾出看看，色如桃花，味香氣濃，用舌尖細試，有點微甜。嘆道：『此種毒藥，怎不令人久醉呢！』將藥水用玻璃酒斗，仍灌入瓶內，交與許亮道：『凶器人證俱全，却不怕他不認了。但是據他所說的情形，似乎這十三個人，并不是死，仍有救活的法子。那青龍子，却却知道，是個隱士，但行蹤無定，不易覓尋，你先帶着土二回去，稟知貴上，這案雖經審定，不可上詳。我明天就訪青龍子去，如吳找有此公，能把十三人救活，豈不更妙。』許亮連答應着是。

次日，歷城將吳二浪子解到齊河縣，許亮同土二兩人作證，自然一堂就訊服了。暫且收監，也不上刑具，靜聽老殘的消息。

却說老殘次日，雇了一匹驢，馱了一個被搭子，喫了早飯，就往泰山東路去行。忽然得到舜井傍邊有個擺命課攤子的，招牌叫「安貧子救命」。此人頗有點來歷，不可先去問他一聲，好在出南門必由之路。一路想着，早已到了安貧子的門首，牽了驢，在板凳上坐下，彼此敘了幾句閒話。老殘問：『聽聞先生同青龍子是相往來，近來知道他雲遊何處嗎？』安貧子道：『嗟呀！你要見他嗎？有啥事？』老殘便將以上事告知安貧子。

安貧子說：『大不巧了！他昨日住我這裏坐了半天，說今日清晨回山去，此刻出南門怕還不到十里路呢。』老殘說：『這可真不巧了！只是越回甚麼山？』安貧子道：『裏山玄珠洞。他去年住靈巖山，因近來香客漸多，常有他茅蓬裏的，所以他厭煩。搬到裏山玄珠洞去了。』老殘向

「玄珠洞離此地有幾十里？」安貧子道：「我也沒去過，聽他說，大約五十里路不到點。此去一直向南，過黃芽嘴子，向西到自雪塢。再向南，就到玄珠洞了。」老殘便起身謝道：「多承指教。」說罷跨上驢子，出了南門，由于佛山脚下往東轉海山玻，竟向去。

行了二十多里，有個村莊，買了點餅喫喫，順便打聽上玄珠洞的路徑。那莊家老說道：「過去不遠，大道旁邊，就是黃芽嘴過了黃芽嘴往西九里路，便是白雪塢再南十八里，便是玄珠洞。只是這路不好走；會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若不會走，那可走了不得了，石頭七大八小，更有無窮的荆棘，一輩子也走不到的；不曉得多少人送了性命！」老殘笑道：「難不成比唐僧還難嗎？」莊家老作色道：「也差不多。」老殘一想人家是好意不可簡慢了他，遂恭恭敬敬的道：「老先生恕我失言，還要請教先生，怎樣走容易？怎樣走就難？務求指示！」莊家老道：「這山裏的路，天生成九曲珠似的，一步一曲，若一直向前，必走入荆棘叢了。却又不許有意走曲路，有意曲便陷入深阱；永不出來了。我告訴你個訣竅罷，你這位元生須虛心，我對你講，眼前路都是從過去的踏生出來的，你走兩步回頭看看，一定不會錯了。」老殘聽了，連連打恭，說：「謹領指示」。

當時拜辭了莊家老便說走去，果然不久，便到了玄珠洞口；見一老者，長鬚過腹。老殘忙進前施了一禮，問道：「道長，非是青龍子嗎？」那老者慌忙回禮，說：「先生從何處來，到此何事？」老殘便將東村的一樁案情說了一遍。青龍子沈吟了一會說：「也是有緣，且坐下來，慢慢地講。」

原來這洞裏并無桌椅傢具，都是大大小小石頭。青龍子與老殘分賓主坐定，青龍子道：「這『千日醉』力量很大，少喫了便醉，千日纔醒，多吃就不得活了，只有一種藥能解，名叫『返魂香』，出在西嶽華山太古冰雪中，也是草木精英所結；若用此香將文火慢慢的炙起來，無論你醉到怎樣田地，都能復活。幾月前，我因泰山劫裏一個入醉死，我親自到華山找一個故人處，討

得些來，幸免還有些子在此，大約都發覺了。說着，遂從石壁裏取出一個大葫蘆來，內中雜用物件甚多，隨手揀了一個不到一寸高的小瓶子，遞給老殘。

老殘傾出來看看，有點像乳香的樣子，顏色黑暗，開了聞，像似臭支支的，老殘問道：「何以色味俱不甚佳？」青龍子道：「改命的物件，那有好看聞的？」老殘恭敬頓悟，恐有舛錯，便又請問如何用法。青龍子道：「將病人關在一室內，必須門窗不透一點空氣，將此香炷起，也分人醃質善惡，如質善的，一點便活，如質惡的，只好慢慢熬，終久也是要活的。」

老殘道過謝，着原路回去，走到吃飯的小店前，天已黑透了。住得一宿，清晨回省，仍不到已牌時分，遂上院將詳細情形稟知了宮保，並說明帶着家眷，親往齊東村去。

宮保說：「寶香去有何用處？」老殘道：「這查治男人須女人灸，治女人，須男人灸；所以非帶小妾去，不能應手。」宮保說：「既如此，聽憑尊便。但望早去早回，不久封印，兄弟公事稍閒，可以多領些教。」老殘答應了。又談了片刻，便辭了回來。

當時賞了黃家家人幾兩銀子，帶着環翠先到了齊河縣，仍住在南關小店裏。隨即到縣裏買着子謹，訴說一切，子謹甚為歡喜。子謹亦告知：「吳二浪子一切情形俱已服認，許亮帶去的一千銀子，也繳上來，接白太尊的信，叫還魂藥，魂藥抵死不肯收，聽人自行捐入善堂了。」

老殘說：「前日託許亮帶來三百兩銀子，還閣下，收到了？」子謹道：「豈但收到，我已經發了財了。宮保聽說這事，專差送來三百兩銀子，我已經收了；過了兩日，黃人瑞又送了代閣下還的三百兩來；後來許亮來，閣下又送三百兩來；共得了三分。豈不是發財嗎？」——宮保的一部分萬不能退的，人瑞閣下的都當奉繳。」

老殘洗了一會，說道：「我想人瑞也有個相契的，名叫翠花，就是同小妾一家子的，其人頗有良心，人瑞客中也頗寂寞，不如老許這一不做二不休，將此款替人瑞再揮一斧頭。」子謹叫掌叫好，說：「我明日要同老哥哥到齊東村去奈何呢？」想了想，說：「有了。」立刻叫門差來告

知此事，叫他明天辦。

次日，王子謹、老殘坐了兩乘轎子，來到府東村，早有地保同首事備下了公館。到公館用過飯，踏勘魏家的棺柩，不遠恰有個小廟，老殘進了廟裏，小廟兩間房子，命人連飯飯糊，不使透風。次日清晨，將十三口棺柩，都起在廟裏。先打開一間長工口棺不看，果然屍身未壞，然後放心，把十二個屍首全行取出，安放在這間房內，焚起魂香來。不到兩個時辰，俱已有點氣息。老殘調度着，先用溫湯，次用酒，慢慢的等他們過了七天，方遣各自送回家去。

王子謹三日前已回城去。老殘各事辦畢，方欲回城，這時魏謙已知前，寫信請宮保的。就是老殘；於是魏家都來磕頭，苦苦挽留，兩家各送了三十兩銀子。老殘絲毫不收，兩家沒法，只好請聽威罷，派到城裏招呼個大戲班子來，並招呼北柱樓的廚子來，預備留老殘過年，那知次日半夜裏，老殘即溜回齊河縣了。

老殘回到縣城，不，天色微明，不更往縣署裏去，先到自己正河店裏來看擻翠，把堂門推開，見許明的老婆在外面未醒，再推開房門，望炕上一看，見被窩寬大，枕頭上兩個人頭，睡得正濃呢。聽了一驚，再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花，不便驚動，退出房門，將許明的老婆喚醒，自己却無處安身，跑到院子裏徘徊徘徊。見西上房裏家人正搬行李裝車，是遠處來的客，要動身的樣子，就立住開看，只見一人出來，附家人說話，老殘一見，大叫道：「這慧生兒！從那裏來？那人定神一看，說：『不是老殘哥嗎？怎麼在此地？』老殘便將以上二十卷書述了一遍，又問：『慧生兄！往？』德生道：『明年東北恐有兵事，我送公眷回揚州去。』老殘說：『請留一日何如？』慧生允諾。

此時二翠俱已起來洗臉，兩家眷屬先行會面，已刻。老殘進縣署去，知魏家一案，宮保批吳二浪子監禁三年。翠花共用了四百二十兩銀子，子謹送了三百銀子，老殘收了一百八十兩，說：『今日便派人送翠花進省。』子謹將詳細情形寫了一函，老殘回寓，派許明夫妻送翠花進省去，夜



託店家雇了長車，又把環翠的兄弟帶來，老殘攜同環翠並他兄弟，同德慧生夫妻，天明開車，結伴江南去了。

却說許明夫婦送翠花到黃人瑞家，人瑞自是歡喜，拆開老殘的信來一看，上寫道：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 本局出版新書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正	唐	雙	老	正	川	木	戲	古	新	平	二	洪	今	平	劉	天	殘	西	聊
德	伯	鳳	殘	德	劇	蘭	劇	本	劇	劇	秀	古	劇	公	公	唐	唐	齋	
遊	虎	奇	遊	遊	大	觀	西	西	對	指	全	奇	工	奇	寶	五	遊	誌	
江	八	美	江	江	一	至	廂	廂	指	南	演	觀	尺	案	圖	代	記	吳	
南	圖	線	記	南	冊	軍	廂	記	聯	梅	義	觀	曲	案	圖	代	記	吳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新式老殘遊記

全一冊售價 元

(外埠酌加郵運匯費)

經	分	發	發	校	出
售	鎮	行	行	閱	版
處	處	所	人	者	者
各	達	大	周		川
大	縣	重	伯		漢
新	廣	慶	青		出
局	集	同	年		版
	書	書	局		研
	書	書	路		究
	社	局	謙		社

1967

11